

海上凡花

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

研究团队和受访妇女们
共同书写的城市基层女性生命历程



叶子婷 章羽 刘希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The Ordinary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Workers' New Villages in

WOMEN: SHANGHAI

| 生活纪实

| 研究范例

| 新型学术

版权信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
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获得上百个书单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
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如于某种原因，经常换网址 如果打不
开，可以qq联系我

书 名 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

作 者 叶子婷 章羽 刘希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2182053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shanghaiwenyi

目录

CONTENTS

[序一 共情与参与式研究 纪录平凡中的不平凡](#)

[序二 在工人新村里“互动互助”](#)

[赠言 向阳的花](#)

[导论](#)

[第一章 介绍：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

[第二章 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她们的生命历程](#)

[第三章 工人新村妇女日记](#)

[第四章 女性谱系下的母女关系](#)

[第五章 家庭与社区抗疫：以基层妇女为中心](#)

[第六章 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互动的田野经历](#)

[第七章 总结：上海工人新村里的平凡故事](#)

[注释](#)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QQ一起读书，并免费提供找书服务

QQ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分享，请关注公众号：周读读书

每日新出版的读书



序一 共情与参与式研究 纪录平凡中的不平凡

郭良文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海上凡花》一书的付梓，代表了一个重要研究成果的诞生。通常在台面上、光鲜亮丽的成功社会人士被记录得多，而在小角落生活的一般老百姓被关注得少，这些人的生活点滴与曲折故事，往往在繁忙的都会中被主流世界所遗忘。而这些人当中，位居底层的妇女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她们的生活经验与故事，少见于学术研究、媒体报导或其他信息之中。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即在透过共情与参与式的研究，纪录了上海工人新村中的社区女性日常生活，考察与分析在城市化变迁的过程中，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困境，以及她们面对与解决困难的方法，让我们了解到平凡的上海基层妇女、不平凡的遭遇与困境的克服。

另一个贡献，在于本书所应用的多样态质性研究方法。为了能够真正了解基层妇女的内心生活世界，以及坚毅不拔的行为表现，书中描述了家庭关系、子女教育、户口、健康，以及生活点滴与攻略，呈现父权体制下的冲突、家暴、苦楚、磨难，以及各种人生风雨。本书作者们以平等与共情的态度，以深度访谈、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坊、日记回顾以及参与者沟通（参与式传播）等方法，特别是通过三组母女六人的生命历程回顾的创新手法，落实“互动互助”和“心连心”的“主体间性”，达到研究者与参与者感同身受、情感一体的状态。书中“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互动的田野经历”展现这些透过情感理论所产生的做法与心得，为质化研究方法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学者的反思、情感世界的融入与共鸣。

本书的研究发现也相当有价值，除了呈现出上海工人新村、刻骨铭心的女性家庭与生活样态之外，更在理论上探讨性别关系在家庭结构中的呈现，及其与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社会阶层结构、城市与地域以及社区关系网络扶持的关联性。本书通过新冠疫情案例的研究指出，通过“社会再生产”进行“社会共同体”的营造，“基层家庭中女性的彼此支持和强大的联结，是对巨大的社会压力的一种抵抗，也是她们能动性的体现”。本书将这些妇女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转换为“困境中妇女的勇敢、坚韧和乐观精神所绽放的光芒”的研究发现，这种求真求实，为生活困难的基层妇女们“发声”的研究，论述精彩、理论与实践的意涵兼备，足以作为研究城市基层女性的良好榜样。

序二 在工人新村里“互动互助”

计迎春

上海大学教授

四年中，三个居住在上海和苏州的中产知识女性，先后离开自己写作的那一个房间，走进上海工人新村里的一间间老“公房”，那里承载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荣和梦想，那里住着一些平凡的上海女性，她们平凡犹如申城遍地可见的白玉兰，美丽、坚韧，饱经沧桑却又默默守护在这个城市繁忙的路边、里弄的角落。她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婆婆、妈妈、姐姐，是失独的母亲、外嫁的媳妇、逃离包办婚姻的勇敢女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奉献余热的癌症康复者、躲进小屋的尼特（NEET）一族……这是她们和她们的故事，在这里她们和她们相遇，这是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共同书写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女性的生命历程和生活日记，在这里一本纪实和研究并重的新型学术创作出现了。

叶子婷博士作为“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研究负责人，在2017年开始了一个探究上海市工人新村基层女性生活的项目。这个项目隶属于加拿大约克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Linda Peake教授领导的一个关于南半球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与经济研究；该研究由一个四十余人的跨国团队承担，主要关注南半球的八个城市：上海、德里、孟买、乔治城、开罗、科恰班巴、伊巴丹和拉姆安拉。当然，上海的基层女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一座更为巨大的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的速度更为迅猛；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和这些上海女性的生命历程里，深深地铭刻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烙印。

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在叶博士的带领下，上海团队对当地某工人新村的二十位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十三位女性进行了口述史访谈，并有三对基层母女进行了深度口述史访谈。2020年的5月，因疫情无法回国的叶博士邀请章羽博士加入研究团队，以线上方式为工人新村的研究参与女性们举办历时一个月的“写作工作坊”，由这些女性自己执笔记述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邻里相助、居委会互动等。得知叶、章两位博士计划将日记编印成册，作为礼物送给她们，工人新村的阿姨和姐姐们震惊了，她们的眼睛倏地亮了。她们无法抑制的感情，穿透了阻隔重洋的屏幕，也击中了两位博士的内心。一个更为革命性的想法产生了，那就是为新村的女性们出一本书。2020年夏天，叶博士和章博士找到一直关注基层女性的刘希博士，几位生产知识的女性一拍即合。三位老师连同学生助理徐洁同学，四个知识女性、六位新村居民，也是本书的海上凡花，由此开启充满了欢笑和泪水、心连心、互助互动的学术生活之路。

大概一个月前，三位老师先后和我提起写序言的事情。巧的是，我自己的一位学生也深度参与过这个互助互动的学术研究，名字也在书里出现，还向我提及研究团队为新村女性举办的艺术展览。忙完期末论文批改和两个线上线下的学术会议，上完开学第一课，我终于坐下来，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读完了全书。冬夜冷白的灯光，透过历史泛黄的纸背，女主人公们就如大地上一星一点的平凡花朵，从上海的社会主义工人新村的小单间里，鲜活地走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与梦想，改革开放初期的激情和澎湃，世纪之交的迷茫和挣扎，时至今日的一地鸡毛，历历在目。然而这些平凡的海上之花，她们在自己困顿的世界里努力生存，默默承受，为下一代点燃希望的种子，为邻里传递温暖的力量。在她们匮乏的物质世界里，她们慷慨地展示何谓生活的智慧、何谓生存的坚韧、何谓生命的价值。

要展示这样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研究者的客观、冷静和片段式的访谈显然力有不逮。可喜的是，三位研究者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研究方式，口述史、观察法、深度访谈；并且把新村女性作为参与者邀请到研究中来，她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自己的笔去写，自己的相机去捕捉，用日记写作和照片日记，通过参与者沟通法，使得自己成为研究的主体。而我们的三位研究者在研究中不断地冲破壁垒，试探界限，反思自己，用理性去思考，用情感去联结，使用了“心连心”、“互助互动”的“情感调研”方式。在四年的研究过程中，她们还及时回馈参与者，她们创建了一个研究者和参与者共

享的节日，“文化活动日”，还贴心地把研究者笔下的“文化工作坊”改成了新村参与者嘴里的“文化活动日”。一字之差，却联结了情感，连起了心和心，体现了“情感调研”的真谛所在。正如参加“文化活动日”的新村T婆婆所说，“这是我五年里最开心的日子”。

研究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研究。突破界限，反思界限，修正界限。

做研究做这样子，蛮好。

2021年12月2日于上海西郊

赠言 向阳的花

陆天艳

上海羽瓦台美术馆馆长、书法家

那年见子婷，夏。我穿花卉纹旗袍，她穿收身小西装，裁剪精致，脚上却蹬着双大头靴子，显得风尘仆仆。只一照面，彼此就记住了对方，再一开口，是并不流利的中文，磕磕绊绊说明了来意，大体是要借场地为贫困收入的妇女举办绘画和摄影展。她眼神清澈如雪山，我没拒绝的理由，遂定了日子，她的团队麻溜溜地进场了……我向来只承办所谓专业的书画篆刻展，且多与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们合作，而此次展出的是几近与艺术绝缘的人群，效果会怎样，我茫然无知，决定做个甩手掌柜。

转眼到了开幕，那天的羽瓦台来了很多女性观众，她们不着华服却拾掇得干净清爽。我随人流至展区，当满壁作品映入眼帘，心跳加快起来，浏览完一堵墙再一堵墙，驻足于最后一幅摄影作品前，我终于让眼泪肆意流了出来。

谁说逆境中不能开出向阳的花，当阳光照耀她们，她们亦可灿然回世界以绚烂。她们的血液亦可奔涌成河流，或湍急，或清浅，只一路欢唱着往前，遇上顽石阻碍也不回头，更不叹息哀怨。

展览过去几年了，忘却不了，如今子婷出书，嘱我写只言片语，我聊记当时观展心绪感悟，祝女性朋友们坚强快乐，在平凡的日子里获取不平凡的生活。

导论

《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是一本研究团队与妇女们共同创作的书，我们出版的目的是让更多人听到上海基层家庭的故事，让困境中的妇女们可以“发声”，让她们的情感世界得以被发现及理解。

本书首先呈现了一部生活纪实，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妇女的生命历程和日记，了解这一群平凡又不凡的人。我们亦希望凭借此书提供一个研究实例，在冷漠的城市化空间中介绍一种“研之以情”的调研方法和有温度的学术思考，呼吁对困境妇女群体以及其他社会边缘群体有更多的社会关怀。

研究团队还希望凭借本书的出版回馈参与研究的妇女们，感激她们的热心参与，以及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支持。参与研究的妇女们包括失独老人、被家暴的妇女、大龄失业的妇女，以及患癌症妇女，她们面对不同的生活困难坚毅地应对，踏实地活着。本书是我们一份用文字筑成的小礼物，献给参与项目的妇女，也送给所有平凡而不凡的你们。

第一章 介绍：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 我们是谁？我们研究什么？什么是“研之以情”？

本章的第一部分介绍有关工人新村妇女研究项目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与内容。在新中国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参考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工人住宿安排，1950年初在上海选址兴建大量的工人新村（Workers' New Villages），通过单位分房的方式为工人提供住宿，支持工人的社会再生产，以提升国家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杨辰，2019年）。

经过七十年的历史变迁，昔日工人向往的住房类型（Housing typology）已变为当地居民眼中的“问题社区”，充斥着各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备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房屋与楼宇结构日渐破旧、居民之间因居住环境问题产生矛盾冲突，很多家庭中有独居老人、贫困户、大病户、大龄失业、失独等情况，需要居委会更多的支持和照顾。

通过实地调查（Fieldwork）的方式，本研究旨在记录和分析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妇女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她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她们积极主动地在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改变和沟通，这是一个个微观的个体行动，但我们又可以从看到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的密切关联。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社会问题，但疫情也成为一个特殊的情境和契机，让我们通过写作工作坊细心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去记录和探讨她们的情感世界。

一 研究目的

本书将目光聚焦于上海工人新村（Workers' New Villages）里那些平凡的女性，关注她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生命故事。自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1950年代上海所面对的三百万人口住房问题，以及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政府决定在上海兴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为国企工厂的工人们提供住所，同时亦在住房的空间设计中融入社会主义特色和集体生活精神，因此，工人新村被誉为社会主义遗产

（Socialist legacy）（杨辰，2019年）。在工人新村里有住所和公共的活动空间，有居委会办公地点、小型的图书馆、派出所、医疗中心甚至图书馆等设施，为工人的生活提供各种福利与便利，其中还有特别为妇女同志设立的托儿服务，可以让妇女们安心地在工厂上班（Liang，2016年）。

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工人新村作为富有特色的住宅类型经历了七十年的时光洗礼，这七十年记载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工人的关怀，也记录了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工人新村的变迁（参看罗岗，2007年）。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居民经历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享受着集中住宅带来的生活便利，如周边配套公交车与地铁等，让居民可以方便地到达城市各处。然而，在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改造下，社会的巨大变迁也让新村居民经历了各种生活上的挑战（参看李芸，2006年）。何深静教授曾指出，我国于1990年初的经济改革让适应巨变的人口晋升成为了城市中的富裕者（The urban rich），然而无法适应的人群则有可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被落下，成为城市中的困难户（He，2007年）。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团队为了解城市化对基层家庭（Grassroots family）中困境妇女的挑战与影响，从2017年开始通过不同类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析妇女们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并通过与政策制定专家（Policy shaper）进行商讨对策与方案，以期改善居民们的生活。本书的内容建立在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基础上，并以新冠疫情为背景所收集的数据而成。其中口述历史和日记写作工作坊，记录着上海工人新村的妇女们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生活上的新挑战与新压力。

这些挑战和压力是经济上、生活上的，也是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目前在有关疫情的研究中往往会忽略了基层妇女所承受的新挑战，因

此本书的研究团队连同各国关注基层妇女的GenUrb研究组成员为选定的四个城市进行了日记写作研究，包括上海、德里、伊巴丹和科恰班巴。在上海，我们为上海工人新村的困境妇女们进行了为期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研究，让她们为自己的生活故事发声，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得以被看见。

二 研究问题

面对上海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上海基层家庭中的困境妇女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观察到的三对母女亲密关系和情感沟通的变化与社会变迁有何关联？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给她们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新变化而她们如何应对？工人新村的家庭—社区“关系”网络和居委会机制对基层妇女有何支持作用？对未来城市社区管理、妇女发展有何启发？本书将提供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去探讨妇女们面对挑战时的选择和策略。

本书以“海上凡花”为命题，主要希望借机把这些女性习以为常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这些她们觉得平凡、琐碎甚至不值一谈的生活细节，反而可以让我们看到困境中妇女的勇敢、坚韧和乐观精神所绽放的光芒，普通质朴的花朵也有其美丽和芬芳。

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都有着平凡的故事。愿本书能通过妇女们和研究团队的文字，让读者朋友对这个社会群体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让读者朋友和我们一起看见这些平凡的故事中的“不凡”：“凡”中之韧，“凡”中之力，“凡”中之爱，也借机回顾和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

三 研究内容

作为质性研究学者，我们反复思考哪些实用的研究方法能够让我们有效地深入基层社会群体的生活，从中探索与了解她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本书定义基层人口中的困境群体：包括贫困户、受家暴的妇女、大龄失业者、失独家庭等。在城市化研究与宏观社会学研究中，她们往往是不被看见的（Invisible）群体，我们希望以我们的研

究呈现这部分群体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她们的应对方式，引起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而为相关社会问题提出有效的改善政策。

本书的作者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的学者，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改善教学中只关注资料搜集与理论分析，而缺乏关怀弱势群体的现状，同时也希望为社会学特别是质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实践作出贡献。本书首先为广大读者记录了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并提供了研究团队的反思，希望借此为质性研究初学者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性别研究、城市研究、社区发展、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师生们提供教学实例。最后，我们也希望为人文社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提供一个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案例。

我们尤其希望分享我们对城市基层与弱势社会群体的质性研究经验。在本书中，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譬如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还采用了新颖的质性研究方法包括照片日记（Photo-diary）、日记写作（Diary-writing）等，我们会以生动的案例为读者介绍多样的研究方法如何获取质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通过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方法，本书对收集的质性数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早在198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叙事分析是一种可用于考察妇女生活轨迹的质性访谈方法（Mishler, 1986年；Riessman, 1987年）。因为叙事（Narration）作为一种描叙和解说人类社会行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个体在这世界上的体验与经历（Riessman, 1987年）。叙述个人经验可以有很多方法，但是聆听者可能会听不到对那些叙述者来说哪些是重要的事情（Riessman, 1993年）。在调研采访中，也很有可能因为缺乏共同的文化规范（Social norm），造成对同一个故事、同一种观点的理解不同，这是叙事分析的一种挑战。因此，女性研究学者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1987年）指出对于采访妇女以了解其生活的叙事分析来说，这种“理解障碍”尤为重要，它反而会成为研究的起点。因为社会的多样性中，研究人员和受访妇女之间有着文化分歧，而女性研究学者一直在努力消除这些分歧（参看：Riessman, 1987年；1993年）。本书希望首先深入体察基层妇女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对她们的叙事进行理解和分析。

另外，本书亦会详细介绍不同的质性资料，例如照片、日记等所需要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技巧。质性资料搜集的过程是可以很有趣

的，也可以很有个性的，这取决于研究人员的能力与兴趣，也取决于研究的问题与内容。本书建议在采纳传统质性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加入创新且多样的质性研究的方法来补充与丰富质性数据，这是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 method）的好方法。三角互证法是实证研究的常用技巧，其内涵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来源指向相同的分析结论，那么研究结论就更为可信。

第二部分 我们如何研究？——日记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章的第二部分介绍本项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概念（Concept）和理论（Theory），以及本书大纲和作者简介。

首先，研究人员采用口述历史和日记工作坊收集研究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为口述历史和日记写作相关的质性研究理论进行文献整理和综述。其次，本章将详述本研究所引用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分析视角，以了解时代变迁下住房对基层家庭妇女生活的改变和影响。

本书的老师为了保护受访妇女们的身份，将用别名来替代她们的真实姓名，本书的实地研究地点也会用别名来替代。

四 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探索基层社群和困境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我们如何搜集重要的质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去理解和认识她们生活中面对的各种困境？我们可以运用怎样实用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去实现研究的目的？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人员，我们介绍团队对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困境妇女的研究实践，提供一些实用的技巧，探讨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

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与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本书的质性研究方法包括了传统的方法，例如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和口述史等（Oral history）。同时，我们亦会介绍一些非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研究人员刚进入实地考察（Fieldwork）时，很多时候会面临无法获得研究对象信任与支持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没有接触过实地调查或深度访谈的研究对象，他们很可能会对此产生抗拒心理。为了有效增进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间的沟

通和信任，以及为研究项目提供支持，本书的研究人员采用了很多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包括“互动互助”（Interactive and Reciprocal）的方法和“心连心”（Heart-to-heart）以同理心来收取数据的方法。这些有趣的互助活动可以破除采访中的情感之冰，让研究对象能够主动参与，觉得“好玩”、“有趣”、“有用”，不会觉得自己在“被研究”或是“被调查”，这样建立了一条可以与研究对象交流互动的桥梁，也能产生丰富的质性数据。其次，本书建议研究人员充分尊重他们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之内和之外都有“关怀”，在研究过程中传递关怀、友爱与支持等正能量。最后，当研究对象体会到研究人员真诚的付出时，她们便会逐渐信任研究人员以及研究项目中的工作坊等活动。

由于疫情的原因，在2020年研究团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方法进行了为期四周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Diary-writing workshop），通过日记写作的方式来获取质性数据（详见第六章）。本书建议读者们在采用传统或创新的研究方法前先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她们属于什么样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她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喜好是什么样的？她们抗拒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乐意接受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例如如果我们要对癌症妇女进行深度访谈，那么访谈设定的时间不可能长达数小时，我们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改动和调整。又譬如在对贫困家庭进行研究时，如果研究人员计划安排家访（Home-visiting），这样的安排是否会对受访家庭带来心理压力？家访需要被访者对研究人员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时才会愿意“开门”，让研究人员进入她们的私人空间。同时，一旦家里的门开了，她们的家庭情况便进入了研究人员的观察视线，居住环境的空间规模还有其他生活上的困难都显现了出来。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简陋的家居意味着“家丑不可外扬”，这也是她们并不愿意让研究人员走访的原因，此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研究人员小心谨慎处理？本书会根据我们的研究经验提供建议，供质性研究初学者参考。

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特点。历年来，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者会利用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去探究社会现象、文化与社会：比如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老师对女工的研究（Pun Ngai, 1999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C. Cindy Fan教授对农民工的研究（Cindy Fan, 1999年, 200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和历史学教授王政老师对于五四时期女性的口述历史访谈（王政, 1999年），上海大学社会学家计迎春教授对单身女

性的研究（计迎春，2015年）以及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老师对家政工的研究（苏熠慧，2011年）。这些研究均富有关怀人民的精神，为社会上的女性发声，同时亦为她们的研究对象在学术领域，甚至社会上重新争取关注。

本书集中关注困境妇女，尤其以居住在上海工人新村的基层家庭中的妇女为案例（Case study）提供实证研究的方法建议。本书采用的质性研究的方法是“互动互助”的方式，希望能更深入地收集质性资料与质性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研究参与者受益于被研究的过程。深度访谈、观察法等方式是单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被动的，因此受访对象很难投入研究项目中，更遑论对研究人员的信任。而我们设计的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活动把研究方法融入活动中，让受访对象能够主动参与的同时，也能产生丰富的质性数据。归根结底，本书的目的是要以我们对丰富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探讨，协助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困难时寻找解决方法。

我们相信研究的意义除了是去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也包括为研究对象提供一定程度的回馈，而研究对象愿意付出时间和感情来参加我们的研究，也代表了她们愿意帮助我们，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互助”。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我们知道自己能够为基层家庭提供的实质帮助其实是远远不足的。从她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只是研究人员，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工，更不是提供社会福利的政府人员，研究对象参与到一个研究项目或一个访谈时也有着她们的考量。因此，倘若她们愿意被研究，也意味着她们愿意以自己的时间和经历帮助研究团队，这种想法让我们更感恩受访对象的信任和参与。因此，倘若能够提升研究方法，使其对研究对象而言是“好玩”、“有趣”、“有用”的话，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也能同时得以提升。

本书响应国家政策，利用人文关怀、回馈社会的理念关注新时代的文化扶贫政策。在过去四年中，研究人员一直在统筹和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文化扶贫工作坊，一方面用以收集质性数据，一方面为研究对象，就是阿姨们，提供一个集娱乐与学习为一体的文化互动交流的空间。这些文化活动，在我们研究团队的老师看来是一些质性研究方法的工作坊，而对阿姨妈妈们来说，我们用“工作坊”这个名字太学术了！她们一开始并不能理解什么是工作坊（Workshop）。经过商议，我们把“工作坊”这个名字改为“文化活动日”，阿姨们便

“秒懂”了，也很投入地参与其中。而这些“文化活动日”对当地合作的政府工作单位来说，正好是文化扶贫的活动。人文的理念其实就是以“人”为中心，要关怀困境群体并为其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可以关怀社会上有需要的群体，为他们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馈他们，让质性研究不再是单向的，即研究人员从研究对象中收取研究材料，而是可以互动、互惠（Reciprocal）的过程。

五 理论

理论一：“日常生活”

从“平凡”的生活出发，本书除了介绍与描述研究项目中妇女们的生活之外，也会穿插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与概念，去理解与分析“平凡”生活是如何被更大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结构所建构与影响。在此，我们沿用“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去试图探索妇女们“平凡”的日常生活。

根据法国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建议，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细节往往可以让我们发现不平凡的事情（Lefebvre, 1987年）。列斐伏尔提出把日常生活理论化，并提议理解日常生活的两种重复性的法则：第一，周期性（Cyclical）的重复，那是根据自然定律的重复如春夏秋冬和日夜的更替；第二，线性（Linear）的重复，那是涉及过程（Process）与理性（Rational）的线性重复，这个进程可以在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中体会到。

在日常生活中，重复性（Repetition）的事情也可见于我们的身体定律，饥饿有时，满足有时，渴望有时，像季节轮转，也像星月与日夜的替换。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性也包括了工作和消费。比如说，洗衣液用完了，要买新的，这些重复性既有消费属性，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在探索基层家庭的困境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毫不起眼的、平凡中的更替会否与其他社会背景下的你与我有分别？在探究一个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之时，那“平凡”的、零碎的、不值一提的事件，为什么可以帮助我

们理解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时代背景？本书的作者们会对此作出详细的讨论。

1950年代至2020年代七十年间，我国经历了一场时代性的变迁，成为了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国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经济改革时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在经济起飞的进程中，有一部分的人口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被困在生活的压力中，虽然享受到了城市化的便利，却无法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Material life）。

也许跟GenUrb研究团队老师们在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地所研究的贫民窟相比，上海基层家庭表面上并没有贫困窟的人们那么困难。然而，在我们深入挖掘和了解后发现，上海的困境妇女们所面对的是更难以启齿的困难。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爱面子”与讲求体面的文化特点，很多困境妇女们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就算面对问题也不好意思申请援助。然而在很多第三世界地区，困难人口一般习惯表达她们的困难来申请政府与NGO的经济援助。而上海的基层家庭还要面对社会文化中“脸面”的压力。在我们的研究接触中发现，妇女们踏出家门后需要承担保全家人面子的精神压力，她们背后的这种挑战与困难在未深入她们的日常生活时是难以察觉的。

除了传统文化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变。比如说，同在一栋房子居住的邻居在某些工作的机缘下成为富者，而自己却年复一年地停留在低工资的状态，无以改善，当中所产生的心理的落差与压力、失落与挣扎也实实在在地烙在困难户的日常生活中。在研究团队的探访过程中，我们听到妇女们后悔二十年前没有把工人分房的住房买下来，倘若那时候买下来，日子便不一样了。在这些叙述中，我们听到了失望与无奈，也听到了一些家庭因为争产而出现家庭关系的破裂，兄弟姐妹之间更从此决定“老死不相往来”。这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争执与家庭矛盾，反映出社会政策的改变是如何带来了生活里的甜酸苦辣。

2019年11月初，在上海杨浦滨江视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的老工业区见证了上海百年工业的发展历程。过去的“工业锈带”变成了今天的“生活秀带”，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让城市成为老百姓宜业宜居的乐园。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制度变革、科技发展等因素以外，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导向和理论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正因为社会上有着这么一群需要被看见、被了解的人民，在看见她们的同时，我们可以去研究、去思考如何改变那些“平凡”、“零碎”、“毫不重要”的日常生活，以期满足她们的美好生活愿望，探讨建设和推进“人民城市”的路径。

研究小技巧

质性研究方法中，所关注的问题与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三大流派（Marshall and Rossman, 2011年）：（1）关注社会和文化，譬如民族志（Ethnography）、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案例研究（Case studies）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2）关注个人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比如以现象学方法（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为例，当中包含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inquiry）、生活史（Oral histories）以及文本主义（Textimonio）；（3）关注语言与交际类，例如以口头方式的文本表达，如社会语言学方法（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包括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等。这三个流派中，均会有探究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可能，特别是关注社会和文化以及关注个人生活经验这两大流派，都涉及研究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由小见大，见微知著，也就是指研究对象一般不以为意的日常生活也能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让我们从平凡中发掘、挖掘有用的、有趣的、有意思的质性数据（参看：Marshall and Rossman, 2011年，17—31页）。

作为质性研究人员，我们视“日常生活”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该如何概念化（Conceptualize）大家每日的生活呢？这个“日常”与“生活”指的又是什么呢？有研究团队老师常听到研究参与者会说：“我的生活没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她们来说，她们的生活太平凡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可以与我们分享。而其实她们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会成为我们重要的质性数据。

在介绍我们用概念去理解“日常生活”前，先简单说明一下，质性研究选取研究主题（Research topic）和研究问题

（Research question）是整项研究的关键，我们可以假定研究主题是“贫困妇女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化的关联——以菜市场的减少为例”，那么我们会提问有关城市发展使菜市场减少的情况如何影响贫困妇女们的日常生活，譬如买菜的钱会不会增加了，去买菜的路会不会长了，这些在城市化的影响下，改变着人们每一天生活的细节，看似平常，却又和城市发展与国家政策走向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的妇女们口中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很平凡，没有什么好说的”，事实恰恰相反，对她们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可以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理论二：“情感世界”

本书运用的另一个理论是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我们把研究对象的心灵、思考、想法概括为“情感世界”，并对其进行“情感”分析。那么“情感”是什么呢？本书的研究团队把“情感”看为有别于“情绪”（Emotion）与感受（Feeling），并采用情感为研究分析的重心。我们定义的情感（Affect）源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77年）的著作《伦理学》（Ethics）。书中斯宾诺莎提到Affection（拉丁语Affectio）是身体的（Body），而Affect（拉丁语Affectus）是心灵上的（of the soul/mind），把情感看作身体与心灵上的“相互影响”。

- Affectio——情状，指的是情感的波动。
- Affectus——情动，感知的事物、知觉的对象。

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情感”有别于情绪与感受的原因是因为情感的不可看见性，我们往往只能感知而难以言全。有趣的是，情感是心灵与社会力量关系的互动，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却不受理性所控制，是一种“能动”的反应，比如乐（Joy）、爱（Love）、恨（Hate）等，及时的心灵对外界做出的反应也是情感状态的呈现。理论家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便把情感定义为“与情绪这种单纯的心理现象不同，情感指的是身心。情感如喜悦和悲伤能够揭示了整个有机体（Organism）的生命现状，表达了身体的某种状态，以及某种思维方式”（Hardt and Negri 2004年，108页）。

因此，我们旨在探讨妇女们的“情感世界”，从她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她们的身体对外界的变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去了解情感世界必须用到不同的方法，然而不论是访问或是邀请受访对象拍照片，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的接触（Encounter）都会产生情感互动，这亦是本书所提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譬如说，在访谈的过程中，受访者回答任何问题都会经过思考的过程，她们也会观察研究人员的举动和语气，这种思考与观察，影响了她们回应研究人员的问题。从更大的层面来说，研究人员接触受访对象进行任何研究，也就是对研究参与者的情感世界进行一次介入（Interruption）。能够在介入中建立信任与正面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挑战，如果受访者信任研究人员，他们便会更容易敞开心扉，把他们的感受（Feeling）与想法（Thought）分享给研究人员。

有关本书的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请详看第六章。

六 读者

本书面向对社会群体研究有兴趣的不同受众，包括关注基层妇女们生命故事与日常生活的大众读者，也适合从事性别研究、城市研究、基层研究的初学者特别是大学生们。我们希望借此书建立一个平台推广“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及需要研究人员动用自己情感的“研之以情”的研究方法，并让更多研究人员能够产生对关注与研究边缘社群的兴趣，并能借鉴学习书中的研究建议顺利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对草根妇女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第一部分生活纪实，对我们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第二部分学术研究。

七 本书大纲

本书分为七章，共上下两部分。上篇是书的第一章“介绍”、第二章口述简史和第三章日记。

第一章的第一部分介绍有关工人新村妇女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内容。如上文介绍，工人新村这种诞生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住房类型，经过七十年的历史变更已变为充斥着各种社会和家

庭问题的“问题社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本研究旨在记录和分析工人新村女性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困境、她们应对困难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章的第二部分介绍本项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以及本书大纲和作者简介。研究人员利用口述历史和日记写作工作坊收集研究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为口述历史和日记定性研究理论作详尽的文献整理和综述。本章将详述这项研究所引用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本书第二章是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2017年至2020年期间，研究团队为六位基层妇女（三对母女）进行了深入的口述历史访谈，在社区工作者的眼中，她们是需要被关爱的人群。当中包括饱受家暴虐待的妇女、失独的外婆、残障人士的妈妈，以及贫困家庭中的外来媳妇。几位基层妇女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s）写满了不一样的辛酸，然而面对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她们坚毅而强大地生活着。通过口述的方式，我们记下了她们的生命历史。从新中国的崛起，到上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下工人新村的居民，她们所分享的日常生活点滴正是大时代发展下的一面镜子。

在第三章，我们将分享基层家庭中困境妇女们在疫情期间的日记，这是她们在2020年暑假期间参加由GenUrb上海研究团队为上海工人新村的妇女们举办的日记工作坊时完成的。

本书的下篇为学术研究。第四章通过工人新村三对母女六个人的生命历程，探讨在社会主义国际大都会里基层社区中母女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对比中产阶级家庭关系，我们希望通过几对母女之间的扶持、矛盾和沟通的变化，去考察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商品化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基层家庭的影响，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阶层化和性别化的后果。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改革带来的极大的城市变迁以及阶层分化，给基层家庭里的母女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基层社群母女之间的沟通和扶持，让她们在抵御社会压力过程中产生巨大的能动性，这是她们对抗异化关系的重要力量。

第五章探讨新冠疫情对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对她们从事的照料工作的影响，也考察工人新村里的家庭-社区关系网络。本研究发现疫情加剧了基层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也加重了基层妇女再生产劳动负担。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工人新村妇女积极应对，以细致的照料工作（Care work）和情感付出应对疫情时期陡增的照料需求。研究还发现虽然有限的居住条件加剧了基层妇女在社

会转型中的困境，但工人新村共享公共空间的特点和居委会倡导的集体生活培育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有助于对抗疫情。工人新村社区里保留的再生产共享空间包括社区活动中心、食堂、慈善超市、图书馆等，以及居委会与贫困妇女一直以来互助互惠的关系网极大地支持了贫困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抗疫。

第六章将和读者们分享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互动的田野经历。本章运用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反思研究人员参与式田野观察，与受访者“互动互助”的田野经历，以期探讨城市化发展与性别议题。首先，本章将介绍研究缘起，由于疫情团队采用线上日记写作工作坊（Diary-writing workshop）的方式收取质性数据，如何通过线上的方式建立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信任成为第一个难题。其次，本章将探讨如何软化研究员的社会角色，如何进入妇女们的生活成为她们生活的一小部分，通过建立感情（Feeling）与信任（Trust），让这个田野项目得以持续进行。我们反思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1）作为研究者在互动中如何共情？（2）田野互动中“共情”的同时有“越界”的可能吗？（3）最后，我们将探讨基层家庭的困境妇女的“人设”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我们需要追问“基层妇女”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本书最后一章第七章为结语，反思与总结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并记录研究团队的希望和期盼。

八 作者简介

本书的第一作者是叶子婷（Penn Tsz Ting Ip）博士，也是研究团队的统筹。博士毕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叶子婷老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助理教授，加拿大SSHRC“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GenUrb）”研究项目成员，以及上海研究团队联合领导。叶子婷博士的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移民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化理论、情感理论等。叶博士致力关注性别议题，包括贫困妇女、城市外来女务工人员、剩女与成功女性的文化与媒体再现等，并参与及统筹关怀癌症妇女与困难妇女的社区工作。叶子婷博士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访问学者，相关研究发表于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Global Media and China》等学术期刊。

本书的第二作者为章羽博士，也是研究团队的写作工作坊督导。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社科学院，后在复旦大学社会与公共政策学院完成博士后，现任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并担任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妇女学学会理事。章羽博士是密歇根大学性别与妇女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她关注的性别议题为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妇女。曾经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一项。

本书的第三作者刘希博士，也是本书的编委。她毕业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研究、文学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等，相关研究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学术期刊，并著有《“话语”内外：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性别再现和主体塑造》。

九 团队研究人员的小心声

叶子婷老师的小心声：

记得2018年来上海的时候，我需要跑田野调查。那时候受访的妇女说省一点的话一百块钱，可以买够吃两个星期的菜。访问完了我坐车去到繁华商业区，看到店里面随便卖一条裤子也要几千块人民币，那时候在想，那几千块的一条裤子也许已经是一个基层家庭一整个月的收入。身边也有上海的朋友，她们可能买一个手袋的钱就足够我们办一次学术活动的工作坊。在那之后，我在上海走访困难家庭时，便带着这样一种对比的思维。我就开始想，我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放在办一次文化活动日上，我也情愿用自己有限的能量去多办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也可以在上海多听听身边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的声音。就这样，我开始把自己部分的工资安排在筹办文化活动日上，那就是我们老师们所说的有关质性研究的“互动互助”的工作坊。

2018年的时候办第一届文化活动日，当天有老师们、学生们、志愿者们陪伴着基层家庭的困境妇女们，还有居委会、街道办等的老师来一起参加我们第一届的文化活动日。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专门推广性

别与女性议题的Joy老师来帮忙筹办该次活动，让她协助推广我们关怀基层家庭中的困境妇女的理念。那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天，妇女们分享她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老师们和志愿者们听到了也都很有感触直至落泪，因为妇女们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她们承受的压力，非常的不容易。举办文化活动日让我感受特别深，让我觉得要是能够把资源放在有意义的、能够回馈社会的活动上，而同时可以感染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学生志愿者们、更多的老师们，那不管有多辛苦，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2019年我们办了第二届文化活动日，那时我们邀请了Vox Photo Project公益团队的主席Dolce Wang老师和晓琦老师来教妇女们拍摄照片。当天非常的成功，我们老师们跟阿姨们一起学习拍照的一些技巧，也有学生志愿者们来帮助阿姨妈妈们一起学习。之后我们拿着阿姨们拍摄的照片，举办了一次文化艺术展览，让阿姨们看到她们自己的作品展出。该次文化艺术展览由专业的团队老师帮忙展放在艺术展览场地，通过展览，还让阿姨们当上“小区的艺术家”。两次文化活动日，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羽瓦台美术馆馆长、书法家陆天艳女士提供她的场地，让我们办活动，也得到街道工作的庄霞（Yaya）老师的大力支持，以及她的团队小宋老师的支持，还有居委会的陈老师、小黄老师、小应老师、段老师、玲玲老师、沈老师、毛老师、于老师、许老师、小高主任，真的非常感恩在路途上遇到你们！

因为疫情，2020年的时候，我被困在美国没办法飞来上海。为了可以举办第三届的文化活动日，我特别邀请了很有爱心的章老师来帮忙筹办以线上为主的日记写作工作坊，让我也可以同时在线上参加活动。然而我们知道有些妇女是没有手机的，便拜托了章老师和她的学生徐洁同学特别跑去这些妇女的家安排线下的日记写作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我们邀请了几位妇女跟我们一起分享她们在疫情期间还有后疫情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记录了她们的感受还有想法，也就是本书出版的背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本书，让妇女们的心声和她们们的情况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关注，也可以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解决她们的困境。在此，特别感激章羽老师和徐洁同学的参与和付出！

感谢Yaya老师、小宋老师、章羽老师、马老师、朱老师、Joy老师、Dolce Wang老师和晓琦老师，以及艺术家李消非老师和郭庆玲老师，因为得到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坊才得以成功举办。也谢谢GenUrb研究团队的黄宗仪教授和王婧老师和我一起进行有关工人新村

的研究，并且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坊。我们的出版计划很幸运地得到了GenUrb项目的领导Linda Peake教授和项目经理Leeann老师的支持，谢谢你们。在我和章羽老师寻找出版社屡次碰壁时，感谢刘希老师积极联络让我们找到对基层社群研究有兴趣的出版社，并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责编于晨老师对我们的支持！

也谢谢每一位协助过我们办工作坊的学生和志愿者，特别感谢李照、乔伊林、Joyce、徐洁、周海燕、姚源、周天慧、陈菱怡、刘雨璇、孙通、周小宝、徐艺兵、卞佳怡、李星、安鱼、陈琳、魏伟和盛莹。感谢项目的研究助理周海燕、支娴、付丛笑几位同学，特别感激徐洁、张丝雅、王赵燕和王雨眺几位同学的辛劳付出，用心尽力地完成调研的工作任务。每次活动还有媒体朋友袁老师和沈老师，以及花主任和Alice来支持，谢谢你们！也感谢帮忙校对的上海交通大学PRP项目“社区关爱小组”的史嘉颖、赵家宁、肖雯、王雨眺、王赵燕几位同学。

感激几位在GenUrb团队成立前给予建议的导师们。感谢郭老师和小燕老师对整个研究方向的建议与引导，也让我得以成长，希望可以继续向你们学习。最后，特别感谢蔡老师的建议与扶持，尤其是对文化活动日安排的建议，让我们有了改善工作坊为“互助互动”文化活动的构想。

章羽老师的小心声：

由于疫情，2020年开学后的那个学期第一次尝试网课，上课的主题是疫情与看见。学生们和我第一次重新去“看见”那些一直在我们眼前却被我们忽视的人：环卫工人、菜场商贩、快递人员、小区门口的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的志愿者，以及居委会主任。疫情初期社会停摆之时，每天我们急需采购满足一日需求的基本物资，为避免或减少接触更需要快递人员的忙碌奔波；当我们居家隔离时每天产生的垃圾并没有减少，马路上需要环卫工人日复一日打扫；当我们或居家隔离或坚守各自岗位时，退休的居民一天一天地站岗守着小区的大门。

他/她们一直都在，疫情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看见他/她们的机会和视角。

直到六月中小学开始陆续复课后，一切渐渐步入正轨。因疫情无法回国的叶老师邀请我加入她的GenUrb上海团队工人新村妇女写作工

作坊，也就是本书的有关质性研究的“互动互助”的工作坊。在此之前叶老师和她们已经认识三年，而我对她们的认识更多只是停留在她们的口述访谈记录中。多年教学经验和仅有一学期的线上教学经验，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人新村妇女写作工作坊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

开课第一天，先破冰。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该聊什么。对于来参加工作坊的阿姨们来说，她们都是在时间贫困的情况下努力辗转腾挪出两个小时，这是她们生命中的两个小时。现在回想，很感谢叶老师邀请，让我得以有机会通过倾听她们的故事，走入她们的人生，重新看见她们，为她们的喜而乐，为她们的悲而伤。作为老师我经常教学生学会感受，自己却差点丢失共情的能力，直到遇见她们。

现在回看这是一个关于女性书写女性的故事。她们用日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情欲和情感，我们用笔记下她们的表达、生活和经历。这是一本研究团队和基层妇女们一起合作完成的书，她们以她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应如何书写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回归书写之外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真情实感。

刘希老师的小心声：

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叶老师和章老师，我在2020年夏天受她们之邀加入这个研究项目，跟大家共同分析GenUrb上海团队搜集到的关于工人新村妇女的质性研究数据，整理妇女们的生命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断交流和分享研究心得，借助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情感研究”、“社会再生产”、“关系网”、“批判性话语分析”等理论和概念，一起探讨这些妇女们的生命轨迹和日常生活如何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又如何展现出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积极而能动的力量。

然而，这个研究让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研究发现和结论，我们也不会仅仅把这些妇女看作我们科研项目的“客体”或者大时代的小“注脚”，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是凡中有“韧”、凡中有“力”、凡中有“爱”的鲜活、坚强和自由的女性。我还清晰地记着第一次读完几位困境妇女口述历史时的震撼和感动。这感动来自她们在困境中的坚守和勇敢，来自她们对国家的信赖和对社区的回馈，更来自她们在回顾人生时传达出的乐观和希望。相比于中产家庭，这些来自基层家庭的“正能量”更沉甸甸，她们跟社区、邻里之间的联结和互助也更加珍贵。我们因此用一种历史的视角，去考察社会主义制

度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工人社区中的沿袭，也将“人民关怀”融入我们的分析，努力成就一种有温度的学术研究。

与这些妇女们之间的“共情”和“互助”就是我们对所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认识，我们在考察、访谈和日记工作坊中尊重工人新村妇女的发言，深入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平等的沟通。对比她们在逆境中的闪光点，我们更要自我反思，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怎样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回馈社会，既揭示问题又给人以力量？

徐洁同学的小心声：

生活从来都变幻莫测，明天会遇到什么也难以捉摸。

有些时候正是因为这些“变幻莫测”，爱和痛苦的交织，才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让我觉得要努力，要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一开始，在朋友的介绍下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叶老师牵头的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加充满奔头，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的同盟，这同盟不仅仅是叶老师、章老师，还有这些妇女们，她们作为光和热，努力地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和她们相处，我可以感受到她们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我也会更努力地去想做更多的事情。

最先接触到的阿姨是一位外来媳妇，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她不在择偶上对自己的女儿有任何的要求，即便是不结婚也没关系。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来说，婚姻的重要性是难以表述的。于我而言，在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们总是津津乐道我们这代人的婚事，他们会觉得没有家庭的生活是不完整的。在这位阿姨这边我感受到了力量：独立自强，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快乐永远应该是第一位，没有爱、出于将就或者是其他目的组建的家庭会是未来生活的地雷。不仅仅是这位阿姨，还有一位阿姨，她在摄影展中叙述自己为什么要拍还剩下一点点红的菊花：即便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也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红释放，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她这种贯穿生活的坚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我勇于面对自己生活挣扎的力量来源之一。在项目中，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在实地采访中，也会有很多情感需要消化，每次采访完都很累，尤其是情感上的，但这其实也是乐趣之一。章老师即便跑开叉自己的裙子也要听到更多的故事，因为跑可以压缩自己的路途时间；叶老师也总是会嚷嚷着在大量的工作之后要吃甜甜的冰淇淋，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消化这些沉重的故事。和她们的相处中我能感受到爱与痛的交织，感受到老师们对记录她们生活，转达这些边缘化妇女的声音的热忱，如果不是热爱，很少有人能这么做吧。

有时有些人暮气沉沉，抱怨着工作也哀叹着生活，但是在团队老师和这些妇女的身上，我感受到另外一种朝气，这种朝气让我觉得生活有更多的奔头。

十 本书常用词（关键词）

本小节介绍本书的常用词，当中涉及了本书所引用的不同术语、研究概念和理论，也包括了我们用这些常用词的定义。

1. **研究团队（Research team）**：本书的研究团队为GenUrb研究项目资助的上海研究团队，研究团队老师成员包括黄宗仪教授、王婧副教授、叶子婷博士，以及章羽博士，团队学生成员包括徐洁、张丝雅、周海燕、周天慧、姚源、Tamires Lietti、陈菱怡、支娴、付丛笑、王赵燕和王雨眺。

2. **研究参与者（Research participant）**：本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Research subject）统一定义为研究参与者。这是因为妇女们参加我们的研究，她们不仅仅是受访者或是研究对象，很多时候我们邀请妇女们为我们的项目提供建议，以及和我们一起设计“互动互助”的文化活动日。这些过程都让妇女们的“被研究”角色变得更多元和丰富，也让研究团队的老师们和学生们可以有机会向妇女们学习她们的生活智慧。

3. **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本次日记写作工作坊文化活动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理事会（SSHRC）资助之联合研究项目课题组《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研究项目》（GenUrb）全额赞助。

4. **妇女 (Women)**：我们在书中引用“妇女”一词，而非“女性”，是鉴于王政老师与Tani Barlow老师对中国女性的研究。她们提出运用“女性”与“妇女”时需要注意这些词在我国的历史。Barlow (1994年) 在论文理论化妇女 (Theorizing Women) 中提出中国传统家庭的观念中的“女” (Daughter) 和“妇” (Wife) 把女性绑定在家庭中的角色上。而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西方维多利亚时期性别二元论的影响，知识分子使用“女性”一词以淡化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王政同意性别二元论的确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但认为不是一个主导性的话语，而“独立人格” (Independent personhood) 这个重要的“五四”新文化话语是构建新女性主体性的重要力量。(Wang, 1999年)。本次研究对“女性”与“妇女”二词进行了严谨的反思，并决定使用“妇女”来指涉研究项目中的阿姨们。这是基于她们在家庭中担任了重要的家务劳动的角色，同时在工人新村的调研观察中，我们发现社区工作人员均沿用“妇女”来统称阿姨们，这是一个日常的用语，当中带有社会主义特色重视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贡献，也有别于未婚女性的称谓，因为“妇女”一词有已婚妇人的符号指涉。最重要的是，对团队研究人员而言，“妇女”和“阿姨妈妈”亦同时是对研究中的女性的尊称。

5. **上海工人新村 (Shanghai Workers' New Village)**：本书研究的工人新村指的是兴建于1950年至1990年间，国家为工人打造的新村。工人新村位于上海的各个区域，在1950年开始为国有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住房的福利，是我国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建筑。

6. **深度访谈 (In-depth interview)**：本书运用深度访谈去进行质性研究，此方法是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一对一的面谈方法，访谈内容深入，访谈时间一般为一小时以上。我们团队也进行过超过五小时的深度访谈，透过访谈我们对研究参与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7. **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我们在此书中引述了口述历史方法。口述历史是质性研究的传统资料收取方法之一，透过受访者口述分享他们的生活历史，研究人员可以有效地了解个体在社会变迁中面对与经历的不同变化，也可以反映人生历程与人生体验。本书便运用了口述历史方法来记录妇女们的人生历程。

8. **照片日记 (Photo-diary)**：属于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受研究人员的欢迎。照片日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人员自己拍摄

实地调查的情况，以照片作为每日的记录。另一种是研究人员邀请研究参与者拍摄照片，可以是拍下他们生活上的事情，也可以设定主题（Theme）让研究参与者根据主题进行每日的拍摄。有关利用照片收集为质性研究的用途，也可以是邀请受访对象根据研究问题来提供照片。照片本身可以不是受访对象拍摄的，例如要求受访对象提供一张照片或一段影像来代表他们的性格，那受访对象也许会提供电视剧照来回应研究人员的要求。这种方法是照片分析访谈法（Photo elicitation interview），有别于照片日记法。

9. 日记写作（Diary-writing）：质性研究方法也用到日记写作的方法，和照片日记类似的，可以由研究人员自己写作实地调查时的日记，也可以由研究对象撰写日记。一般研究人员邀请研究对象写日记时，会指导写作的内容和方法，也会设定写作的时间，比如每天写，然后花七日时间完成，还是一个半月完成等。本研究的日记写作工作坊便以“疫情”为主题，邀请妇女们进行为期四周28天的日记写作，记下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10. 情感世界（Affective world）：沿用“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本书把妇女们的所思所想界定为“情感世界”，旨在探索与记录她们的想法和体验如何与更大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相互影响。

11. 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本书把日常生活概念化，视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为珍贵的研究素材，因为日常生活受政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而有所改变，因此了解生活中零碎的事物，可以让研究人员见微知著。

12. “心连心”：本书建议质性研究人员采用“心连心”的共情或同理心，与研究对象建立社会关系，从而收取质性数据。“心连心”的建议是需要研究人员调动他们的情感，当中涉及设计质性研究时，采用“互动互助”的活动来进入受访对象的情感世界。

本章参考文献：

- 1 Barlow, T. E. Theorizing Woman: Fun, Guojia, Jiating A . In A. Zito and T.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C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53-298.

2 Fan, C.C. Migration in a Socialist Transitional Economy: Heterogeneity,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Guangdong Province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9, 33(4): 954-987.

3 Fan, C.C.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ransitional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3, 27(1): 24-47.

4 Ji, Yingchu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eftover” Women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77(5): 1057-1073.

5 He, S. 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 [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7, 43(2): 171-198.

6 Lefebvre, H. Levich, C. (Trans). 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87, 73: 7-11.

7 李芸. 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想象——从《上海的早晨》中的城市景观谈起 [J].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2006(1): 105-112.

8 Liang, Z. Housing Shanghai: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ers' New Village 1920s-2000s [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9 罗岗. 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6: 91-96.

10 Marshall, C., and Rossman, G.B. Rossman.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Fifth Edition [M].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SAGE, 2011, 17-31.

11 Mishler, E.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 Pink, S. *Situating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and Places* [M]. London; Los Angeles; New Delhi; Singapore; Washington DC: SAGE, 2021.

13 Pun, N.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J]. *The China Journal*, 1999, 42: 1–18.

14 Pun, N.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3, 18(4): 469–492.

15 Pun, N. *Engendering Chinese Modernity: The Sexual Politics of Dagongmei in a Dormitory Labor Regime* [J]. *Asian Studies Review*, 2004, 28(June): 151–165.

16 Pun, 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 Pun, N. *Gendering the Dormitory Labor System: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Labor in South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2007, 13(3–4): 239–258.

18 Riessman, C.K. *When Gender is Not Enough: Women Interviewing Women* [J]. *Gender & Society*, 1987, 1(2): 172–207.

20 Riessman, C.K. *Narrative Analysis* [M]. SAGE Publication, 1993.

21 Spinoza, B. de. *The Ethics and Other Works*(Tran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77 [1994].

22 苏熠慧. 控制与抵抗: 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J]. 社会, 2011, 6(31): 178-205.

23 Wang, Z.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M].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4 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第二章 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她们的生命历程

本章主要介绍我们通过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访谈所搜集到的妇女们的个人经历（Lived experiences）。

不同于访问式的一问一答，口述史可以让妇女们有充分时间回忆自己的过去。本书的研究参与者很多年纪比较大，研究人员在口述访谈中可以听到她们从幼年到现在发生的故事，从而进入到她们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在深入了解研究参与者的同时也收集到丰富的数据。因此，本书建议利用口述史的方法来为妇女们进行质性研究。

我们将五位阿姨总共十几万字的口述资料梳理成五段妇女简史，以呈现她们生命轨迹里的明暗、甘苦和悲欢。面对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她们坚毅而强大地生活着。从新中国的崛起到上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下工人新村的居民，她们所分享的日常生活点滴正是大时代发展下的一面镜子。



H阿姨画像

1950年生人

首次受访日期：2018年2月28日

奉献自己，照料他人

H阿姨，1950年出生，家中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小。每次见到她都是神采奕奕的，穿上漂亮的衣服，化上漂亮的妆出现在我们面前或线上视频中。在她童年的记忆中，生活虽然捉襟见肘，但其乐融融。碰到谁家的锅底坏了，要去修锅底没钱了，或是家里孩子生病了没钱了，大家互相调剂渡过难关。H阿姨和她大姐的女儿，即自己的外甥女只相差一岁，小时候两个人还经常吵架拉头发。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最受宠，那时父母因为她都没法好好去看一次电影。难得有一次两个人

想去看个电影，被H阿姨发现后一直跟在后面，父母试着甩开小尾巴，几次未果，最终放弃两人一起去看场电影的念想。

1968年初中毕业后她进入纺织厂经纱车间做工人，那时为响应毛主席1966年发表的“六二六”讲话，上海开始在各工厂车间抽调表现好的工人去进行半脱产读书，学习以后得到医士证书，成为工人医生。H阿姨被选中成为了工人医生。成为医生之后在车间的H阿姨已经是干部编制，但是由于她是工人出身，在车间缺人手的时候还会去上中班或晚班。H阿姨的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全国劳动模范，H阿姨的二姐还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家人获评劳动模范给她更大的鞭策和鼓励，H阿姨当年入党就是冲着“为人民服务”，想的就是自己辛苦一点，能为别人做得更好。这个信念一直影响她到今天。

1. 女儿

H阿姨与丈夫1974年结婚，1976年女儿出生，2004年外孙出生。2012年独生女得了一种罕见病，医生说维持期在3个月到3年。那几年女儿插满了管子，好几次她自己都准备放弃。作为父母怎么忍心，H阿姨和丈夫不管怎么样都要治女儿的病。住院期间外孙在读小学二年级，特别的懂事，一到放假就整天在医院陪着妈妈。后来不想去读书就想在医院陪着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要走了，想尽量多陪一天。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感动，怎么有那么听话的孩子。在妈妈走的那天，他没有哭。

女儿得了罕见病这几个月中，H阿姨心情极其不好，整天看着女儿就是看一眼少一眼的心情。2013年6月H阿姨得了乳腺癌，那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H阿姨一直没告诉女儿，直到手术后女婿推着女儿到医院来看她，母女俩彼此鼓励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2014年11月，坚持了两年多后，历经数次化疗放疗的女儿走了。往后的日子，外孙天天哭，不肯上学，一直问人家有妈妈，那他没有妈妈怎么办。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外孙学校的老师请了一位心理医生，渐渐地外孙走了出来。刚经历手术并丧女的H阿姨那阵子在路不能看到和女儿同龄的人，一看到就想到自己的女儿，然后哭得不能自己。那阵子无论多么悲痛，H阿姨始终记着女儿临终前的托付：妈妈我要走了，我儿子一定要管好。

2. 社区志愿者

为了外孙，为了走出来，H阿姨开始做志愿者。生病前H阿姨负责家里的家务，生病后丈夫接手所有的家务活，负责家里买菜扫地洗衣服，也就是上海话所说的“买汰烧”。在丈夫全力支持她做志愿者的情况下，H阿姨参加了街道的“关爱大众病人服务社”和老年大学，还有区里的“癌症俱乐部”，每月去一次临终关怀医院做志愿者。H阿姨还是党小组志愿组长，负责居委会的读书会，平时还参加居委会的“老伙伴越剧团”和街道的“老年人合唱班”。除此之外还有楼组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也由H阿姨全权负责。H阿姨的病友觉得居委会太大胆了，像她这样的病人还这么忙，H阿姨却觉得这样很好，没把自己当病人，她特乐意做志愿者来回报社会。

每周三是H阿姨的党员义务值班日，也叫安全行路值班。晚上七点开始带着麦克风在小区里行走一小时，边走边放安全须知“注意安全”“煤气关关好”“窗户关关好”。在H阿姨看来，人总得有点奉献精神。街道领导对她家的情况一直很关照，也感谢她无私的奉献。

1980年因为拆迁，H阿姨一家三口搬到新村现在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新村还属于乡下，周围不仅有铁路还有养猪棚。如今四十多年过去，这里已成了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当年是一家三口，现在依旧是一家三口，只不过变成了外公外婆和外孙。

在新村住了四十多年后，H阿姨做起了楼组长。她经常挨家挨户楼上楼下地敲门，发送居委会布置的告知单和小礼品。有的人家要走上三四次才能找到户主，但每次H阿姨都觉得走楼梯就是锻炼身体。她在不厌其烦工作的同时还关注着楼组的安全和楼道整洁。丈夫是她的贤内助，曾把家里的一幅刺绣挂到楼道，因为不仅“家里头要干净，楼道也要干净”。

因为有了凝聚力，居民很信任H阿姨，有什么事情都找她：楼下共享单车停放挡住门口不能走路了；二楼三楼的空调响得扰民了；外面多了一个棚让人觉得不安全了；等等。每到这时H阿姨就一边喊着让他们不要吵不要吵，一边跟丈夫两位老党员身体力行地带头做起事情来。H阿姨的宗旨是：只要我能够给他解决呢，尽量不要上居委会，也不要打110。

因为凝聚力强，邻里关系融洽，在评五好楼组时H阿姨带着左邻右舍把堆积的各种丢弃的废纸箱、旧家具收拾理清。碰到下雨天她和丈夫会帮着邻居将晒在楼下的被子收回，碰到独居老人太过寂寞时，H阿姨会联系居委会帮助解决问题。

H阿姨连续几年被评为街道优秀党员，当时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她们一群人都在默默地为社区奉献。她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作为一名癌症病人，她从没把自己当作病人，一直忙忙碌碌在奉献中。

这次疫情，当居委会发动志愿者时H阿姨也是第一个报了名。不仅冲在第一线，还带着70多岁的她口中的“年轻党员”一起在第一线。在最危急的时候，这几位“70后”“80后”从早忙到晚。直到疫情平稳，危机已过，居委会开始有偿招募小区志愿者时，他们才退出。

3. 丈夫

H阿姨和丈夫是一见钟情，这是她丈夫这辈子最开心的事。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厂担任车间主任，为响应毛主席学外语支援阿尔巴尼亚，他去学了外语。他在班上认识了也去学外语的H阿姨的同事，一经介绍两个人见面了，彼此很满意。那天下着雨，见面之后开始共撑一把伞，开始一起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起面对丧女之痛，一起面对病痛，一起照顾外孙。H阿姨手术三年后不做志愿者的日子里，两人出去跳舞、旅游，还买了音响时不时在家卡拉OK。每周H阿姨不忙的那两天，两人就到菜场兜一兜，逛逛马路买衣服。晚上H阿姨不累的话两人就去公园散步，有兴致的时候跳会儿舞。两人从不跟别人跳，只跟对方跳。结婚后相敬如宾彼此心疼，两人没有过什么争执，只是丈夫偶尔会心疼H阿姨太辛苦。

H阿姨的外孙来之不易，女儿生产前疼了两天，顺产时大出血，幸亏医生发现得及时。外孙出生后，H阿姨的丈夫一心扑在孩子上，还在上班的他每天中午回家帮忙带孩子。他要退休时单位建议留下来再做几年，为了外孙他拒绝了。女儿走了之后外孙心里一直憋着。为了让孩子发泄出来，H阿姨的丈夫就带他去看最喜欢的申花队。那时一个人300元，两个人600元。后来舍不得就买一张票送外孙进去看，自己在外面等着。女儿刚走那几年，一到清明、女儿生日或节假日，生怕外孙会想到妈妈，H阿姨和丈夫就带着外孙去周边玩一圈回来。外孙知道

外公外婆承受的丧女之痛，不在他们面前提妈妈。但是到了阖家团圆的日子和妈妈的生日时，外孙会想着祭妈妈。

H阿姨的丈夫天天换着花样给她做饭吃。自己买面粉蒸豆沙包，给孩子准备一堆堆牛排补充能量。只要外孙想吃的外公马上做出来。在我们的线上写作工作坊中，H阿姨聊得最多的就是疫情期间又给在家上网课的外孙做了什么好吃的。

外孙很懂事，对外公外婆很好。他帮外婆手机上下载支付宝方便支付，给外婆着装进行参谋，对于穿出来的旧衣服他会直接建议“不好看，不要穿”。

H阿姨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对她来说新村就是她的家。她不是在去居委会做志愿者的路上，就是在楼道里关怀邻居。即便在家里练书法时，也不时有邻居上门跟她聊天倾诉苦恼。因为一直得到街道社会的关怀和帮助，已七十岁的她通过回馈社会，充实地过着她的每一天。

外孙现在已经长大，逐渐走出丧母之痛。对于H阿姨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身体健康，可以看到外孙考进大学、结婚、生子。



W阿姨画像

1956年生人

首次受访日期：2018年7月19日

她的两段婚姻

W阿姨，1956年出生于河南农村，长在山东，2002年来到上海。兄弟姐妹七人，排行老三。爷爷在村里教私塾，家里有田有地。父亲兄弟姐妹四人，父亲上了一年私塾后就成家了。奶奶家也有田有地，当时的陪嫁都是古董红木家具。解放初期爷爷每天要看书看报，寻思着解放军打过长江了要解放了，占有土地的就是地主，就要被批斗了。因为知道国家形势，于是他开始吸大烟，吸大烟费钱就得卖土地。那

时奶奶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就带着四个孩子回娘家住。解放后奶奶带着孩子回家时地卖完了，给评了个贫下中农。后来父亲成了村里生产队队长，兼大队会计。

W阿姨从小身体就不好，那时家庭困难也没有去看医生，就这样长到十岁。当时在济南军区的舅舅家有四个儿子，一心想要个女儿，舅舅想着要别人的不如要自家的，W阿姨之后就这么到了舅舅家，根据风俗不改姓。小学三年级以后W阿姨跟着舅舅到了济南，日子开始好过了。可是过了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舅妈因为曾经当过校长，在“文革”期间天天遭批斗。舅舅因为被认为有一段历史没有交代清楚，被打到微山（当时属于山东省枣庄市）武装部。到了微山，舅妈在造纸厂做财务，舅舅经常到部队里去接受审查，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月。

家里就W阿姨一个女孩，每天放学帮奶奶做家务：蒸馒头包子和洗衣服。那时舅舅舅妈虽然有工资，但毕竟家里八口人，W阿姨高中念了一年就辍学帮着奶奶在家做家务。那时W阿姨一直有胃溃疡，后来做手术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在家养着的日子除了继续帮忙做家务，有时间也去做零工，去建筑工地搬砖或帮忙打煤球。

1. 前夫

W阿姨到了一定年纪，有人给她介绍一个部队的对象。她的二哥在红旗大队当副书记，帮她看了一下挺满意，后来又到家里看了一下。那时W阿姨的舅舅已经平反了，就这样这个对象算是说下来了。几年后介绍的对象转业了，两人虽然彼此有意，但男方的妈妈不同意，觉得W阿姨做过手术身体不好又贫血，不适合传宗接代。

后来舅舅转业，全家跟着去了滕州（属于山东省枣庄市），舅舅转到工会，舅妈转到滕州党校做校长。几个弟弟考学的考学，转业的转业。W阿姨在文化宫图书馆帮忙，有时还卖卖电影票，那时她身体已经恢复到健康水平。但她的年龄已经到25岁了，在那个年代这算是“老姑娘”了，把家里人愁得不行。奶奶当时就去工会找工会主席介绍对象，后来就介绍了在部队工作的前夫。前夫家里很穷，就三间破房且单亲家庭，一听这情况舅舅舅妈都不同意。W阿姨想到之前介绍的那家人嫌她身体差不同意，而且自己已经快27岁了，人家都在笑话；

她想到之前介绍的也不少，但不是对方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愿意，好不容易有个彼此愿意的，这个也是部队的，于是就一时赌气决定接受。

舅妈给了20元，陪她买了一个棉袄面一个棉袄里子，W阿姨自己裁完，奶奶帮着装点棉花就做成了一个棉袄。因为跟舅妈赌气，W阿姨把棉袄一包就提前走了。前夫家距离W阿姨家35公里，那时她舍不得坐7毛钱的公交车，骑着自行车骑到半路躺到路边休息一阵，早晨出门下午两三点才到。那时还不兴结婚前住在夫家，W阿姨结婚前那几天就住在闺蜜当招待员的招待所。结婚那天，闺蜜给她买了一点红布，做了一个红褂子套在棉袄上，并叫来另一个少年时的玩伴，两人正儿八经地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就这样代替娘家人把她送到了夫家。那天娘家人生气一个都没来，结婚当天就招待了一桌。因为当初自己一意孤行，所以婚后W阿姨即使生气也不敢回去，说“都是自己憋着”。

婚后舅舅家让她迁出户口，就从城市户口变成了农业户口。1985年W阿姨30岁那年女儿出生了，1987年底儿子出生。儿子出生时已经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儿子的户口晚上了几年。这在当年属于违反计划生育，也影响到后来W阿姨的户口转到上海。公公在世时有个变压器厂，丈夫在工厂工作，W阿姨结婚后就不工作，在家带孩子，在菜园子种点菜，那时的生活还能达到温饱。1987年儿子出生那一年公公去世，之后丈夫放弃变压器厂由他弟弟打理，也不去厂里干活。农业户口的W阿姨靠着几分地养不活一家四口。她穷则思变，一开始决定做面粉生意。经过她的辛苦经营，1988年街道第一次评万元户，W阿姨家就是万元户。小县城里有的电器她家都有，夏天大家都去她家吹电扇看电视。

创业这几年W阿姨从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除了料理面粉厂，在家带孩子，喂猪喂鸡，打理菜园料理家务，孩子的毛衣外套都是亲手做的，鞋也是自己做的。然而刚过上好日子家里就出现了问题，她盖上新房准备踏实享受生活时才发现，前夫不仅把面粉厂输掉了，把面粉厂的信誉也都给败光了。W阿姨只好再白手起家，一点一点把欠的钱还完。

没有了面粉厂，W阿姨开始试着搞运输。前夫威胁W阿姨去娘家借钱买车。东拼西凑购买了车之后，前夫却一边运输一边喝酒，结果就是“今天闯到化肥厂，明天开到沟里上不来”。W阿姨找保险公司找主管好不容易把车弄出来，没多久前夫就开车撞上大卡车，差点把车报废。W阿姨抱着孩子往返交警队处理，出门前交代前夫不要多喝，在家

把猪喂好，家畜管好。结果当她回家时家里的门都开着，猪从猪圈跳出来，鸭也出来了，家里一团乱。车取回来后不久，前夫还背着W阿姨把车卖了。

后来W阿姨买了一辆客车努力维持家里生活，一切看似又步入正轨。1988年的某天W阿姨回了趟娘家，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家被人砸了，前夫因犯罪进了派出所，最后判了8年。还在看守所的时候他亲戚来劝说W阿姨给当事人磕头赔礼让人家撤诉，理由是她前夫还借着亲戚的钱，人要是进去了后续钱还不上可怎么办，自己的丈夫做出了这样的事，本身也是受害者的W阿姨只好去磕了头。这件事情给两个孩子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打砸声音之大让邻居以为什么东西爆炸了。从那以后孩子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

可是事情并没有随着前夫进监狱而结束。房子被砸了之后没了挡风遮雨的地方，舅妈和妈妈都建议她回滕州或者河南，大不了回去种地。W阿姨的妈妈在河南，年纪大了，W阿姨就把最小的弟弟接到身边一起生活。那时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弟弟需要她照顾。W阿姨哭了一晚，第二天去建筑队又向身边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借了钱，重新慢慢把三间房子盖了起来。

前夫进监狱的第四年，大约在1993年，W阿姨终于离成婚了，以孩子判给他为代价。离婚后W阿姨开始经营茶叶店。离婚官司时大家都了解到她的情况，愿意帮忙去她那儿买茶叶，因此她生意经营得很好，一直维系到前夫出狱。结果前夫出狱后撬开她装着房产证的盒子，偷偷把房卖了，跑了。W阿姨虽是当地的农村户口，但离婚后当地的土政策将她的土地也收走了。

2014年那年发生了很多事，那一年，由于身体原因，快60岁的W阿姨开始不在外面打工，W阿姨的现任丈夫退休了，她也第一次遭遇到了家暴。也是在那一年W阿姨的前夫生了重病，托人联系两个孩子想见一面。女儿没有回去见他。在女儿的记忆中这个人和她没有什么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个男人没有给她父亲的感觉。女儿印象中最后一次见父亲是自己高中时，两人果园里见到，彼此没有说话，从那以后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今天。

2. 现任

2002年女儿高考考到了广州，年底的时候46岁的W阿姨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W阿姨做过家政工，也做过便利店服务员。

2007年底W阿姨和现任丈夫在一起，现任比她小五岁，是残疾人，听力重度不足。他曾在运输公司做卸货工，公司倒闭后在工厂做工人，后领取低保和失业救助。W阿姨刚结婚的时候在外面打三份工，那时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大学。后来她经历了胆囊切除和胃切除手术，无法外出打工，两人才开始靠着丈夫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一开始W阿姨还能拿到一个月100多的最低生活保障，随着丈夫退休，退休工资超过上海最低工资，W阿姨每月的100多低保就被取消了。因为W阿姨不挣钱了，在家经常被丈夫精神虐待。

2012年女儿毕业到上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住在工人新村建筑面积不到28平方米的一室内。2000年新村改造工程中卫生间开始改为独用。这是W阿姨的丈夫第一次结婚时父母给准备的房子，已经有36年了。在W阿姨和丈夫在一起后才将房子的产权买下。在W阿姨的女儿看来，两人一开始的相处还可以，W阿姨的丈夫作为家庭一份子做着该做的事，比如承担家里的重活，还有在W阿姨女儿下班之后去公交站接她回家。直到2014年左右，他的心思渐渐不在这个家了。

2014年W阿姨的丈夫退休后，打牌赌博成为生活的重心，经常三五天的不回家。也是从那开始他对W阿姨从语言暴力上升为家暴。有一天，出门打麻将几天未归的丈夫终于回到家准备睡觉，W阿姨问他这几天去了哪里，为什么手机也关机，结果就被他暴打到需要去医院做面部修复手术。从此W阿姨不断遭受家庭暴力，往往因为一句话或者只是因为丈夫心情不好就被拽头发或掐脖子。

由于他们居住的工人新村厨房还是几家共享空间，这个始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享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W阿姨很多次。好几次当丈夫在家痛打她时，W阿姨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到门边，打开门，爬出去。邻居听到声音马上过来，只有这时她丈夫才会住手。

白天丈夫在家时W阿姨就会出门躲着他，等他出门打麻将W阿姨再回家，偶尔在家遇到也小心翼翼生怕莫名挨打。W阿姨在家里只要不做家务，哪怕只是用手机听听歌或者抱抱狗，或者由于晚上没睡好中午睡一会，都会让他烦躁，通过电视手机制造出很大的噪声来表达自己的烦躁。这个时候沉默往往是最好的保护，如果稍一还嘴就会遭到更猛烈的暴力。

3. 重回老家

这几年随着家庭暴力加剧和为家事折腾，W阿姨的心脏也越来越不好，本来就很差的身体雪上加霜。疫情期间，为避免同在一个屋檐下母亲无处可躲而暴力升级，女儿给她买了票回山东老家躲避一阵子。

那是W阿姨为数不多的轻松日子。一个人住在妹妹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和小姐妹去走走旗袍秀，走累了去菜场买些菜给自己下个面条。午睡后去看看自己儿时的小伙伴。心情舒畅时W阿姨写写日记，比较一下老家和上海的菜价，甚至快递服务态度。

4. 新村生活：从外来媳妇到社区志愿者

W阿姨和现任丈夫结婚以来，一直居住在工人新村。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平时她的生活圈就在新村。新村有两个睦邻点，W阿姨参加了其中一个友好睦邻点，每周四负责把大家聚在那儿互通一些信息，如最近的国家政策或是老人医保等新闻，或就是聊聊天。

W阿姨还兼任楼道志愿者。从小在大家庭中长大，W阿姨一直觉得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居有些事情能够及时互相帮助挺好的，所以她一直将邻居当成朋友对待。楼道里老年人们有时会一起出门，W阿姨和另一位阿姨负责安全，上下楼梯或上下车搀扶一下。作为志愿者的W阿姨平时还负责日常联系新村五位独居老人。邻里之间的互助友爱，让W阿姨更珍惜在工人新村的人际关系。



Y阿姨画像

1947年生人

首次受访日期：2018年7月9日



Z姐姐画像

1983年生人

首次受访日期：2018年7月9日

她的三次转折

Y阿姨，1944年出生于上海，今年78岁，搬到新村已经28年。姐妹有五个人，她是家里老大。爸爸是浙江人，那时家里靠爸爸工作养家，干部级每个月工资100多元。妈妈结婚前在纺织厂工作，结婚两年后才有了Y阿姨，爸爸很喜欢这个女儿，父女感情很深。Y阿姨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单位七点半上班，上班前一定要叫醒她，不然等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她就会哭。婚后Y阿姨的妈妈没有上班，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所以虽然Y阿姨是老大，但她并不像其他家里的长女一样需要学

做很多家务。那个年代家里的孩子都会去排队买菜，Y阿姨不喜欢也从没去过，她更喜欢在家里织毛线、打扫房间。

初中毕业后Y阿姨考上了半工半读的技校，读了半个月在例行体检时检查出肺结核，就停学了。18到24岁那些年她就在家养病。养病期间妈妈拿着发的券给Y阿姨买鱼肝油吃。在她养病那些年同学都结婚了，看着自己的同学都走上工作岗位并结婚了，Y阿姨一个人还在家没有工作，也是很郁闷。因为家里困难，爸妈就向街道里弄反映，于是20岁时街道安排她去居委会的图书馆工作，那时一个月20块。就这样慢慢和街道的人认识了，那时各单位到街道招工，后来她跟街道反映表示想要出去找工作。因为身体指标也都回归正常值，24岁那年街道招工，Y阿姨被分配到商店卖皮鞋，一直做到50岁退休。

1. 第一个转折：单位

24岁有了单位，是Y阿姨人生第一个转折。一开始是在柜台做营业员，一起进商店的另一个姑娘被调到了工厂，没人收钱时Y阿姨负责柜台收钱。收钱这块工作时间长，因为收完钱一定要把一天的账记好才能回家。怀孕之后因为收钱工作时间太长了，Y阿姨就继续在柜台卖皮鞋。她清晰地记得，刚做学徒时一个月工资17块8毛4，那时最好的女式皮鞋12块8毛，一般的猪皮鞋5块9毛多，人造革皮鞋6块，布鞋2块多。

商店营业额好了以后员工待遇也好，还给每个人发一双皮鞋。过年过节和商店有协作关系的单位送鸡、鸭、肉，还送水果。如果效益好，过年时会发一个火腿、两只鸡、一条鱼和一箱苹果，那时真是开心得不得了。有天发东西很多，Y阿姨打电话给丈夫让他打部出租车来接。每到过年发肉Y阿姨都会给一站之隔的娘家送去。单位平时有各种聚餐，还有各种旅游福利，Y阿姨有次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一个礼拜。

2. 第二个转折：丈夫

Y阿姨和丈夫是一见钟情。一开始上班后她并没打算结婚。身边同学和师傅给她介绍了不少，都被她拒绝了，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直到有一次去同学家，隔壁邻居介绍了一人，Y阿姨过去一看，两个人倒

成了。那时的相亲通常约会在介绍人家里，先是看一下对方，介绍人一般都会先去询问女方的意愿，于是先把Y阿姨叫出去问感觉如何，Y阿姨说可以，然后介绍人再询问男方意愿，男方也说可以，这时介绍人的任务和功能就完成了，两人就相约一道出去走走。1982年38岁的Y阿姨结婚，1983年女儿出生。

结婚后Y阿姨的工资每个月36元，负责给家里添东西，丈夫的工资每月有70多，负责买菜。每个月剩下的钱就一点点攒起来。结婚后怀孕五六个月左右进了医院保胎。生了孩子一百天后去上班，孩子放到妈妈家。每天晚上六点钟下班后Y阿姨乘公交车到娘家六点半，接上孩子到家七点。丈夫五点下班，在家里把米饭做好，摆在煤球炉上封上保温，然后出来接母女俩，通常各走到一半时相遇然后一起回家。Y阿姨回忆起这段时满脸温情。

1994年Y阿姨50岁那年退休。这之前一家三口住在厂里分的一间8平方米的二楼小房。小房子有两个窗户，其中一个还是对着垃圾桶。1995年厂里根据家庭人数增补，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15.7平方米的一室户。也是这一年Y阿姨的丈夫回家路上在家门口对面马路被撞。2000年Y阿姨丈夫查出肝癌，临去前两人用公积金将这个房子买了下来。

3. 第三个转折：母女

2002年丈夫去世后，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她们现在是街道的重点关怀对象。女儿毕业后只工作了一两个月就一直在家领取低保，因为查出中度贫血且有脑梗，而且女儿不喜欢社交，Y阿姨认为女儿毕业后出来打工对她造成了莫大的心理压力。Y阿姨身体一直不好，除了高血压还有心脏病。母女俩经常去社区医院，费用相对便宜很多。有一次Y阿姨带着女儿去看专家门诊，挂号费19元，检查费和药费500多元。那天她带着300元出门，本以为足够了。那次之后她们更多选择去社区医院。平时Y阿姨去医院只是开药，很少去检查。用她的话来说：“不检查也不会知道有什么毛病，要是检查一旦检查出来（毛病）怎么办？”

平时Y阿姨负责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和街道居委会沟通，身体好的时候去社区图书馆做志愿者。平时她走动最多的是居委会干部、楼组长和隔壁邻居。因为居委会干部了解很多国家关于贫困家庭的政策，逢年过节会来看Y阿姨母女并转交节假日补助。楼组长也是居住多年的

老邻居，平时发放优秀楼组的纪念品。隔壁邻居会裁剪，经常帮Y阿姨打个样，修个缝纫机。曾经和邻居一起去过迪士尼，因为门票太贵她们只在迪士尼小镇上逛了逛。更多时候母女俩在家做饭，看电视，Y阿姨攒了很多布料，闲暇时在家做衣服。直到2018年，她们家还没有手机。

生与死是Y阿姨眼中的大事。自从父母公婆和丈夫去世后，她觉得生活中都只是些日常小事，直到这次疫情。疫情初期的恐慌让更加足不出户的Y阿姨开始担心自己一直在家的女儿，她跟研究团队的老师们说，她担心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女儿能照顾好自己吗？每次想到这Y阿姨就忍不住数落女儿，每次女儿都和以前一样，默默地不说话。

Y阿姨的女儿Z姐姐1983年出生，也快40岁了。毕业后没多久就在家开始领取失业低保。这些钱Y阿姨都帮她存着。平时在家看看电视，睡睡觉，偶尔和表妹打电话，或和同学相约出去兜一兜。因为曾经痴迷于游戏和同学在游戏厅打游戏打得太忘我，被Y阿姨抓了个现行，从此以后Y阿姨努力将她和游戏隔离开。就像女儿刚上班没多久被人欺负后，Y阿姨就努力地将女儿和欺负者隔离开一样，Y阿姨对女儿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定义。比如：她有网瘾，她太老实上班容易被欺负，她身体不好，她就是笨。因为担心女儿，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是Y阿姨在替女儿做着大大小小的决定，甚至包括孑然一身的女儿该如何度过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



C阿姨画像

1969年生人

首次受访日期：2018年7月19日

她的前半生

C阿姨生于1969年，有一哥一姐，家境较为困难。她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母亲小学文化，没有正式工作，白天在外面做临时工，晚上回家做衣服，除了养育孩子们还需要照顾双方家里的老人。那时C阿姨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也不高，就是识些字不做文盲。小学三年级之前，C阿姨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的米饭少放些玉米、红薯粗粮，希望能吃一顿实实在在的白米饭。等又长大了一点，她的愿望就变成赶紧毕业，赶紧找个工作，挣工资减轻家里人的负担。

1. 从就业到创业

1980年代初，高中毕业生如果考上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而C阿姨读书的学校在厂区，师资一般，她的学校一年都不能考上一个大学生。虽然C阿姨很渴望能考上大学，但事实上希望渺茫。当父母问她是否要复读时，她决定不再给家里增添负担，选择去工厂当工人。她当时进的工厂虽小但效益不错，效益不错就意味着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休息日。那时C阿姨正处在一个“爱玩”的年纪，做了几年工人就不愿继续过辛苦枯燥的日子。她之后又转行做了几年营业员，愈发迷茫。当初的心态是希望早点工作去挣钱，然而钱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好挣。

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打工潮。在重庆待了24年的C阿姨决定跟着表弟（姨妈的儿子）一起出去打工寻找赚钱的机会。最初找到服务员的工作时她很有满足感。因为1980年代末C阿姨在家乡的工厂做工时，两班一个月收入70多元，如果加个中班一个月能赚到100多元。而在广西做服务员时一个月有300多元，偶尔还能出去消费。除了收入提高了，她也长了见识，胆子也大了。这样做了大约三年，C阿姨觉得不能再吃青春饭了，于是和另两位朋友合资，在靠近越南的一个叫东兴的地方开快餐店。随着改革开放，中越两地贸易欣欣向荣，一开始快餐店的生意很不错，C阿姨增加了不少收入。

1994年那一年在C阿姨的记忆中很特别，那一年有一段时间全国发大水（意指下大雨引起的水灾），广西也在天天下大雨，路上都没有人。那时正值朱镕基做国务院总理，打击走私，街上一下子变得非常萧条。这样她经营的快餐店就开始亏损，有一天店里只卖了5块钱。福建的合作伙伴最先撤走了，C阿姨继续坚持了半年后将店留给了柳州的合作伙人，然后去南宁投奔表姐，那年她29岁。这时候的C阿姨站在尴尬的人生十字路口：继续打工，人已不再年轻；继续做生意，却没有本钱。于是她跟着表姐有活接活，有忙帮忙，迷茫地过了一年多。

2. 从为父母还债到闪婚远离父母

1999年C阿姨30岁的时候妈妈跟她说回来吧。回到家后她发现家里一团乱，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哥哥下岗了，姐姐离婚了，父亲退休后想着借钱建厂解决一家人的困难，结果厂没买下来却把家里的老底搭了进去，还欠了外债。C阿姨找亲戚借了点钱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开了一个小店，卖炒菜卖面条送外卖。能干的她靠着这点小生意渐渐把家里欠的债还完了。

看着哥嫂之间的吵闹，姐姐离婚带着孩子的无助，加上之前恋爱的不顺，C阿姨对婚姻并没有什么信心。她觉得单身挺好的，并且自己经营小店的生活很踏实。已经30岁的C阿姨开这个店是为了给家人还债，她每个月自己只留50元的零用钱，当时是2000年了，但她心甘情愿。然而当她拼命为家里还债的时候，她发现兄嫂只要向父亲开口要钱父亲就拿钱给他们。而当债终于还完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向她催婚。面对家里这种重男轻女的情况，C阿姨试图反抗，结果是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

就在跟父亲生气那段时间，家里亲戚给C阿姨介绍了一位在上海的相亲对象，他就是后来C阿姨的丈夫。当时正在恼气的C阿姨想着要远离这个家，于是就赌气地跟相亲对象闪婚了。看到姐姐因婚姻不幸而痛苦，C阿姨当时就想要是结婚了一定不离婚。就这样在2001年，C阿姨31岁时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C阿姨眼中她的上海丈夫没什么文化，素质不高，做事却细致认真，可是脾气不好。闪婚两年后女儿都出生了，C阿姨经常在早上醒来时觉得自己在做梦，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实。

丈夫的坏脾气在婚后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人合开麻辣烫店，丈夫当着顾客的面打骂C阿姨。C阿姨实在忍受不了，准备离开他，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不让孩子像姐姐的孩子那么可怜，她决定无论怎样都要将这段婚姻坚持下去。

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已经80多岁的婆婆照顾，她和丈夫继续打理着麻辣烫店直到后来店铺拆迁。在那5年里C阿姨受够了丈夫暴躁的脾气，不想再和他一起开店了。她一开始想找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但由于户口一直在重庆，外地人身份在上海工作工资很低，只有1000多。考虑到孩子快上小学了，婆婆已经86岁，并且需要人照顾，超市超长上班时间让她无法兼顾家里活，她就放弃了到超市上班，决定去做钟点家政工。C阿姨托居委会给丈夫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很稳定但工资很低，不过丈夫则觉得稳定好，对此很满意。

3. 新村生活：从外来媳妇到家里顶梁柱

C阿姨开始成为夫家的顶梁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拼命折腾去赚钱”。哪家工资高就去哪家，或者多做一家多挣一点钱。对于一位以家政为工作的妇女来说，做钟点工的累“就是一天从睁眼开始，开始忙活家里面，然后就是一家接一家的家里面的事情，一天有时候要

做四家。晚上回来还是家里面的事情”。有几年C阿姨的工资是丈夫的好几倍，在经济上和家务中，早已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家庭决策上始终不占据话语权，她赚的钱全部要交给丈夫保管。

C阿姨曾为了攒钱买房而拼命打拼，她一直想努力搬离现在蜗居的工人新村中的小房子，希望房间大一点，每个人都能有一点私人空间。当初开店时想买房，丈夫说乡下（上海郊区）的房子不买；2000年初房价还便宜的时候，C阿姨想买下邻居三室一厅的房子，那时只要30几万，丈夫也不同意买。后来看着房价像乘电梯一样往上涨，C阿姨发现不管自己怎么拼命都不可能买得起期房了。C阿姨的丈夫是老观念，不敢去银行贷款，必定要自己存够钱才去买房，就这样拖拖拉拉到现在。C阿姨也提过趁着重庆房子便宜在重庆买一套，丈夫也不肯。

C阿姨从没想过要存私房钱，在她看来两个人挣的钱维持这个家已经是很勉强了，要是自己存了私房钱这个家怎么办？那时C阿姨的丈夫虽然收入很低但挺会省钱。刚结婚时还不兴网购，她丈夫会拿很多超市的广告纸比较商品价格。如果发现一家的酱油要便宜两毛，他就会宁可跑到很远的那家超市，只是因为可以省下两毛钱。她丈夫有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最不需要节省的就是时间。”为这句话夫妻俩有过争吵，但后来C阿姨放弃了，让丈夫以时间换优惠。两人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选择，丈夫选择拿着上海市最低工资舒服地做保安看大门，C阿姨看重钟点工时间够灵活，可以东家西家地跑多挣钱。C阿姨也想过和丈夫回去重新经营重庆那个店，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依旧不肯。

等夫妻俩回到工人新村开始祖孙三代的生活后，C阿姨接手了所有的家务活，开始家庭妇女的“买汰烧”和对老人孩子的照顾。大约女儿初中的那段时间，C阿姨也正值更年期，丈夫的不配合，身体的劳累，对现状的无可奈何，让C阿姨很焦虑甚至感觉自己都抑郁了。“那时走在路上时，一辆车过来我就想过来撞死自己吧，就是想死。”那阵子她觉得自己一生特别的悲催，做什么都不顺畅，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

紧接着C阿姨身体出现状况，心脏早搏得厉害。在身体心理的双重压力下，有一天C阿姨想通了，“不想再这么逼自己了，首先从一天做两家钟点工开始，然后也不再想买房的事了。”这样她一下子轻松下来，然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韧性，尝试打工，尝试开店，但是遇到挫折之后都放弃了，一次次的放弃就变成了

现在的自己。如果高中的时候能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考上了大学，如果开店出了问题想怎么解决，而不是直接放弃可能也就坚持下来了；如果不是和父亲赌气而是去解决问题，就不会不负责任地嫁到上海。前半生的“不负责任”让C阿姨觉得一定要对女儿负责。虽然她觉得自己的家庭是上海底层，但是心态放轻松之后就不难过了，无法改造丈夫的话她决定放弃改造。

4. 佛系妈妈

在放弃改造丈夫和反思了自己的前半生后，C阿姨觉得自己的经历是性格缺陷和受教育不足所导致，她对此释然了。她开始专心培养女儿，想让女儿好好念书成为知识分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希望女儿的后代可以成为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结婚前走南闯北的C阿姨在嫁到上海后很少出门，因为丈夫不爱出门，一开始自己又人生地不熟。有了孩子后她偶尔带孩子出门，而更多时候丈夫经常提醒她家里还有年迈的婆婆需要照顾。除了照顾婆婆，照顾家人，平时她的活动范围就是去邻居家做钟点工。

由于常年劳累身体不适，C阿姨服务的雇主已经从之前的四家减为现在的两家，其中一户L阿姨也是邻居。C阿姨更多用“照顾”来代替“钟点工”这个词，她照顾L阿姨已有10年。在她看来L阿姨和她之间不仅仅是雇佣关系，除了邻居她们已经是朋友。L阿姨的老伴也是位老革命，老夫妻一大家人在C阿姨女儿求学的路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这种不计回报的帮助让C阿姨很感动，她一直想着应该怎么报答这对老夫妻，而他们说不需要报答，只是相互帮助而已。这对老夫妻的无私帮助给C阿姨很大的鼓励和影响，她在做楼组长时也一直想着怎么样能尽力帮助别人。

L阿姨的老伴去世后，她的孩子一个月来看她一次。C阿姨每次都陪着她聊天，听她聊聊寂寞，也会跟她聊聊自己家的烦恼，彼此相互安慰。有时也会带着女儿在那儿安静地做作业。

C阿姨和女儿的感情很深。女儿在翻看妈妈的日记本时知道其实母亲已经后悔和父亲的那段婚姻，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发现怀孕有了她。女儿记得妈妈告诉她：“不要轻易出于什么目的就去结婚，或者为了逃避家人或者因为催婚。”这是她出自个人痛苦经历的肺腑之言。C阿姨的哥哥姐姐都有过离婚的经历，她丈夫经常很自豪地暗示：

就她没有离婚。在女儿看来这段婚姻能维系就是靠妈妈忍到今天的，而C阿姨虽然对丈夫有诸多不满，但还是经常宽慰女儿说，爸爸总是在尽他最大努力让女儿过得更好，哪怕是牙膏都是给女儿单独买，他们俩用的就是差的。只是丈夫习惯骂骂咧咧，让家人领情的方式让她们越发反感。

除了照顾日常生活，C阿姨尽其所能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环境。由于家里只有一个房间，固执任性的丈夫经常影响到女儿做作业。平时女儿去街道的社区图书馆看书做作业，有时也会去两站外的区图书馆。C阿姨常带女儿到居委会做作业，丈夫不在家时会带女儿出去吃些点心，把自己每个月不到200块的零花钱攒下来，在女儿高考前为她在家附近开了房间让她可以安静复习。

过去的2020年对C阿姨来说最难熬的不仅因为疫情，还有疫情中准备高考的女儿。女儿终于不负家人期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C阿姨也开始考虑回重庆看看年迈的父母。自上次赌气闪婚，中间偶尔回去过几次。最近一次回去还是在三年前，女儿中考结束在家代替C阿姨照顾奶奶，C阿姨才有时间抽空回家看望了父母。

看着家人发来的父母的照片，她想家了。



H姐姐画像

1968年生人

首次受访日期：2018年7月9日

她和她的上海生活

去年参加项目组“线上写作工作坊”时H姐姐积极性很高，但是第二次之后她便请了假。我们觉得很可惜，考虑到她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不忍心因为写作工作坊挤占她的时间，就没有坚持邀请。一年后的梅雨季节，我们坐在她家客厅聊到她那南北通透的小窗户时，才知道去年有一阵子因为一个关于旧房改造的政策落实不合理，她忙于东奔西走，实在无暇参与我们的工作坊。

那一天H姐姐邀请我们吃午饭，她先生从前一晚就在琢磨买些啥，一大早开始准备，中午时准备了满满一桌菜。H姐姐的大女儿很安静地吃完就进屋了，她先生做完最后一道菜上桌时习惯性地找大女儿，知道孩子已经吃过了之后，自己才放心地吃饭。

饭后，H姐姐一挥手不小心把饮料洒地上，两人一个拿抹布，一个出门拿拖把，很默契地收拾起来。他是H姐姐的第二任丈夫。

H姐姐1968年出生于江苏，家里兄弟姐妹六人排行老四。江苏对于教育向来重视，即便H姐姐家在农村，父母也全力支持孩子读书。高中毕业后H姐姐在考分竞争激烈的家乡上了一个大专。毕业后进了银行工作。工作后也曾想着要深造，一是刚工作时真的很忙，二是当时领导也没对他们有进一步深造的要求。渐渐就松懈了，也就没有想着再读书的事了。

H姐姐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2002年前夫和儿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2007年，经人介绍她带着大女儿再婚。丈夫大她六岁，家里兄弟四人。父母在世时兄弟感情并不太好，但还能勉强维系。父母都去世后因为房子问题兄弟之情分崩离析。他曾在某信息服务公司工作，后下岗。2009年大女儿开始上特殊学校，那一年小女儿出生。她所在单

位对她很照顾，有基本的生活和福利保障，直到后来她辞了工作跟随丈夫来到上海。今年小女儿考上一所很不错的中学，一家人都很开心。

1. 上海的房子

来到上海H姐姐首先面对的困难是房子。他们一家四口现在居住的工人新村24（居住面积）平方米的租赁房，建于“文革”时期。这是她婆婆留下来的居住权，房租为每月51元。社区环境相当一般，电瓶车和自行车经常不见，公共空间道路狭小以至无法容纳110和120等车通过。还有随处可见的乱扔垃圾和狗狗大小便问题。虽然如此，邻里关系却一直比较友好。

他们居住的房型还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新村的共享公共空间的模式。一个楼道里居住着两户人家，合用厨房卫生间，邻居进出需要经过她的家门口。平时日常虽然极不方便，H姐姐和邻居相处却很融洽。平时网购的快递到了，邻居看家里没人会帮着收下。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居住方式，共享生活空间越来越不被接受了。纪念建党百年期间为更好响应“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H姐姐居住的小区从去年开始落实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旧改政策。按照设想改造后，每户可以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这本是一个特别好的惠民政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改造后基本生活条件下降的情况。去年为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不想因为这么好的政策被一刀切落实，H姐姐反复和各部门沟通，未果。

来到上海后由于年龄、家庭和户口等种种原因，H姐姐成为家庭主妇。小女儿平时两点多放学，到了周五一点半就放学了，每天午饭过后她就得赶去接孩子。由于女儿就读的小学不仅离家近口碑也很好，也给H姐姐带来很大的便利。毕竟在上海，学区房往往成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投资。

2. 上海的户口

婆婆在世时考虑到孙女上学的问题，让他们尽快落户。由于丈夫兄弟的户口也在这个房子，有着很大的矛盾。因为落户的事情，婆婆去世后他们兄弟之间几乎不走动了。

H姐姐的大女儿1989年出生，是残疾人，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需要跟母亲生活在一起。H姐姐大女儿的户口一直没能迁过来，因为按照政策，不满足“未满十六周岁且未婚”的要求。户口不能迁过来，就意味着她的医保也没法迁过来，在上海看病等都无法享受到医保。H姐姐所在街道得知这个情况，持续跟进了四个月，还是无法解决大女儿户口的问题。

根据上海的政策，结婚10年后可以将在外地的户口迁到上海。2017年H姐姐在上海生活多年后，终于办好了她的上海户口。在2017年之前H姐姐曾想把在老家的社保转到上海，毕竟50岁退休后她的社保也需要转到上海。但是作为失业人口的H姐姐无法申请到上海的社保账户。后来她的上海社保账户开好，个人的自付部分被系统默认为已达到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这样一来H姐姐的家庭低保和许多生活津贴就被取消了。虽然无数次去反映他们的困难现状，但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政策要求的。

H姐姐娘家人都在老家，父母年迈，也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来帮忙带孩子，H姐姐丈夫的兄弟因为房子产权问题已经不再走动，真遇到需要紧急联系人时，H姐姐在上海都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亲戚。她有一次告诉女儿，真碰到特殊情况联系不到父母，就只能打110了。

3. 家庭的分工

落户之前，H姐姐的养老和社保关系一直未能转到上海，她在上海申请了大龄失业补贴，每个月1200元。退休后她的大龄失业金和低保取消了，拿到手的退休工资并没能改善家庭的经济情况。家里经济主要靠丈夫的低保和在外的兼职所得，有时全家的收入，算上各种补贴，能有四五千元。这还是丈夫在外兼职赚得比较多时，但还是入不敷出。他们的主要支出在饮食，“有时去店里买一次肉都得超六十元”。不断上涨的猪肉价格让H姐姐觉得压力很大。每个月在孩子饮食和服装支出上大约要花2000元。再扣除需要自行缴纳的社保，每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因为知道她的情况特殊，在江苏的兄弟姐妹分摊了照料父母的费用。

他们很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便跟对方说不需要帮助缴纳社保，还是没有单位愿意给他们提供稳定工作的机会。H姐姐负责买菜烧饭家务、辅导小女儿功课、照顾大女儿。不同于其他几位阿姨，H姐姐

不大愿意去菜市场，而更倾向于网上采购。去年疫情期间H姐姐带着孩子在江苏老家过年，因为哥哥单位通知才得知疫情的严重性，擅长网购的她通过不同平台购得高价口罩，才得以回到上海。

教育内卷化严重的上海，参加辅导班早已不是多年前的概念，即因为成绩差而需要补课，而是上海中产们对于孩子教育的标配。H姐姐很想让女儿去学而思等教育培训机构，也让孩子补习一下数学和外语。但是家庭情况实在不允许，平时她就给女儿做一些简单的辅导。社区文化中心是她经常带女儿去的地方，周末和节假日她会带着小女儿去社区活动中心，女儿喜欢在图书馆看历史故事的书。平时H姐姐还会参加社区活动中心的舞蹈班和合唱团。社区活动中心为H姐姐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有着众多的博物馆和文化场馆，平时H姐姐和丈夫带着小女儿，一家三口去逛博物馆。

H姐姐寄希望于女儿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跟上学校的进度和考试。今年女儿小学毕业面临着新政之后的摇号，结果摇到了一个所在区域最差的学校。幸好还有一条路，就是参加另一学校的面试，H姐姐用多年积累的业务能力帮女儿做了一份简历，加上女儿稳定的发挥，最终被录取。

4. 过日子

回顾H姐姐的前半生，关于前夫和儿子，大女儿的治疗，她都轻描淡写地带过。家庭的压力、房子带来的纷争她也随口而过。每天她都在认真地过日子。家里经济收入不高，就带孩子去社区文化中心看书，去博物馆看展。虽然带孩子的这些年，H姐姐觉得自己快要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和能力都在日复一日的繁琐家务中被一点点耗尽，更多时候觉得自己似乎除了带孩子已经不具备其他能力了。

作为家庭主妇，她也努力让自己的穿着更加端庄和舒适。她很少买护肤品，平时用得更多的是经济实惠的孩儿面。和家乡舒适的生活比起来，在上海的日子着实艰苦了些，但H姐姐接受她在上海的生活，与丈夫齐心协力，共同养育两个孩子。

空闲时间她喜欢玩玩手机看看书，更想的是出去旅游。但当下最艰难的问题是大女儿的户口。H姐姐担心当自己老了，女儿的户口还没能落在上海，这将给她的就医和照料带来极大的不便。

另一个让她焦虑的是补课班。吃完午饭我们正准备离开时，H姐姐的手机响起，是某著名培训学校的电话。H姐姐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到的电话，她没敢接，倒不是因为害怕是骗子，而是担心自己容易被这些培训学校营造的焦虑氛围所影响而冲动消费。她一方面意识到内卷化教育给家长带来的焦虑对孩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这种焦虑的影响，担心不参加补课的女儿可能跟不上义务教育的进度。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女儿。我们走了之后，H姐姐拿着自己写好的关于住房改建工程造成居民困扰的报告，只为给孩子一个基本的健康生活空间。

第三章 工人新村妇女日记

在本章中，我们在征得受访妇女同意后分享她们在疫情期间的日记，这是她们在2020年暑假期间参与由GenUrb上海研究团队为她们举办的28天疫情日记工作坊时写的日记。写作工作坊项目初期，团队准备将阿姨们的日记编辑成一本小册子送给她们。随着写作工作坊的继续，看着阿姨们从标准的日记模式转向放飞自我，我们也从最初的引导转变成了每周催更。她们不是不会写，只是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时间去写，可以去写。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自然应由她们自己来叙述和表达。

疫情写作工作坊本身并没有严格设定讨论话题，但参与者的分享话题都非常集中。共同的记忆让参与者们畅所欲言，每次讨论结束她们就会亲笔书写疫情日记，每日一更，记录亲身经历和当时的情绪。四周的线上工作坊的核心话题分别是“口罩”、“买菜”、“照料”和“放心”，阿姨们28天细致入微的记录让我们走进疫情期间她们的日常生活。口述历史和日记工作坊两种质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让我们跟基层妇女进行了互动的交流，从中发现新冠疫情加剧了所有人的生活困难，譬如在采购粮食和日用品上；然而，疫情也带来了一些正面的社会性发现，譬如工人新村特有的物理空间和居委会与居民之间所建立的互惠互助关系网。

H阿姨的日记

2020年6月14日 小雨 空气良 24—32度

由于疫情大家不能见面，谢谢叶博士安排的网课，使我们网上相聚！好开心啊！期待疫情过后，再相聚！

今天第一课，章老师要求用一个词表达当时的心情。然后课题是“口罩”，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医务工作者积极报名，奔赴“一线”。封城，封小区，为了大家的安全，志愿者们积极报名参加小区值班。要求居民进出小区出示出入证，要求尽量宅家，做好自身防护，勤洗手，外出一定要戴口罩。当时口罩成了热销品，要么一早到药店门口排队购口罩（发号购口罩，很难买到），要么网上购口罩，价格较贵，后来通过居委登记购买口罩，每户几只。大家纷纷讲了当时的经过……大家努力，有信心一定能战胜这场无硝烟战争。

章老师谢谢你！辛苦了！同时也要感谢徐同学妹妹！有你们真好！

2020年6月15日 阵雨 雷电黄色预警 23—28度

早上六点三刻左右天公不作美，哗啦啦地下起了大雨。上班族要冒着大雨去上班，七点半多仍下着大雨，小朋友们也该要上学了，幼儿园小朋友在家长撑伞陪同下到了校门口，有的家长开车送小朋友到校门口，老师和志愿者热情地撑着伞接小朋友进校（由于疫情家长不能进校，校门口没遮雨棚），接力考勤、测体温、洗手，然后进教室，这场面好温馨，使家长很感动。

2020年6月16日 阴 空气优 22—26度

15日，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目前，北京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进入战时状态！北京市所有社区（村）都采取三级应急响应，二级防控措施，一级工作状态。

北京进入非常时期，疫情不容乐观，要保持警惕，不能放松大意。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做好防护工作：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不能松懈，继续严防起来，定能战胜这场无硝烟的战争！

2020年6月17日 阴 空气良 25—32度

今天早上幼儿园门口值勤，多了一批大班小朋友，他们穿戴着统一的服装，由于疫情，很久没到校了，有的小朋友有点生疏。老师和志愿者的热情接待，使他们活跃起来了。今天是大班小朋友分批来园

拍毕业照，校园已做好了防护工作，使小朋友虽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能相互谈笑着。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好可爱啊！

校园做好了一切疫情防护工作，要给他们点赞！

2020年6月18日 多云 空气良 22—34度

要提倡文明养狗。

我们小区原有四扇大门进出，为了做好防控防疫，自2月12日中午起关闭了三扇大门，只开一扇大门。近日来发现了不文明现象，狗屎在通道拐弯处，一不小心就踩着。昨下午看见后，只能临时想办法盖张纸或盖片树叶，提醒过路者别踩着，今天又见狗屎，与一邻居把它处理后，配好84消毒液把地面冲洗干净，并向居委提出，贴张“告示”提倡文明养狗。

2020年6月19日 阴 空气优 21—27度

今天下午两点半是小区大门口志愿者值班，正好又是我们康复俱乐部上网课，为了使值班和网课两不误，在搭班的配合下，完成了健康讲座网课学习。

通过学习，受益匪浅！如何健康饮食，如何适当锻炼……要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健康第一！要开心快乐每一天！

2020年6月20日 小雨 空气良 21—24度

今天早上我先生晨练回家，拍下了几张照片给我看（原来今天天气较凉爽，他去关心家门口的梧桐树）。为了街道上的灯光，三年前的灯光秀工程把电线与灯固定在梧桐树的树干上，树是“有生命的”，由于树干的生长，固定在树干上的电线和灯要定期松绑，因疏忽了，树干紧绑后有很深的印子。先生拍下照片后，先向居委反映，再向有关部门（公共绿化）反映，望引起重视。

爱护绿化，人人有责！

2020年6月21日 阵雨 空气优 21—23度

今天的网课大家聊得很开心，畅所欲言讲了上周写日记的感想，“有压力和烦愁”。二位老师点评：有压力和烦愁可写入日记中，也可把经历的事情记下来。真情流露，感受写出来……谢谢老师的指教。

今天网课内容：购物（买菜）。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宅家！外出戴口罩，勤洗手等，做好自身防护。但是每天还得吃，还要吃得健康，吃得新鲜，要有营养。外孙在家还得翻花样。在疫情最严峻时，我俩2—3天外出购物一次，买啥菜？可真要动番脑筋！邻居叫我们网上买，但我俩还想到菜场去买，看到实体菜还可想个菜出来（当时虽然菜价有点贵，但是菜的品种也蛮多的）。

外出回家：换好鞋（放阳台上吹）→反复用洗手液洗手→脱掉口罩→换掉外套、裤（放阳台上吹）→再洗手液洗手后，整理所买东西（把外面塑料袋拆了）→再洗手液洗手。直到现在疫情稍好转，还保持着良好的习惯，防控防疫绝不能松懈。

疫情期间宅家，我们祖孙三人学做面包、油条、蛋糕……现在早餐豆沙包、素包等是“自产自销”的。最近又做了米饭卷。配料：胡萝卜丁、洋葱丁、香菇丁、猪肉末、葱花，泰国米饭，饺子皮。作料：蚝油，生抽，火锅料，胡椒粉。先在锅中倒点油，把猪肉末倒入翻炒至肉末变色，再倒入葱白，火锅料，一勺蚝油，适量胡椒粉，生抽，翻炒几分钟，倒入米饭，再加点熟玉米粒翻炒均匀，再倒入葱花备用，把饺子皮取出来，7—8张为一组，每张饺子皮上都涂上一层食油，一张一张叠起来，用手轻轻按扁，再把它擀成比原来大一倍的饺子皮，等锅中水开了，放入蒸格，蒸八分钟，趁热一张一张撕开，这样又薄又劲道。拿一张，放上一大勺馅料（像包春卷一样）在平底锅里，刷点油，把它放入，小火慢煎，煎2—3分钟翻一下，煎至两面金黄，香喷喷的香煎米饭卷做好了，配上一杯咖啡或豆浆，美美的早餐！

2020年6月22日 阴 空气优 24—26度

今天刚午睡起来，邻居独居老人在保姆带领下来找我。她说：依是我们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依是否可以经常到我家陪我聊聊，使我不觉得孤独。我几个孩子，有的心脏不好，有的大病，他们都有孙子、外孙要带，只有要求依了，或者依派个人经常到我家。

我真是哭笑不得，我知道独居老人孤独，但她由居委老年协会委派人一对一关心，她们有时也会电话或上门。我也有想法：一，老年协会委派人关心，我不能关心太多，不然委派的人有意见；二，我也是康复者，外面志愿者工作也蛮多。我与她讲：我有空会来关心你的，因为从6月2日起每天早上一个半小时要到幼儿园门口做志愿者，有时下岗后还有会议……从2月上旬疫情最严峻时，每周一次的志愿者大门口值班至今，有时还代人值班（我先生真的好，有他的支持，我才能做好志愿者工作）。下午只要有时间就抓紧午睡。我只好与独居老人讲：近一个月来每天早上幼儿园志愿者值班，还要疫情值班，有时还要开会，上网课，我觉得蛮累的，有时间就要抓紧休息。从7月1日起幼儿园放假，早上不用去值班了，有空我会来与你聊的，但你要我叫人陪你聊，一家也有一家事，我咋与人家说。

真是做人难，难做人。子女们家里有事不能陪，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家庭的事！你孤独难解，叫我们怎么说，经常陪你聊天，那也得有时间，咋办！！

2020年6月23日 阴 空气优 雷电黄色预警 24—26度

“我孤独，陪我聊聊”，独居老人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咋办？早上我打手机给老人的联系人，告知了独居老人的孤独，希望有人陪聊。她说，我平时也会打电话或上门探望。

下午康复俱乐部一年一次党员活动后，我直接到居委物业找了独居老人的联系人，该怎样把这事做好。她提出了看法：联系人平时也只能电话问问情况，有时间上门探望，现在每周一次小区大门口值班，就在老人家楼下，就上楼问问情况，老人有时提出的事，就打电话与她的子女联系，望能常来看看老人，只能这样。如要陪聊，有24小时保姆陪护，也可聊啊！可看看电视，眼睛不好，开着电视听听也可，这样可打发时间，电视机不开，怕影响眼睛，又不能看报，那是没事做了？不然也可以前后阳台走走，看看志愿者值班，小区人员进出……（有时下雨天，我也会站在窗前看外面，看看绿化，也欣赏欣赏自己家养的盆栽，听听雨水声……）这也可消磨时间。像我们这年纪在家，除了买汰烧，如不外出做志愿者，也是手机、电视机陪伴，有时外出散步，或在家练练字。要自找乐趣才能开心快乐每一天！只有这样才不觉得孤独。

2020年6月24日 多云 24—29度 暴雨蓝色预警

因疫情活动人数不能超过30人。今天下午在会议室（全称：大重病人关爱办公室）志愿者端午节活动，“2020粽香情”，由于疫情，大家很久没相聚了，今天欢聚在一起，吃着香蕉、酸奶、粽子，有聊不完的话，要谢谢领导组织了这次活动。

明天就是端午节，端午节的习俗为啥要吃粽子？每年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在这天人们会吃粽子，这都是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几千年前，屈原投入汨罗江自杀，为了不让江中的鱼吃屈原的尸体，人们包了很多粽子投入江中，所以就有了吃粽子这个习俗，在这天人们还会举行龙舟比赛等各项活动来纪念屈原……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可驱蚊蝇，净化空气，杀虫灭菌。洒雄黄酒，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020年6月25日 阴 空气良 23—25度

叮咚，叮咚，一早手机响个不停，今天是端午节，虽然不能相聚，但现代化工具就是好，只要在手机上发个微信或视频就能相互问候。端午安康，一句祝福，幸福相伴！

雨中的端午，充满着诗意。雄黄酒避病毒，蒿草艾叶保平安，愿我们百毒不侵，百病不沾，健康同行。

2020年6月26日 多云 空气良 24—30度

天气渐渐地热了，疫情内防反弹，外防输入，防控防疫绝不能放松。从2月上旬到现在，志愿者们轮换坚守着小区大门口。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要给予赞！

今天正逢我们值班，在岗位上，由于天气闷热觉得有点难受。但我们居委的J主任和W老师冒着闷热天，给居民送来了创建文明城区宣传品（盒装餐巾纸），每户一盒，看着他们满头大汗，居民们连声“谢谢！”。

这宣传品旨在倡导大家做文明上海人，楼道不堆物，文明养宠物，做文明出行人，不乱扔垃圾，不违反交通规则！

2020年6月27日 中雨 空气优 24—28度

滴嗒、滴嗒，雨下个不停，昨天居委送来的创造文明城区宣传品（盒装餐巾纸每户一盒），我们楼组共计21户，还有6户家里没人，上午敲了6户人家的门，只发了3户，下午5点敲门没人，6点半终于发了2户，还有一户儿子在医院陪老人住院，暂由我保管。

因为我是楼组长，居委布置的工作：发告知书、小礼品……都得挨家挨户楼上楼下地走，有几户人家都起码要走上三四次才能找到主人，但这是楼组长的工作，要做到不厌其烦，好比走楼梯在锻炼身体！并要关心楼组的安全和楼道整洁。

对新租户，我都会上门，关照我是楼组长，有事可找我，并希望大家配合楼组的整洁和安全，不要乱扔烟蒂，走道不要堆物，注意随手关上楼下总门，尤其是晚上回家，看到总门没关，随手把它关上，居住在楼组的居民都有安全感。

总的讲：为了楼组安全和整洁，居民基本上都能配合。

2020年6月28日 雨转阴 空气优 25—28度

今天已是第三课网课了，第一课“口罩”，第二课“购物（买菜）”，第三课“照顾”要介绍自己，疫情开始后被别人照顾了。（要求写家人，不能写别人。）

经过老师的指教和点评，有了很大的进步。

要学会爱自己，待自己好一点，因为只有身体是自己的，要为自己而活。

我家是特殊家庭，在最危困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关心，经外孙老师介绍了市心理门诊志愿者医生，心理疏导后，我们渐渐走了出来，要正确面对现实，要好好活着。

同事们关心，邀请我们参加各项活动：旅游，卡拉OK，街道唱歌班……先生报名参加区老年大学唱歌班，我参加了康复俱乐部，俱乐部的兄弟姐妹们都很阳光，根本看不出是病人，在这大家庭里大家相亲相爱。身体渐渐康复了，该要回报社会，参加各项志愿者服务。

本人喜欢穿着，认为这不但是对人尊重，而且觉得人精神，也很开心！要对自己好一点，要吃啥就吃点，吃得下对身体好！本人喜欢穿艳丽点的衣服，喜欢的就买件穿穿，我先生很支持我，基本上都会陪着一起逛街，只要开心。

我有今天，要感谢家人的关心和照顾。夫妻间要互敬互爱！把外孙培养成对社会有用之人！

2020年6月29日 大雨转阴 22—28度 大风蓝色预警

湿嗒嗒的黄梅天，这几天雨下个不停，尤其是昨天早上和今天早上，正逢上班和小朋友上学高峰，雨越下越大。在幼儿园门口的老师、志愿者、保安坚守着岗位，要注意幼儿园周边的情况，保证小朋友的安全。

小朋友到园门口由老师、志愿者马上撑着伞一个个接进校，然后交给刷卡机前的老师，老师撑着伞把小朋友交卫生老师测体温，由管洗手老师撑着伞让小朋友洗手，卫生老师晨检，进教室。为了不让小朋友淋到雨，用这接力的方式把小朋友接进幼儿园。家长们看了连声说“谢谢！谢谢”！再看看那么大的雨中坚守岗位的人，裤子、鞋子都湿透了，但是脸上还是露着微笑。

2020年6月30日 晴 轻度污染 23—30度

太阳公公露出了笑脸，幼儿园今天是最后一天上课了，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从去年9月份起就在幼儿园门口做义务监督员，和护校保安注意着学校周边的情况，关心着小朋友的安全。这学期由于疫情6月2日刚开学，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我们各自坚守岗位，关心着小朋友安全！

一个月每天早上到幼儿园值勤，说不累是不可能的，但看到天真活泼的小朋友说一声“宝贝，早上好！”，小朋友回答“早上好！”，太可爱了，我喜欢小朋友，就坚持到放假。

但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人误以为有报酬，要包给一人做。天呀！什么叫志愿者？先想着要报酬去做志愿者，肯定做不好！告诉你们，上学期志愿者服务，到快结束时有关部门委托居委发了几只口罩（那时还没有疫情），这学期疫情还没结束，口罩还是我自备的。居委知

道有人误解，解释说：纯义务的！特意再问有关部门，回答没有口罩。

真的，我是康复病人，因为我家离幼儿园近，居委与我商量，我乐意接受，没人替换，我也乐意。给人误解实在不好受，但这学期我也坚持下来了。

今天值班结束后，我与居委领导也谈了看法：我是康复病人，下学期有谁愿意就让他们去做，如没报酬，不愿每天值勤，（有人替换）我才乐意接受。

2020年7月1日 多云 空气优 23—29度

最近在手机里看了一个小视频：洗衣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洗衣机用久了，其实也要清洗的，不然里面的陈积污垢多了，会成为皮肤病和妇科病的隐患。

今天和先生两人根据小视频免拆清洁洗衣机的窍门，清洗了洗衣机：准备一个面盆，放一块干净的毛巾，倒上白醋，让白醋充分浸湿毛巾，然后把毛巾丢到洗衣机里面，开启脱水模式，当洗衣机在脱水甩干的过程中，白醋可以均匀喷洒在洗衣机内胆里面，脱完水后，静置半小时让白醋起到软化污垢和消毒杀菌的效果；再打开洗衣机，取出毛巾，倒入100克左右小苏打，洗衣机调最高水位，小苏打去污效果非常强，水放满后，运转5分钟，再静置半小时，然后开启脱水模式，如果洗衣机非常脏，排出的水有很多黑色杂质，再放水重复一遍，洗衣机就变得非常干净了。

这次清洗以后，还会定期清洗洗衣机。

2020年7月2日 小雨 空气优 暴雨蓝色预警 23—26度

我是康复病人，自参加康复俱乐部后，在这大家庭的“家长”带领下，很温馨，很阳光。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如知道有人身体不适，除“家长”关心外，兄弟姐妹也会相互关心。

今天与小姐妹约好去探望手术后的志愿者小妹（这是她七年后又一次手术），安慰她要正确对待，安心养病，养好身体再一起去志愿

者服务。在“家长”、兄弟姐妹们上门探望和微信安慰后，她表示：一定会振作起来，正确对待，养好身体，继续做志愿者！

康复俱乐部就是一个温馨的家，使大家能发扬正能量，开心快乐每一天！

2020年7月3日 多云 空气优 23—30度

居委下午召开（小区的）志愿者会议。因我们这里没门卫，有4扇大门进出。2月上旬疫情严重，为了做好防控防疫工作，本小区自2月12日中午起关了3扇大门，留1扇大门进出，居委派了志愿者值守，一天4班，每班2人，坚持到如今。现疫情虽有好转，但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绝不能松懈。街道凡有门卫的小区志愿者基本撤了，像我们没设门卫的小区约还有三四个，志愿者仍坚守着。居委决定每天2班，每班1人值守，由我们小区的志愿者和居民自愿报名参加值班，并每小时有一定的津贴。会上有人开始报名，会后我与居委领导讲了：这次反正是自愿报名并有津贴，我就不参加了，自2月上旬疫情严峻，要求党员志愿者报名参加值班至今，加上6月份一个月每天早上幼儿园一个半小时的志愿者巡值……人觉得较累，我又是康复病人。现在既然值班有津贴，那我就退出吧！（如仍是志愿者值班，是志愿，那我是不会退出的，再累也得上。）领导说，这是自愿的，可以的！该好好休息了。

明天我是最后一岗，7月6日起值班有新的排班。会配合居委工作，虽然不参加值班，但会关心小区的情况。愿一切都好！

2020年7月4日 阴 空气优 23—27度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志愿者值班了，从7月6日起将是有偿自愿值班了。

虽然是最后一次，但仍要认真完成任务，对外来返沪人员要测体温、检查健康码、登记信息等，今天下午值班有三人从宁波、杭州、温州来，都很配合，然后把信息登记表拍下后及时传居委。外来人员进小区都给测体温，都很配合。还在小区内巡逻，一切正常。时间到了该下岗了，这次是正式下岗了。人虽下岗了，但还会配合居委工作并常关心小区及楼组的安全等。

2020年7月5日 小雨 空气优 暴雨蓝色预警 23—26度

今天是最后一次线上课，首先要感谢两位老师，你们辛苦了！在你们的指教下，我们重新拿起笔，开动脑筋，留意着每天的事，写日记。要感谢徐同学妹妹拉群等工作，使我们能准时上课……

今天的上课内容是“安心、放心”，疫情刚开始暴发时，的确是很担心！当疫情严峻时，居委要求党员同志报名参加防疫志愿者值守，“我是党员我先行，我是党员我奉献”。没考虑个人得失和家里人的安全，我是康复病人也报名参加了小区志愿者值守。（要感谢先生的支持。）

刚出来志愿者值守时，自己只戴了一只口罩，没有任何防疫措施，后来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害怕。尤其是小区第一天封门，从中午11点半一直忙到5点多（原要求11点半到1点半），给返沪人员登记，测体温，发通行证……总算平安过来了。

当武汉疫情好转，中学生5月18日恢复线下上课，6月2日小学和幼儿园恢复上课，就可以放心了，但防疫工作还不能松懈。

7月6日起自愿报名值班并是有偿的，我们从2月上旬志愿者值守到今，就退出了。虽然退出了志愿者值班，还会配合居委工作，关心小区的情况。

由于疫情后外孙不能住校，我俩要做好外孙的后勤工作，只有身体棒棒哒，才能学习好！相信他是最棒的。

2020年7月6日 大雨 空气优 雷电黄色预警 24—26度

昨夜下起了雨，到早上仍下着。正逢上班和学生上课，雨越下越大。趁今天不能外出，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整理了从6月14日至今的日记并抄写下来。（因为原日记是打字直接发到群里。）

首先要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和指教，以及徐同学的工作。

整理近三周的日记，觉得蛮有意思，看每天的日记能回想起当天的有趣事。如：老师给我们线上上课的每节内容，在幼儿园值勤下大雨时用接力的方式接小朋友进校园……写日记真好，再次感谢老师的

指教，使几十年没拿起笔写日记的我，重新动脑筋，每天写日记了。还要坚持写一周，一定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2020年7月7日 阴 空气良 25—32度

在疫情最严峻时，宅家，尽量少出门。除了每周一次的志愿者值班，在家我们学做蛋糕、面包、油条……练写硬笔字和毛笔字，这也可养心。

随着疫情渐渐好转，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绝不松懈。但活动也有所增加：康复俱乐部线上健康讲座，舒缓志愿者线上培训，党员“四史”讲座，幼儿园值勤……就有一段时间没练写字了。最近两个志愿者值班暂停了（疫情志愿者值班、幼儿园值班），今天又拿起了硬笔和毛笔，因有段时间没写，有点生疏了。这告诉我一个道理，“贵”在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把事情做好。

2020年7月8日 多云 空气优 25—30度

空调用后也要经常清洗和消毒。光清洗网罩上的灰只是一部分。

今天午饭后，先生开始清洗空调，先拆下网罩清洗，然后用大、小刷子很小心地把里面的灰刷出来，再用皂水擦，用清水擦干净后，喷洒空调消毒剂。

别看平时外机擦得干净，经常清洗网罩，今天刷出了许多黑黑的灰，可想平时吹出的风是多么的脏。今后该定时清洗（不把里面脏东西刷干净，光靠喷洒空调消毒剂，作用不大），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清洗终于刷干净了，但让它吹吹干再用吧！

先生辛苦了！我只能在旁看着，你爬高我注意着你的安全，最后先生把场地清扫干净。谢谢了先生！快休息吧！

2020年7月9日 雨转阴 空气优 25—28度

今天外孙考好试休息，我们都可以睡个懒觉了。

吃好早饭，先生说，今天把大房间的空调也清洗一下。我说，今天没下雨，温度还舒适，咖啡只能喝一星期的量了，我到百联西郊联华超市去购物吧！

刚下车，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幸好带着雨伞，走的路不多）。因疫情久违了联华超市。一进超市商品琳琅满目，直接走到咖啡区域，没见营业员，问对面卖床上用品的营业员，告诉我，卖咖啡的营业员每周五六在，咖啡经常搞促销，等营业员在再买合算。营业员小妹的一番话，使我取消了今天的购买，连声说“谢谢”！既然到大超市了，就兜兜吧！哇！很多商品都在打折促销：清风原木纯品卷筒纸，原价40多元，促销价27元9角。青脚母鸡，原价每斤31元8角，促销价每斤23元8角……真的只要有钱，要啥有啥。我选择性地购买了一些东西，可以说满载而归吧！

2020年7月10日 阴 空气优 雷电黄色预警 24—28度

今天上午通知志愿者十点到会议室集中，为庆祝区康复俱乐部30周年，笑脸收集活动。志愿者们都提前到达了会议室，大家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有聊不完的话。

当笑脸收集活动开始，个个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笑得那么的甜，那么的开心！看！多阳光啊！

接下来互动，“让爱动起来”，多么的认真。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该回家吃午饭了。

2020年7月11日 阴 空气优 24—28度

今天吃好早饭后，站在窗前往下瞭望，只见清扫小区的阿姨戴着口罩，穿着长袖，头戴太阳帽，双手戴着手套在清扫弄堂。这几天气温还不算高，有时还会下雨，但见阿姨的衣服已有点湿了。突然只听到“嘣”的一声，不知前面楼组的谁，从楼上丢下一袋垃圾在花坛里，这人真缺德，不文明，居委在楼道也张贴过“七不规范”宣传，其中一条不乱扔垃圾，这点都做不到，怎么争做文明市民？

希望大家遵守“七不规范”，从我做起：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争创文明小区。

W阿姨的日记

2020年6月14日 星期日 晴

期待已久的“第三届活动会”终于在今天上午9时整顺利在线召开，首先感谢我们叶子婷老师为这次活动所搭建的平台与组织号召。

感谢徐洁老师的技术支持和网络操作帮助。

更要感谢章羽老师为我们作的开班教学演讲和下一步的写作指导。

虽然因“疫情”原因造成此次活动不能在上海场地进行，但能在网相见，也还是兴奋不已和无比激动，相见时的心情可谓难以言表，只有泪如涌泉！然而老师们的演讲和同学们的踊跃发言，浓浓的活动氛围深深地感染着我，便很快加入到积极发言和大家一块热烈讨论的行列之中。

10时10分许，大家在画面中依依不舍挥手暂别，期待着下周再见！

2020年6月15日 星期一 雨转晴

上午随车去一乡镇拜见一位朋友，近一小时的路程才到达她家，而她却已早早在大门外迎候。

到屋坐定寒暄一番，话锋便转入儿女闲谈。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从小要读书学习，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发展，早些年已成家立业，有一女已上小学，房车票子俱全。事业蒸蒸日上，如沐阳光。

而小儿子则从小娇生惯养，不肯读书向上，现虽也成家有一双儿女，但生活过得有些动荡，不固定的职业收入无常！

朋友老两口只有为小儿家的生活及买房助阵帮忙。

她最后讲：“小儿早后悔小时候没好好读书，现如今才混成这样！”

我接过话茬道：“这就是‘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下场。”到此时我也深切感悟到……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雨

我已有几日没外出买东西了！家中实在是无一点蔬菜可食，无奈就撑伞冒雨到超市买菜去呗，到后才发现菜价比几天前贵了许多。

原因是（老家的）这个地区已有两个多月没下雨了，夏季小麦大部分都因干旱死掉，农民不得已只好早早收割完毕，大面积收成不佳而减产。农户种的各种蔬菜也因天干地旱无水可灌溉，有的枯黄或干死！

再者近日全国多处都是阴雨天气，雨下个不停！外地蔬菜也进不来多少，造成菜价抬高。所以只能理解，接受！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 雨

接连几天昼夜不停地下雨，人憋在屋内闷得实在难受至极，上午9点以后，雨稍停，太阳时隐时现，露出微弱亮光，趁此机会下楼到小区活动场地走走，活动一下腿脚。

这时已有几位大姐（这儿阿姨妈妈们都称呼大姐）带着孙辈们，也出来呼吸一下雨后新鲜空气。

在活动的人群中，我看到有位先生用轮椅推着一位女士缓缓走来，当我看清楚坐在轮椅上的人全貌时，感觉似曾相识，但又一下难叫出名字，我俩四目相望并手指对方，思索片刻，还是我先喊出了她的小名，“李小六，你认识我吗？”她语音有点含糊不清地讲道：“你像谁谁，我弄不准……”摇头，嗯！自我介绍吧，我是……

她就是我儿时的玩伴和同学，在老家还是好邻居，我们已有50多年没见过面了，现在都已白发苍苍一副老年面相，而且她在9年前中风病倒，经及时抢救与治疗才有今日时光！现在只有靠老公精心伺候和相伴。两女一儿都在外地发展打拼自己的事业，虽一切生活条件优越（夫妻俩住三房两厅两卫），但现在身体状况如此这般又能如何呢！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晴

几日的阴雨天气终于结束，久违的太阳公公一大早露出了笑脸，喜迎大家走出家门，上班一族高高兴兴去单位，各就各位开始了一天

繁忙的工作。

留在家中的退休老人们各自力所能及地忙碌着家务！

这个小县城的各项设施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于上海十年！

就拿快递行业来讲，在小区根本看不到快递员的身影，即使你在网上购物了，快件到达也是集中到快递超市自己去取，这一大片几条街设一个快递超市，有你快件到了，分投员就打电话通知你。

我也经常有邮件到达，每次去取件都很麻烦，需扫二维码，还叫你绑定支付宝，我就纳闷了，取个快递也如此这般折腾人吗！

今天上午正洗衣服，电话铃声响起，是通知去店里取件，赶忙洗完晒好衣服，前往店面所在地去取件。一进门店员又让我扫码后才给取，我讲道：“俺们老年人没开通支付宝，无法扫码。”

她就很生气大声讲：“人老了还网购东西干啥……”边哄孩边和我嚷嚷。真不愿和这无知人多费口舌，就打开手机，找到我的快递单号，报与她听，上次叫报后四位号，今天我报四位她又说要六位，还叫我再报电话号码，分明是在给我找茬。此时，我也就顺口说句：“如果是在上海，你这样的服务方式和态度，早被人投诉了。”她还大言不惭地怼我，“去投诉我呀！谁去听你的！”

取完件心中暗想，这里人的思想和言行态度不端正，办事方法及效率和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多么希望他们快马加鞭追赶南方。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阴天

早上去河边湿地公园活动，看到活动场地上几个阿姨妈妈穿得很漂亮，一字整齐排开，踏着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很优雅地在练习走T台。其他多个场地也都有人在跳各种舞蹈，我只是走近驻足观看三两分钟便走开，从没有想去加入，唯有到走秀场地那块地方，就不由站在那里看得走不开了！看了足有20分钟时光，真有一种想加入尝试的冲动。

今天是初见，对我有无可阻挡的吸引力！明天再路过时，我决定大胆去问一声：“美女姐妹们，大家早上好？请问这儿谁是负责人，

要不要收新学员呀！”

提醒自己记住！明天开始健身去啦。

2020年6月20日 星期六 阴雨

走秀活动练习从今早正式开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热情，给予耐心指导和示范传授。一个小时的练习，稍有小感觉，能听懂舞步的音乐，却还是走不好，把握不住身体的平衡，不是左摇就是右歪，累出大汗也学不来老师的走法和动作！但有信心，一定坚持下去，有志者事竟成。

听张老师讲：需让我去买双适应走T台步的高跟鞋穿（我去穿的是平底鞋），踏出脚步才有感觉和姿态。

晨练结束！

那就上午去买鞋呗，到店里买完鞋出来又嫌鞋跟高，还得去找修鞋师傅给截去一节吧！

就这样一上午买鞋，修鞋，忙到中午带回来仔细一看，修鞋师傅真奇葩，竟然一只跟截去得多，另一只截去得少，穿上走起路来好像“铁拐李”，咳！这让我明天早上怎么穿呢？罢！

吃完午饭再继续去找修鞋的……

这真是“劳民伤财自找罪受”！

2020年6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真的累残了！没机会写，明天继续。

2020年6月22日 星期一 雨

从昨晚八时开始，雨一直下个不停。吃完早饭，望望窗外的天空，心想雨一时半会儿没停下来意思，一不能去外边走走，二也无需去购物，在屋也无所适从，干脆撑伞去串门吧！到邻居家看看我的小闺蜜去，有几天没去看她了。

我现在住A号楼，而她家住B号楼，距离很近，下楼跨上几步就到她家楼梯口，雨水也淋不透我的。当我走上楼梯台阶，快到四楼拐弯处，就见她又在四楼至五楼台阶上站着，双手紧扶栏杆，一步一步慢慢学着上下楼梯。我快走两步上前想搀扶她，她拒绝我伸出的双手说：“别扶我，多锻炼学会自己能下楼。”虽讲得伊哩哇啦不是很清楚，但我能听懂她讲的每一句话，可能这就是母语相通的关系吧。

她看到我到来，又兴奋不已，我安慰：“别太激动，咱到门口慢慢坐下好吗？”她说：“中，中啊！”这时她老伴在屋里听见我俩的讲话，也走出来说：“请进屋坐吧，她也练得时间不短了！”我看她也确实有些累了，满头大汗，就搀扶着她一起进屋休息聊天去。

据先生介绍，基层干部工作很忙，三个孩子都是他妻子自己带大，年轻时很是辛苦！可等孩子们都大了，该享天伦之乐时，她却病倒了！如果她没得这病的话，那两人退休后的生活该是多么的美好与幸福！

言语中带着许多惜护与心痛，眼神一直望着妻子的脸庞。

聊天间，让我参观了一下屋内设施，三室二厅二卫的房子，装修尚好，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面家具都擦拭得干净如新，这个家的室内面貌，反映出男主人的素质和教养水平以及对生活的热爱程度。更爱他的妻子，妻已大病快十年了，但伺候还如一日一般，虽自己也已近七旬，还是每天早起晚休，细心照顾，呵护有加。

当谈到二人的生活开支问题时，先生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都是儿子每月按时往卡上打钱，生活没问题。”“而且儿女们都很孝顺，经常不断给钱买物。”

大家听一听，看一看！有高素质的老子，就有孝顺的儿子。

暂别时，她仍恋恋不舍，说啥都不让我走，我对她讲：“你在家要听老公的话，坚持锻炼身体，按时吃药，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她答应：“好！再来别带东西，你再送我就不高兴了。”我答应她：“不送了好吧，你也别再站起了，拜拜！”速速下楼去。

我为小六子有这样幸福的家庭和儿女而感到欣慰，更祝愿她身体早日健康起来！语言能流畅点，我们还像儿时一般，打打闹闹，说说

笑笑，无忧无虑共享明天的阳光。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一 晴

下午去体育广场走走，因近日肩膀疼，去健身器材上拉一拉胳膊。

在我旁边也健身锻炼的一位大姐，边锻炼身体边哄着带来的三个孙子，每个小孩之间相隔一两岁的样子。

我心想，乡下的年轻人真勤劳，能吃苦头，三个四个娃都愿生养，一线城市生一个都叫苦连天，大多女士都不愿再生二胎，一个娃六个大人忙着团团转，这儿都是一群娃照样吃饭穿衣壮如小牛犊！什么原因？生活条件和环境造成的。

回想我（怀胎时）的种种坎坷，真可谓“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多要一个孩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孕期吓得东躲西藏，生完开会点名批评又罚款！

看眼前这儿的年轻人，都养这么多小孩子，不敢想象，是福是祸待看将来。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晴

天气晴朗，清晨去河边广场练练走T台吧！

六点刚过，爱起早运动的人们已三五成群开始了自己的团队锻炼，有跳交谊舞的，还有一大帮跳广场舞的，音乐响彻云霄，年轻点的阿姨们跳得欢快开心。

当走近我们团队活动地方时，老师早已打开音响，正自己先踏着舞步练习着呢！

不多时，学员们陆陆续续到来，排成一字形，在老师的指导带领下，大家都练起来。看着别人走起来都轻松自然，像模像样，就我不行，平衡很难把握，一踏舞步就东歪西斜，怎么也走不直！

半个小时下来，已是大汗淋漓，顺脸直流，嘚！本身就是身体不好，来此休养呢，再累出心脏病，可就得不偿失！

这时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叫我快别练了，天气也热了，快回去休息吧，千万别太累着了！

有时，我也恨我自己，恨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瞎长一个大块头，干起活来都显得有气无力，气喘吁吁的！只有打道回府，在家喝茶休息吧。

2020年6月25日 星期四 晴

不知不觉，端午节到了，南方过端午节是吃粽子，门口插上一把艾草，而北方的习俗就有所不同了！早上煮上一锅鸡蛋和大蒜头，再放上两大棵艾草一块煮，把鸡蛋煮熟捞出时蛋皮都是绿色的，鸡蛋吃起来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记得我们小时家家户户一大早要炸好大一筐油条，供全家人食用。

今早我也煮上两个鸡蛋，加上两头大蒜，没买来艾草，也就免了！然后上街去买油条，跑了两道街，今天油条店铺生意都是非常火爆，每到一处，买油条的队伍排得就像条长龙，大太阳下人们都晒得汗流浹背。

我心想，人家人口多都需称上三五斤的（油条论斤卖，5元一斤），值当这样排队等，反正我一个人也买不了多少，更不急等着吃，索性找个风凉地方坐下等吧！

上午9点左右，轻松买好回家吃端午节的早餐。

2020年6月26日 星期五 晴

今天虽最高气温才32度，但骄阳似火，天空无一丝风吹过，人走在马路上，体感既闷又热！心脏感到难受！

9时左右晨练回来，即使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也不愿出门再买。

打开放菜的橱门看看，还好有个小青萝卜。中午肉丝炒青萝卜条，再下一把挂面，就成了挺好的一顿捞面条（本地常用午餐），既简单省事又营养，美食一餐，吃好饭打开空调午休！什么事无需做，

也不去考虑任何烦心的事，养好这百十来斤的小身板，再想明天的美好生活吧！

晚饭更好做，煮碗粥喝吧，容易消化！还有中午没吃完的菜，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打发了，知足常乐嘛！

2020年6月27日 星期六 雨

雨从黎明到傍晚下个不停，在家无事可做，把室内整理擦洗一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情倍感开朗。

忙完拿起手机翻阅。

无意中打开女儿发的朋友圈，眼光定格在一组照片上，那是×年×月×日我60岁生日的组图，有本人单独怀抱儿媳妇送的一大束鲜花照，还有自制生日筵席，切蛋糕，儿子的大红包，等等！不由得心生联想，也不枉我数年辛苦劳作，对一双儿女严格要求，克勤克俭、严于律己的教育，如今他们都已事业小有成就，上知孝老，下知爱小，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幸福和睦又美满。

女儿在组图下方还有一段平日里从未讲过的话，“我爱不爱你，这不是个问题，欠你个许久的表白，妈妈：我爱你！生日快乐！健康久久。”

几年后的此时此刻看到这一切，还同样禁不住热泪夺眶出！

既是幸福的泪，还是心酸的泪！五味杂陈。

2020年6月28日 星期日

今晚有聚餐，不知啥时结束，暂无空写日记，明天继续，谢谢！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天气很热，太阳把人晒得流油。下午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一早在网上订了一件旗袍，价格倒很便宜，商家发货也很快，因发货地在本省内，今天下午一点多就收到快递取件超市发件员

的电话通知，我兴奋得午觉都没睡，慌忙起身下楼，顶着烈日去取件。回家打开一看傻眼了，我明明购买紫色的，怎么商家给发了件黑色的，本来买这件衣服是准备近日去亲戚家喝喜酒穿的，可偏偏给错发成黑色的，这不是骂人找晦气吗？让人气愤！

联系商家交涉此事，却让我自付快递费退货换货，本就看到衣服不开心，又和商家协商无果，落得我又热又累白忙活一下午，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心中难免有点郁闷。

哎！以后还是去实体店购物吧！能真真切切看到实物啊！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晴转雨

今天午休起来后，去一位好友家串门玩，在闲聊中得知我们小时的玩伴Y，近日可能从（外地）回来探亲。当得知这一消息，马上问好友要了电话号码，及时和远方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听到她亲口说，等儿媳妇学校放假，订好机票，就告诉我们确切到来时间，好是欢欣鼓舞兴奋一阵子。儿时的同学和好朋友们都将回来相聚了！

回想起儿时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的情景，真是感觉又回到青春年少的年代，时光倒流，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一个个都是那么漂亮的小姑娘，天真无邪，活泼开朗多可爱，既聪明伶俐又勤劳能干，在小学上学时都还是班级的优秀生，真的是好想她们啊，更想回那个年代！

最遗憾的是另一位一道玩的小同学，听说长大后因父母包办，造成婚姻不幸！一时想不开早早离开人间，去世时才刚结婚不久，也没留下儿女。好可惜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过早结束了人生旅途！

等同学到来后，我们会结伴到墓地看望她，愿她在天堂里无忧无虑！开心快乐胜过在人间。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晴

上午忙完家务，已是满头大汗，也觉得是头发又厚又长了的缘故。

听说“移民区”有一位阿姨理发又快又好还便宜，就和邻居一位大姐相约一同前往理发店，去时是大姐骑电动车拉我去的，这儿家家都有四轮电动车，和小轿车相似，驾车人无需驾照，中青年和六七十岁的老人都会开，满大街跑的都是。

十几分钟时间，就到了此店，店面坐落在进村庄的道路旁，门面房有一大间，是店家自己盖的，我俩到时已有三位女士在屋里排队待剪。

老板是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性格开朗，说话做事干净利落，也很健谈，理发技术服务确实到位，我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就和老板娘攀谈起来。

我得知她们整个大村庄，都是从三峡大坝水淹区移民到此的，国家给她们盖好统一规格的房屋，还每人补助现钱，又给各家按人口买好土地自种自食（每口人分得一亩四分地），农闲时能外出的人就去周边城市打工。

从她言谈中，能听得出她对国家的安排与补偿很是满意，满心欢喜！

在不知不觉的交谈中，已轮到我理了，她的手法确实既轻巧又快捷，三五分钟就理好了！但她仍在滔滔不绝，自豪叙说着她家的一切生活情况。我付完款临走时客气地讲，“谢谢你的服务（我俩共计10元），更要谢谢你们的村民为国家舍小家！来到陌生的地方再安家。”

她哈哈大笑回答道，“谢啥呀！我也挣钱了，都是响应国家号召！”

“很好，你忙，再见！”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雨转晴

昨晚小到中雨哗啦啦地地下了一夜，在早上七点多的时候，我看看外面天空，雨好像要停的样子，于是用完早餐，换好衣服，撑起雨伞去河边走走，一来呼吸一下雨后的新鲜空气，二来看看有没有走秀队的队友们。

当我快走到经常锻炼的广场南边时，远远就望见几位队友骑来的电动车，已停放在广场边缘。这时我便加快脚步，走下坡就直奔过去，当她们走过来看到我时，都哈哈大笑得直不起腰，异口同声喊出，“大姐精神可嘉，风雨无阻啊！”“但还是落后于你们了。”我接道！

不多时，雨完全停止了，太阳也露出了笑脸，队友们也都从四面八方赶到了。队长打开音箱，响亮的音乐声响彻云霄，大家整齐地一字排开，踏着节奏感极强的舞步，开始了今天的走秀晨练。

啊！好优美的身姿，配合着步调整齐一致地走秀步，变成了雨后河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晴

天气炎热，使人胃口大减，没食欲！上午在外玩好回到家，已将近中午11点了！实在闷热难耐，但早餐吃得很早（5点半已用完），此时已感有点饿意，中午做什么饭吃呢？我问自己！

米饭、馍馍都不想吃！那就吃凉面吧！

随即下楼去超市买根黄瓜转回家，切半根黄瓜丝吧；还有妹妹星期一送的土鸡蛋，再摊上两个鸡蛋皮，也切成细丝，又一个菜；烧好开水下一小把干面条，煮熟捞放冷水盆中，过滤两遍冷水，第三遍用冷开水断后盛碗，放上已配好的两个菜，再浇上大蒜生抽麻油调料汁，嗯！吃起来可谓狼吞虎咽，饱食一餐美美哒，晚餐稀饭，明日再谈。

姐妹们有约，晚饭忙完后还要去附近广场听戏呢！

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晴

天气依然闷热，午休起来已是下午4点多钟，到下面凉亭里和两位邻居大姐乘会风凉吧！当我下楼走到那里时，就听到一位大姐正在讲她儿女的事。她的女儿和丈夫在（外地）打工，今天上午乘车回老家来待产，女婿亲自送回来的，老两口从早上忙到现在，刚刚送走。听大姐细讲，这已是第三胎了，前两个生的都是女孩，想生个男孩续香火，所以又准备要生第三胎了！大姐埋怨道，“只知道生，有多大本

事养啊！老两口一点退休工资，自己节衣缩食，都贴给他们了！儿子还常有意见！”

听听吧，这就是中国的爹娘，不但要把自己儿女养大，还得再帮儿女们抚养下一代！

我就不明白了，她的女儿为什么非要生个儿子不罢休呢！有两个女儿不是很好吗？将来长大不是一样会孝敬他们？

女孩怎么啦？只要有思想有文化，又有教养，既优秀又能干，懂孝敬，不比男孩差的，甚至更好！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时代不同，该改掉旧思想、旧文化，树立新思想、新风尚。

2020年7月5日 星期日 晴

今日天气依然是以闷热为主！中午11时许，网络在线课堂作业完成后稍小聚一下，老师们各自做了发言和总结，然后又宣布日记继续写，一直写到本月12号为止，想想天气这么热，我们上年纪的老人，生活圈子又小又很单调，考虑到身体健康方方面面，很少出门接触大众群体，真的是感到没啥东西可写的！

那今天就写我的下半天平淡生活吧。下线后抓紧时间给自己做午饭吃，吃完刷洗好近一点，打开空调睡会午觉吧！上午上课带写课堂作业，整个人确实感觉好累！

有些力不从心。

休息到4点多下楼，去南门对过体育广场溜达一圈，活动下僵硬的四肢！回来把中午剩的饭菜热好当晚饭吃！吃好刷完赶忙坐下写此篇日记，到此为止，一天活动结束！待明日再迎阳光照耀，愿我们大家的岁月生活都充满阳光，蒸蒸日上。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晴

今早吃完早饭，突然接到上海方面来电，说让回上海一趟有事情，于是放下今天其他安排事项，打电话问好今天去上海的车班次时间。

中午12点有一班，回答“有点早，来不及收拾行李”。“那2点半还有一班好吗？”“就乘这一班吧！”

吃完午饭，也不敢午休，1点半刚到，就匆匆忙忙往站点赶，离我最近的站点是个公交车站，33度的高温，火辣辣的大太阳，又无一丝风，把我热得衣服全被汗浸湿，急火燎躁的心情无法言表！只有不断打电话询问车到哪里了。一直等到3点半大巴班车才姗姗来迟，又进汽车总站再上人，下午4点过后才驶出县城开上高速公路。

我祝福大家都一路顺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今早6点多到家，“他”一天都在给我找事寻架吵，实在是忍无可忍！刚又吵完！没心情去写日记，请谅解！

2020年7月8日 星期三

我也和家人刚从外面回来，仍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好意思！这又写不上了，明天在车上静下心来再写好吗？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雨

在叶子婷老师的无限关心及指导下，终于在今天上午9时正，在上海的一家店内，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章羽老师和徐洁老师，又一愿望得以实现，荣幸之极。

相见时的心情简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真正是万分的兴奋和无比的激动，当即“语无伦次”，难以表达！

当找好位子落座后，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知心好朋友一样，我一下子就无拘无束敞开心扉，痛快淋漓地吐露出埋藏在心里多年的“难言之语”。

通过交谈，在二位老师的安慰与鼓励下，我下定决心从今往后一定要学会坚强，坚强，再坚强！也认识到了自己懦弱与不足之处，把信心观念先树立起来，相信正义定能战胜邪恶！

加油，加油，要把身体养养好，只有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永立于不败之地。

后来更是开心快乐，气氛十分活跃。二位老师担心雨水多而路滑，不放心我一个回家，就冒着大雨陪送至家中，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当看到我家养的两个“小宝贝”（一小猫与一小狗）时，章老师也不顾小狗身上有水和泥，爱心泛滥，弯下腰用双手将小狗抱起，放在怀中，爱不释手！

那个镜头可惜没抓拍收藏起来！直到此时仍在眼前出现。愿爱我的人都身心健康，日子红火似朝阳，一定越来越旺、旺、旺。

时间无情，它让我无法留客！因赶车在际，再见了！浓浓的依依不舍，送客门外行，雨中留影惜别！

谢谢！谢谢老师们，是你们让我又成长起来了！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晴

昨天在上海出发时，正是大雨哗啦啦，今早出站时，却是晴空万里，心情和天气变化一样，也随之轻松舒畅好多。

家人接到我，十分钟车程到屋，整理，刷洗，早饭用罢休息一会，已是上午9点多，我要去看望闺蜜“小六子”去啦！

带上昨日临从上海出发前，章羽老师送我的礼物，昨天晚上只把蛋糕当晚饭吃掉了！真是吃在口中，香甜在心间！皇冠饼干不舍得吃，因我要和小六子共同分享这份深情厚谊的礼品。

我刚走到她家门口叫声：“小六子，我回来了！”她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着，马上叫着我的名字说：“哎呀！你可回来了，快进来。”（比第一次见时讲得清楚许多）高兴得哈哈大笑！

她老伴开门迎接我进屋让座，边让边笑着讲：“一根筋，把你的电话号码到处记，连床头墙上也写上，一大早就在念叨你，还不回来见她！”我听了心里也很高兴，想来她已开始恢复记忆，能讲出我们

儿时的好多故事，我很乐意经常来陪她，讲讲很久以前的故事，帮助她快些康复起来，还讲好带我去深圳她儿子家玩呐！

愿天下好人都一生平安！

2020年7月11日 星期六

我病了！发热，喉咙疼痛，有点咳嗽！睡一天不想睁眼睛！作业就无法完成，特请假一次，望准为盼。

C阿姨的日记

2020年6月14日 星期日 阴

今天的聚会很是让我期待。虽然因为疫情，我们只能在网上相见，但不管怎样，能见到叶老师、徐同学，还有H阿姨、W阿姨以及H姐姐，并认识了章老师，非常开心！

章老师让我们从“口罩”展开话题。我们各自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H阿姨身为党员和志愿者所经历的危险与辛苦；H姐姐为买“口罩”做出的各种努力，哪怕高价也在所不惜；W阿姨的孩子们在疫情期间对她精心照顾，充分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孝心；还有我，家里因为“口罩”而引发的家庭矛盾至今还未解决。

因为疫情，我们3个月来心甘情愿待在家里，即便必须出门，也戴着口罩。因为疫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了，但心与心却贴近了，我们多了解相同的、不同的经历与体验。

幸运的是，我们亲人及朋友们都好好的，我从来没有如此虔诚祈祷世界太平。

2020年6月15日 星期一 大雨

今天的大雨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天，而雨天似乎是适合讲故事的日子，于是在L阿姨家伴着外边的大雨，我听她第N次讲述关于她与丈夫D

伯伯的故事。

L阿姨是我照顾的一个老人，她今年90岁了，离休前她是位优秀的小学校长。她的丈夫D伯伯5年前去世了，生前他是我国著名的少先队研究专家。

有关他们的故事，仿佛就是现实版的《父母爱情》。

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小姐，毅然下嫁给一个无产阶级出身的穷小子。当时的D伯伯除了一张破旧的单人床和一床洗得发白的被子，再无别物。而L阿姨却要 and D伯伯一起养活他的一家人——公公、婆婆、弟弟、妹妹，最小的妹妹才刚3岁，另外还有寄居在他家的舅舅和表弟，后来他们又有了自己的3个孩子。

很快D伯伯因为正直敢言，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于是一大家人的担子全压在L阿姨的肩上。这位曾经的大小姐被迫学会了裁衣做鞋，学会了剃头烧饭。那时身边许多类似遭遇的夫妻纷纷选择了离婚，而L阿姨却对丈夫说：“我坚信你对党的忠诚！”始终对丈夫不离不弃。那是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

“文革”结束后，D伯伯平反了，重返工作岗位。他告诉L阿姨说，他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于是他忘我地投入工作中。而这时的L阿姨不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时常充当D伯伯的秘书角色。

如今，D伯伯已走了5年，我感觉到L阿姨从不曾停止对D伯伯的思念，她的枕头下永远都压着一张D伯伯的照片，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着D伯伯的遗物，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他们的过去，而我也一遍又一遍地听着他们的故事。

窗外的雨又下大了，我在想着今晚给老公烧几个他爱吃的下酒菜，女儿喜欢的那双帅帅的帆布鞋，赶紧下单给她买了吧！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是居委会2020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会的日子，打从去年起，我这个一贯的落后分子“光荣”当上了小组长，于是我也荣幸地成为了与会人员。

由于去晚了，我只能坐在后面。会场很吵，尽管居委会书记一再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但显然成效不大。我努力想要听清领导们的讲话，结果令人失望，在多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后，我选择了放弃。

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身边人的聊天上。

左边阿姨说得比较鸡毛蒜皮。主要是说超市今天打折的商品有哪些合算，哪些打折力度太小，没啥意思。右边要聊得高端一些，说着谁谁的儿子出息了，钞票挣了老多，如今买了大房子，把爸妈接去了，老两口福气不要太好哦！前面几位聊的是我们小区的事，这次小区的住房改造弄得老好！每家多出3个平方。等于国家送了18万给他们，不要太赚噢！还是后面几位男士聊得大气，“知道吗？北京又发现了好多感染新冠的，形势又严峻呢。我们上海千万别触这个霉头。”这个毛病搞得全世界不得安宁，死了这么多人，作孽哦！

哎，我真是来开会的，只不过会议议题变了。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 阴

离女儿高考的日子还有20天，这段时间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挺难熬的，特别是女儿。

巨大的压力下，她的情绪波动很大。她时而生气，时而流泪，时而发怒，食欲也日渐下降，这让我非常担心，怎么办？我要怎样才能帮到她？我时常在想，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试过轻言细语的安慰，也试过热情洋溢的鼓励，甚至试过激烈的争论。效果并不大。感觉自己好无能！着急呀！

今天老公上晚班，我决定晚上请孩子去外面吃饭，让她稍微放松一下。我问她：“女儿，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呢？给你一个敲诈我的机会噢。”她想了好一会才试探着对我说：“要不去吃麦当劳？”然后她立即又说道：“算了吧，你不喜欢，换别的吧！”“别呀，咱娘俩今天就吃麦当劳了！”说实话，我挺感动，孩子知道我不爱吃洋快餐，这种时候，还照顾到我的口味。真好！

我们去了麦当劳，边吃边聊，说着她的现状，她的老师，她的同学、朋友，以及她对未来的向往。大部分时候，我是倾听者。后来我对她说：“其实我很佩服你的，你对未来有憧憬，并为之不断努力

着。此刻的你非常辛苦，但你咬牙挺着，真心不容易。妈妈希望你在今后的人生中，遇到每一个难关的时候，都能如此刻般不退缩。”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小雨

今天依然是平常的一天。黄梅天让我感到有点心烦，我按部就班做着每天的工作。

早上的时间总是很赶的。首先得准备女儿的早餐，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趁着衣服还在洗衣机中的时候，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了，完事后就去菜场，路上就算计好买什么菜、怎么烧，没时间在菜场慢慢逛。好在我尽量留出充足的早餐时间让自己得以稍微放松一会。

然后赶去L阿姨家。几乎就是重复在家里做的事，帮她做好午餐后，又得回家烧饭。下午2点半时又去另一家人家，再做相同的事。

一家又一家，一遍又一遍。无聊，疲惫。

上次女儿说我不思进取，没有追求，让我很是心虚。回想年轻那会，我也曾有过梦想的。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它渐渐淹没在了每天的柴米油盐中，消失在了日复一日的平凡岁月中。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小雨

傍晚时分，姐姐给我发来几张父亲、母亲去云南旅游的照片。看着照片中父亲牵着母亲的手，我一下热泪盈眶，思念瞬间占据了我的心灵。

上一次回重庆还是在女儿中考结束后，算来我已有三年没有回娘家了，虽说也时常视频通话，但母亲总是在电话那头问我啥时回家去。

去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如今瘦得特别厉害，身体一下差了很多。姐姐告诉我说如今父亲对母亲温柔了很多，母亲身体稍有不适，他就特别紧张、担心。家里买菜、烧饭都是父亲在做。

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年轻那会为了家里的生计到处打零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做。尽管生活困难，但她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

她的手很巧，那时我们几个孩子的穿着总是比邻居家的小朋友来得漂亮、干净、得体。

父亲在单位是电工，技术很好。单位的同事家的电路、收音机啥的出了问题总是请父亲去帮忙修，这造成下班时间父亲也经常不在家。那会母亲老是抱怨父亲不帮她分担家务，也不管我们几个孩子，任由我们在外面野。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时常能听到母亲的抱怨声。

后来，事情发生了反转。父亲退休后，爱泡茶馆，跟着一帮退休的工人一起喝茶聊天，各种家长里短。

那时的我挺烦他们的，老想着离开那个吵吵闹闹的家，再也不要听他们的唠叨。

再后来，我嫁到了上海，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当初我一门心思想要逃离的家，却成为了我以后魂牵梦绕、时常思念的地方。

2020年6月20日 星期六 小雨

眼见着一周又过去了，小时候总嫌时间太慢，盼着快些长大，现如今却盼着光阴慢些，好晚些变老。

前些年，老公对我许愿说，等母亲（婆婆）走了（过世），女儿也上大学了，他也退休了，那时咱俩也像别的夫妻一样，到处走走看看。为此我很是开心了些日子。

去年10月，97岁的婆婆去世了。再过十来天，女儿也要高考，准备上大学了。老公还有一年多也该退休了。似乎我的好日子也为时不远了。

不过毛病也来了。先是牙，年初犯了牙痛，吃了消炎止痛药后倒是好了，但我很快发现牙变得无力，许多东西它嚼不动了。紧接着又是膝关节病，疼得我无法站立，更别说走了。医生说是退行性改变，一句话就是人变老过程中生出的毛病，建议不要长时间站立，也不要长时间行走。

哎呦喂，咋就见不得我好呢！得嘞，我心心念念的出去游玩泡汤了。所以说，当你有愿望的时候，能赶紧达成就别等待了，等有时间、等有空闲、等有金钱吗？谁知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2020年6月21日 星期日 小雨

这几天雨一直下，风凉倒是风凉了，不过我家却挂满了干不了的衣服，很是凌乱。

早上又通过视频见到叶老师、徐同学她们，发觉章老师好厉害，总是能找到一个让大伙都有感触的话题来聊。上期的“口罩”、今天的“买菜”，我们既是倾听者，同时也是倾诉者。这个过程让我非常的放松，心情愉快。

这几年因为更年期的缘故，我自己是各种状况，心脏早搏、失眠。经常突如其来的一阵烦躁。时而还多愁善感，郁闷得不行。人说更年期要静心，我却是操心。

去年，婆婆摔了一跤，瘫在了床上。从此离不得人。我和丈夫轮流在床前照顾，后来老人还是走了。家人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接下来疫情，女儿学校延迟开学，上网课效果又不尽如人意，后面又延迟高考时间，孩子情绪彻底失控。老公的方法是镇压，但我不行，我是母亲，我得安抚，安抚完孩子转身再安抚丈夫。

谁来安抚我呢？不过我还真找到一个平复心情的办法，就是上网去看一些没啥营养的网络小说，让自己处在一种无需感慨、不用思考的状态，OK，好了。

2020年6月22日 星期一 阴

早些时候，疫情严重时，小区里严禁装修施工，现在疫情有些好转，解禁了。小区里变成了一个大地。有住房改建的，有挖下水道的，我们楼里也有两家装修的。

这些对我家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各种施工轮番上阵，从早上8点到深夜12点，不得安宁。

我只能一趟趟楼上楼下跑。跟装修师傅们协商，请求他们能否在6点以后停止敲墙，商量开槽最好在上午进行，可不可以尽量把噪声大的工作安排在工作日的白天，因为家里有一个准备高考的学生，请师傅们帮帮忙。还好，装修师傅们答应了请求，尽可能不干扰到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不过下水道的施工，我们却是无能为力。据说是市政施工，并不受时间限制。因为怕影响白天的交通，还特意选在晚上施工，每晚施工到深夜，也严重影响到附近几个小区的居民休息，尽管有投诉，却完全没有用。

女儿晚上学习时，就算塞耳塞也没用，太吵了。她学着学着，趴在桌上大哭。这个时候我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到她。哭过了，她擦干眼泪，继续学习。这学期对她来说太不容易了，总是会出现各种状况来干扰到她的学习。

春考的时候，她的成绩是上了上海（好的）大学的分数线的。我时常想，早知后来有这么多的事，就春考走了还好些。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阴

今天下午我去医院了，还是因为膝关节的毛病。

之前我看过医生，扎了金针，也开了膏药来贴，医生最后还告诉我，如果疼得厉害，就去打针。

之后膝关节还是疼，不能蹲，不能跪，下楼的时候像刚学步的孩子，小心翼翼一小步一小步的来。走路时，会把重心放在好的左脚这边，有时也不免担心，久了不会左膝也承受不住开始疼了吧？不过总的说来，这些都还能忍受。

今天上午无意中看到一份过期的《健康报》。一位李姓知名医生说到关于膝关节病的话题，有一句话真把我吓到了。他说膝关节病不重视，严重的话会引起腿变形，形成O形腿或者X形腿。

丢下报纸，我立刻决定，下午就去医院。医生看过我拍的X光片后，建议我在膝盖处打一针，说是会起到消炎、止痛、润滑的作用。于是我花了700多元打了针，毫不犹豫。

想想觉得自己好肤浅，我能忍受疼痛及它带来的各种不便，却不能忍受自己将来可能变成O形或X形腿。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阴

今天依旧是很平静的一天。

晚餐后，是我的空闲时间。女儿给我推荐了一首很棒的音乐，叫《空中散步》。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网上找一些有关装修的案例。

女儿这会又在看她不知看了多少遍的一部很老的动漫《网球王子》。据她说很热血，很励志，当她感觉快撑不下去时，就看它来给自己打气。

丈夫在听评书《三国》，事实上，他今天已经听了一天了。不过这会怕影响到孩子，倒是自觉戴上了耳机。

我们各自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中间没有任何交流，气氛却很好。

昨天晚上，我被女儿要求必须认真聆听她的发泄。她说着各种不满——对自己，对我们，对学校。好吧，又到了我充当她的垃圾桶的时间，我要做一个认真的垃圾桶。

今天她的情绪不错，我暗暗松了口气，垃圾桶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谢谢！

2020年6月25日 星期四 小雨

今天是端午节，我和老公要去华夏家博会看看，因为在网上预约好了，所以就算下着雨，我们也决定前往。

地点在当初的世博园，光大会展中心。据说是疫情以来的首个家博会。主办方为了安全做得非常到位，我们进去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查随申码，查预约条形码，身份证人脸识别，最后过安检。

展厅里到处都是人，我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因为我们想了解的是装修的事宜，所以就直奔装修公司的展位而去，一溜走了五六家，对

如今的装修大致有了点了解，心里默默比较着哪家的性价比高，哪家的用材更环保，哪家的报价更接近我们的心理价位。

不禁感叹着，赚钱不易，若要花钱却似流水呀！

之后我们又去家用电器的展位看了一圈。也许是有些着凉，头开始疼了起来。老公知道后不由分说拉着赶紧回家吃药，于是我们就匆匆结束了这次的看展之旅。

2020年6月26日 星期五 多云

雨总算停了，感觉自己快发霉了。哎，黄梅天，真是让人不爽呀！

刚嫁到上海不久，我就遭遇了黄梅天，空气非常潮湿，人就像闷在蒸笼里，很不舒服。打那以后，我就不喜上海的黄梅天。

也许是热岛效应的缘故吧，感觉上海的夏天跟家乡的夏天一样炎热，虽然家乡号称“四大火炉”城市之一。

我非常喜欢上海的秋天。经过一季炎热夏天的煎熬，终于能吹到来自秋天的清爽凉风，天总是高高的，世界也显得明净清晰，心情莫名的喜悦起来。我的幸福感大多时候都是在秋天产生的，可惜的是上海的秋天实在太短暂了。

许多北方人都受不了江南冬天的湿冷，大约同为南方人的缘故，我感觉还好。不过冬天，我老想起很久以前我看过的一个上海女作家写的对冬天的感受，她说上海的冬天就像女人每月的例假，淅淅沥沥的，很不清爽。当初不明白，如今懂了。

上海的春天风总是很大，明明大太阳，但体感却觉得很冷，人穿得一点也不比冬天时少。当你终于脱掉厚重的外套时，很快就要进入夏天了。

四季一年一年轮回着，转眼我已来到这座时尚而漂亮的都市快二十年了。在我看来这是一座具有非凡吸引力的城市，我很庆幸我来到了上海，成为一名新上海人。

2020年6月27日 星期六 中雨

今天很不开心！

昨晚不小心碰到了膝盖，于是那种疼痛感又回来了，今早起来就感觉不太好，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能靠一小步一小步地挪。这让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清晨的家务上。考虑到L阿姨是独居老人，我还是坚持去了她家。

中午回家时，我已经很吃力了，我还是一声不吭做了简单的午餐。饭后我请老公帮忙洗碗，得到的是“你自己做”的冷漠回答。我愣了下神才回道：“我脚疼得厉害，需要休息，难道你想看到我另一只脚也废掉？或者是让我坐着轮椅烧饭、洗碗？”最终他洗了碗。

下午经过休息，感觉脚疼有所好转，于是我好好烧了一顿晚餐，但长时间的站立使我的脚疼又厉害了起来。饭后，矛盾又来了。我希望他们父女俩有一人能帮我去扔垃圾，换来的是一阵沉默。于是我点了女儿的名，得到的回答是她情愿洗碗，也拒绝去扔垃圾。老公再一次装聋作哑。可是当我扔完垃圾回来，却发现女儿一边哭一边洗碗，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我的情绪瞬间跌至谷底。

为了这个家，我尽力做着大部分的家务，可是当我病痛时，不是应该家人主动帮忙分担吗？为什么就算我求，都换不来爽气的回应？我的付出太让他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这让我非常的生气！是的，非常！

2020年6月28日 星期日 大雨

今天是聚会的日子。章老师说大家的日记里最缺少的是对自己的关注，于是今天要聊的是“我”，尽管要求我们说自己，不提别人，但我们还是犯规了。

小时候，父母之间时常争吵，直接影响到了成年后的我对婚姻的信心，后来又目睹了（家人）失败的婚姻，让我对婚姻更加排斥。

那时的自己过得肆意而自由。大部分的时候我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交着自己喜欢交的朋友。没有牵挂。也不必对谁负责。

当我最终以32岁的高龄走进婚姻时，我告诫自己，绝对不需要父母或是姐姐那样的婚姻生活，我需要一个平和的家庭，要给予家人足

够的关注、耐心以及照顾。不是说婚姻要靠经营吗？

也许是我的劲使过了头，这些年我认真做着别人的女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却放弃了做自己。没有私人空间，也没有社交，我甚至都忘记了上一次认真打扮自己去朋友聚会是多久前的事了。我把自己定在了一个叫“家庭”的空间里。

章老师告诉我们女人要懂得爱自己，对自己好，多心疼自己，这并非是自私的行为。打今儿起，我就试着开始爱自己，照顾好自己，活出一个自信的自己。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阴

昨天，章老师刚让我们写日记被照顾的经历时，说实话，当时真心觉得没啥可写的。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很快我就被照顾了。一时让我有点难以适应呀！

先是邻居可大姐知道我膝关节病造成行动困难，主动把她用过的拐杖借给我。还送给我好些膏药，并建议我去住院治疗，非常的热心，这让我很是感动了一把。

接下来，老公也“被迫”接过了我的工作，开始照顾我。昨天中午是一碗卖相很好的面条，晚餐也还差强人意。

今天早上催着我去医院，并全程陪同。我看着他跑前跑后，任劳任怨，又让我感动了一把。

晚上，老公上班去了，女儿放学回来，也放弃了她紧张的学习时间，主动帮忙，并向我了解我今天去医院的情况，关心着我的病情，再次让我感动。

被人照顾、关心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我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得。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晴

天终于放晴了。一大早就看见明媚的阳光，心情一下愉悦起来。就算瘸着腿，也要赶紧把昨天未干的衣服拿到太阳下晒一晒，驱赶一下连日来的霉气。

最让我开心的是下午跟徐同学、章老师的约会。老公跟我说你腿都那样了，不能推了吗？坚决不要！我期待好几天了呢！

因为家里又吵又乱，我跟徐同学她们约在了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临出门时，老公一定要我带上拐杖以防万一，我愉快地出门了。

章老师本人比视频里更漂亮，气质非常好。徐洁留起了长发，很适合她。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解人意，还细心地给我女儿买了礼物。

我跟她们聊着丈夫、女儿，她们有很好的涵养，一直耐心听我唠叨。我想我是太需要倾诉了吧。我发现章老师跟徐同学非常理解女儿，章老师甚至还提出等女儿高考结束后，出来见面。

真是太好了，女儿一直都很喜欢徐同学、叶老师她们，现在又能认识章老师这样优秀的知性女性，我想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后来也真如我想的那样，我和女儿都愉快地期待着下次的见面。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老公陪我去医院了，好好体会了一把所谓的“看病难”。

因为前面就诊的中医院没有核磁共振，医生让我去外面约一下，彻底检查一下我腿的毛病。想在网预约挂号，不过网上显示预约满了，于是我们只好去现场挂号就诊。

华山医院可谓人山人海，排着长长的队。我因为瘸着腿，走了绿色通道。我们八点不到就挂好了号，然后开始排队等待。幸运的是老公帮我占了个位子让我得以坐下来，否则长时间的站立，还真是吃不消。这样一直到11点一刻了才到我的号。进去后，医生简单看了一下，就马上叫我去做核磁共振了，全程不过两分钟。哎，我排队等待了三个半小时，就为了这两分钟，想想还真是……

等终于成功预约到核磁共振时，已经快1点钟了，因为预约的最早时间是7月22日，也就是三周以后，所以，我还得继续耐心等待下去。

不能怨怪医生，病人太多了，他们一天下来也很辛苦。但我想说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不是更辛苦吗？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小雨

傍晚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去家附近的便捷酒店为她定了五天的房。最后一周，我希望她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做最后的努力。

回家后，女儿突然告诉我说她感觉很不好，高考发现没信心了，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我不知怎么办才能安慰到她，但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上前拥抱了哭泣的孩子，并轻轻地拍着她的肩。

当她平静下来后，我才对她说：“你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好事，但它应该更多成为你的动力而不是压力，有时我觉得你太患得患失，并且过于小看自己了，要相信自己一定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效安慰到她，但是看到她一直以来学得那么认真、那么辛苦，一直执着想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不希望她在考前的最后几天撑不住了。不是说天道酬勤吗？多希望老天能保佑保佑这个孩子，让她能有个好的结果。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多云

今天又是父亲的生日，一大早我就打电话过去祝他生日快乐，父亲是开心的。

这段时间，姐姐陪着父母在云南旅行，爬了苍山，游了洱海，还去了西双版纳，老两口玩得很是开心。姐姐发来的多是他俩牵手一起游玩的照片，老了老了，父母亲终于不再争吵，而是携手相伴了。真好！

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大约就是如此吧。年少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的棱角，在一起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好不容易彼此磨合得差不多时，老人和孩子又消耗了许多的精力，大约只有到老时，才会把关注投向对方，原来他（她）已经陪着自己走过了那么漫长的岁

月，不管顺境或是逆境不离不弃，所以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是自己的丈夫（妻子）吧！

如今的我在步入老年中，期盼着有一天也能有平和的心境，和另一半携手余生。

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阴

说实话，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读书那会老师总建议我们写日记，我从未好好采纳过。

我记得自己首次写日记，是在我出远门打工的那一年。那时到了一个沿海的小城市，第一次看见大海，非常兴奋，守在海边看潮起潮落，看完了日落又看太阳升起，很是震撼，于是回到租住处便忍不住写下首篇日记。记得因为当时没有准备，还是写在一张信笺纸上的，后来上街买了薄薄的笔记本，想着要写点啥的时候不至于抓瞎。不过现在想想也不知算不算是日记，也不是天天都记，只是在有些感触的时候才写一写。

记得那会儿写自己在台风天里满大街找工作，雨伞完全无用，一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也和朋友们一起开心过生日，自己人生中首次喝醉；还写自己首次开店，结果却血本无归的经历。

再后来，成了家，生了子，就再没有写过日记。

这些年尽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了，感觉很疲惫，再没有了年少那会儿哪怕看见一片云就幻想着去远方流浪的冲动与激情。这些日子又开始写日记，我开始留意每天的生活，有辛苦，有郁闷，有开心，有难过，但也很有盼头。大约平凡就是一种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吧。

2020年7月5日 星期日 雨

女儿中午回家的时候，跟我说她晚上想吃自个包的饺子。于是下午趁雨停的时候，我去市场买了包饺子的食材，她喜欢猪肉白菜馅的。

因为她要亲自包，所以我提前拌好馅料，等她回来。5点时她回来了，于是我俩开始各自包自己要吃的饺子。她笨手笨脚花了半个小时

包了10个，我不断地夸她，说她比我当年强了好多，整个过程都有说有笑很开心。

吃完饺子，我们打算一起去她即将高考的地方看看。还好，很方便，地铁出来只需稍行几分钟就到了，我俩还在周围转了转。我说等她进考场后，我打算找个咖啡馆去坐着等她，否则脚吃不消。女儿说实在不行，就别去陪考了，说她自己一个人没问题。我告诉她之所以坚持陪考，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因我不想缺席她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这样我才会安心。

我俩一路上除了学习和考试什么都聊，直到她把我送回家，独自回酒店时，我感觉她没那么紧张了，不禁暗暗松口气，希望她直到考完都能有很好的状态。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大雨

今天，是女儿考前最后一天。前天晚上她就失眠了，非常的焦虑和紧张，没有食欲，糟糕的是她还拉肚子了，由于身体出现状况，更加重了她的焦虑。

到晚饭时，我发现她紧张到连说话都在发抖，怕再拉肚子，她甚至不敢吃菜，只吃了两口饭，就匆匆回酒店了。

这样不行啊，我随后跟去了酒店，告诉她外面的雨小了，问她可愿陪我去散散步。她拒绝了。我又说要不咱俩聊聊，她知我的用意，也配合我聊了起来。

我讲我小时候闹的一些笑话，讲念书那会儿的逃课经历，也讲自己对晚年生活的一些憧憬。她也跟我讲她的小学同学，如今大部分失联了；初中有一个极不负责的班主任老师，都等不到她们中考结束就辞职不干了；还说她喜欢如今的班级，以及很好的班主任老师；说她高考结束后要睡懒觉，要出去玩，也想去打工。

后来，我看时间不早了，就打算回家。临走我对她说，要不你别看书了，去听听你喜欢的音乐，看看你钟爱的动漫，总之怎么舒服怎么来，明天我陪着你去。我坚信你一定行，也请你相信自己。

哎，也不知我的办法是否有效缓解了她的焦虑、紧张，不过我尽力了。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大雨

高考的日子总算来了。今天我会送女儿去参加她13年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这场考试，今天以后，她以及我们这个家所经历的焦烦和紧张会缓解许多、许多。

从早上6点半开始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我早早地打电话叫她起床，给她送去早餐，一再叮嘱她高考必需的东西千万别落下，顺便还要故作轻松地给她开开玩笑。当我们到达考场外时，大部分的老师、学生、家长已经来了，很多人。我把她送到她的老师和同学们中间，然后找了个角落，远远地看着她，心想，那个我呵护了18年的小姑娘，终于长大了。

尽管我的脚开始不适，但我还是坚持等到她进入考场。告诉她别紧张，相信自己。我没想到的是，之后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难捱，我不断想着：考题是否很难？孩子会做吗？能正常发挥吗？很煎熬！

等她终于步出考场，我不敢问她考题难吗、考得怎样，我只是牵着她的手对她说：“好了，回家好好休息吧！”

2020年7月8日 星期三 多云转雨

今天真没什么写日记的兴致。晚饭时跟女儿发生了争执，我压不住火，发了很大的脾气，心情很糟糕。

有人说抱怨是一种负能量，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形式。虽然说我的确是挺无能的，但我以后还是尽量别抱怨了，以免把负能量传递给别人。

我想要快乐地活着，想要微笑面对人生，就算是这辈子碌碌无为，那又怎样呢？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当你付出后，别总想着回报。难过时，赶快想点开心的事。但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可真难。

昨天，老公说家务让他好辛苦，我说那是我以前天天做的事，他的回答是那是因为我习惯做事。习惯吗？呵呵！女儿说我对她的关心与安抚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方式，我的付出只是感动了我自己。真是讽刺！

哎，我是个大大的俗人，当我付出时，我是渴望着回报的。难过就是难过，想再多曾经的开心，也无法缓解我此时的难过。

我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得体。也希望有一天能到处走走，开开眼界，让自己的心胸变得开阔。我还希望……哎，太贪心了！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阴

女儿的高考终于结束了，她彻底得到了解放。她说这种无事一身轻的感觉真好，终于可以把为了高考而卸载的许多软件重新下载回来，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追剧、追番，也可以和同学一起去疯玩了。

下午的时候，女儿和老公和解了，让紧张了半年的家庭气氛瞬间轻松了下来。当我在厨房烧饭时，他俩聊得正欢。老公甚至还大方地拿钱出来给女儿用于购买给同学的毕业礼物。饭后女儿也主动帮忙洗碗。

一切都很顺利、和谐。作为这半年来夹在他们父女俩中间的我来说，也大大地舒了口气，总算过去了。

我再也不用蹑手蹑脚地走路，不用小心翼翼地讲话，不用做蹩脚的心理安抚者，不用做不合格的加油者。

此刻我只希望女儿能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了。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阴

今天是轻松的一天，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中午，章老师和徐同学请我和女儿去麦当劳用餐，我收到了非常漂亮的鲜花，女儿收到了许多美味的零食。我们共度了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

我第一次见女儿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打开话匣子，她很愿意在章老师和徐同学面前聊自己的事，她们很能理解认同她，也能恰当地引导她。回家后，女儿在她爸爸面前对章老师赞不绝口。

事实上，我也有同感。章老师非常擅长与人交流，她既能耐心地听我们这些老阿姨唠叨，也能和年轻人聊得热火朝天，她和叶老师一样，热情、有爱心，很愿意帮助他人。她们不但知识渊博，也平易近人，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被尊重、被照顾，让人放松、安心，这大约就是人格魅力吧。

很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像她们一样的人。

2020年7月11日 星期六 大雨

今年的雨季好漫长，不下雨的日子少得可怜，但愿明天有个好天气。

今天家里难得的清静，女儿和同学相约去玩了，丈夫上班去了，我独自在家。好舒服，不用出去做事，不用操心家人，可以泡杯咖啡，或坐下来看看小说，不受任何干扰，很悠闲。

下午母亲打来了电话，关心女儿的高考，又再次问起我们啥时回老家。我回道女儿学校建议在录取通知书未到之前不要离沪，我也因为腿伤归期未定。母亲听了有些失望。我突然觉得心疼，赶紧又保证今年一定回去，只需腿再养好一点。

我一直是家里心最野的那个孩子，刚二十出头，就非要闹着出远门，一门心思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打那以后就很少陪在他们身边。再后来嫁到了上海，有了自己的小家，回家的时候就更少，即便回去，也总是来去匆匆。

如今自己开始老去，开始理解父母亲的心境，一天天地越来越想念他们，盼着赶紧回到他们的身边，陪着他们聊聊家常，好好地弥补这么些年来对他们的亏欠。

Y阿姨的日记 [\[1\]](#)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多云转雷阵雨 愉快

自从疫情以来，每天戴着口罩去买菜就变成了日常。厨余垃圾也纳入垃圾分类范畴，湿垃圾可以从臭气熏天化为淡淡清香，居民一起来做垃圾分类志愿者。这一切都是垃圾分类全面推广深化后，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最初的要我参与渐渐变为我要参与，垃圾分类正逐步成为居民生活中真正的新时尚。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多云转阴短时阵雨 舒畅

疫情前快递直接递到家，疫情期间，看到不少小区大门口堆满了快递包裹，有的甚至接到了路边，各类大大小小的纸盒，生的熟的食物杂乱地堆集在小区门口。居民领取快递，需要在堆成小山的快递盒子里翻找自己的东西，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也容易引发居民和物业之间的矛盾。于是小区的货架就应运而生，解决了疫情引发的快递困难。但在疫情期间，总有些害群之马，竟然打起快递的主意，但事情很快地圆满解决。

2020年6月20日 星期六 阴到多云 心情一般

自从我们家附近慈善超市搬走以后再也没有去逛过了，但在疫情期间又发现了一间慈善超市，由街道和善淘网共同运营。慈善超市的店铺仓储的主要管理人员都由残疾人担任。其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基于街道慈善超市的社会公益生态圈，超市中所有物品都是爱心企业及个人捐赠，每一件商品都是一个慈善爱心故事，而慈善超市卖出货品的收入将主要用于支付残疾人就业资源循环再生和社区融合的公益项目。慈善超市里有平常所需要的商品，品种齐全，买东西十分便利。[\[2\]](#)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多云有阵雨 愉快

社区食堂以服务老人为主，同时对周边居民开放，老年人使用敬老卡可享受菜品优惠[\[3\]](#)，大食堂围绕健康膳食与社区服务，提升为老助餐品质，打造邻里共享空间[\[4\]](#)。值得一提的是，食堂的公共设施处处为老年人考虑，体现人性化。在门上设置无障碍通道，餐具、餐台、扶手都进行软包处理，并铺设了防滑地砖。服务人员经过专门的为老服务培训，服务贴心周到。选菜入口还特地设置了洗手台，顾客进门可以先进行手部清洁，再取餐盘选菜，卫生又方便[\[5\]](#)。除了日常

堂食外，这里还能作为一个共享空间，为附近居民白领搭建聚会和活动的平台^[6]。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阴转雷阵雨

测体温，验证随申码，登记信息，取票，安检等，一连串程序后，坐在剧院的椅上，依然兴奋不已。屏了这么久，终于能来剧场看剧了。虹桥艺术中心剧院正式复演，首轮的演出票全部售空，控制到场人数并保证每两位观众之间保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将售票控制在30%以下，进场测温，验证绿色随申码，同时登记个人信息，确保行程可溯可追踪，工作人员协助取票并建议全程佩戴口罩，以确保到场观众能够安心观看。剧场内一人一票，对号隔坐观戏，演出结束后分批退场^[7]。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多云 快乐

我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戴着口罩出门去菜市场买菜，进入菜市场门口，又要测量体温。菜市场里的菜品种繁多，有荤菜、素菜，豆制品、蛋类、河鲜海鲜等等。在菜市场里兜兜转转，白菜3元一斤，鸡毛菜6元一斤。疫情和梅雨季节的双重关系下，每种食物的价格都有所上升，我该买什么呢？到菜市场里的家庭煮妇都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不知应买什么。最终买了白菜、肉丝、橄榄菜、一只鸡，时间有如那穿梭的箭，该到饭点了。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阴 快乐

吃完饭闲来无事，于是就来到了小区马路对面的小花园去走走散步，锻炼身体。好久没来小花园锻炼了，自从新冠疫情到来，就没来。在这儿可以闻到青草的味道，悠闲的感觉。尽管现在还处于疫情时间，但锻炼还是不可缺少的，人的生命在于运动，人若不死，则锻炼不止。天气相比以前越来越热了，一切都按老规矩来，先热身一圈，走第二圈，到了第三圈，热身完毕，锻炼正式开始。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阴有雨 愉快

我看天气还算不错，至少没有像前一阵子下雨，就打算把一大堆待洗的衣服先洗晒了，把深浅衣服分别放了两个盆。因盆不够的关系，把床品先放一放，往盆里倒入适量的洗衣液，加水浸泡一会儿，

洗衣机的预备工作做好，差不多放入衣物，开始洗。由浅到深，由洗衣区到脱干区，一遍又一遍反复清洗，直到洗净为止。再洗床品，老样子。不过多了一步，从标准到强力洗的切换，先标准洗一段时间，再强力洗一小段时间，再标准洗。过一阵子，衣服全都洗完了，我把后电梯间晾满了。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阴有雨 快乐

每月都有一次定期去配药，这次还要帮女儿代配药，于是和往常一样到了社区街道医院。跟上次来时有所不同，上次还没有进入医院，就要测量体温，随申码。如果没有随申码的，就要填写一份资料，贴张健康证。这次是进入医院里，在门口一边，桌旁坐了两个人问到底是来干嘛的，配药医保卡，盖章贴纸就好了。家庭医生问看什么，配药还是代配药，配什么药。一会儿时间就好了。提示一下，配药要么早要么晚，人相对少一些，不然就等着吧。上次我排队，排了100多号呢，等死人了。回头看到抽血的地方，怎么这么多人？原来是居委会组织的65岁以上的例行健康体检。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阴有时有雨 快乐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上海的交通地铁也方便了。市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地铁也在迅速发展。地铁线路就像那纵横交错的蜘蛛编织成一张网，看着地铁的地图，四通八达，连接复杂的线路，太多，看到头大。记得有一次乘公交车去浦东探亲，回来时心血来潮，我想尝试一下搭乘地铁，好家伙，进到地铁里，我彻底蒙圈中，晕头转向。这世纪大道怎么会有这么多条线路？2号线在哪里，该走哪里？看不懂指示牌所指的方向，七荤八素，找不到北，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鼻子下面就是路，我问了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还好心提醒我，搭乘的时候注意站点，不要乘过头。票是有限时的，我挥手答谢了工作人员，踏上了回家之路。

2020年7月8日 星期三 阴有雨 快乐

今年的居委会举办65岁以上体检，因在疫情期间，我没有报名参加，尽量少去医院，没有必要，事能省就省。往年居委会的老年人体检都会在街道医院举行，通过各个居委报名参加，都要按批次时间去体检，检查项目有测量血压，抽血化验，做B超，拍胸片，检测心电图，检查眼睛牙齿……血压和心跳有着关联性，心脏跳动快，血压也

会随之升高；抽血液，血呈现出的颜色也有门道，有深红色的血液，正常的血液颜色是鲜红的，也有大家所说的水油分离的血液，这只不过是血红蛋白和血红素的分离，只是胆固醇的一种表现；心电图的报告很难让人看得懂。检查报告也是过一阵分批出来拿到手的。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阴有雨 愉快

阳光灿烂的午后，刚吃完饭我惬意地享受地睡着午觉，突然被门外的快递员叫醒，说有你家的快递。睡意朦胧地去取快递，我看了一下快递盒上的名字，原来送来的是黄瓜。我猜想大概又是妹夫买来的，我打开了盒子，共有七根，约有三斤多的黄瓜。我马上就给妹夫打电话致谢。电话里妹夫说：自家人不必客气，黄瓜中含有人体必需的精氨酸等。顶部的苦味富有葫芦素C的成分，钾盐十分丰富，含有丙醇二酸。因而肥胖症、高血脂症、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可多吃，对身体有好处。夏日炎热胃口相对较差，可拿黄瓜做清爽的凉拌黄瓜，加点麻油盐醋拌一下就行，很简单。

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阴有雨 快乐

那段时间社会上崇尚节约，缝纫机成为婚嫁时小家庭必备的三转一响日用品。但是大多数人只会缝纫，却不会剪裁，最初的纸样品种，只有女士两用衬衫和裤子，消费者只要花两毛钱，就可以买纸样回家，按图索骥自己剪裁，图样上有大小几档规格，可以放大缩小，反复使用，永久保存。服装纸样推出以后大受欢迎，只是因为手工印制，不能大量供应。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物资充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假领头都淡出了市场。但是这两项小商品，在国家和人民困难期间，所做的贡献不可小觑，其出现和成长，也见证了我们劳动人民既聪明智慧也能吃苦耐劳。

Z姐姐（Y阿姨女儿）的日记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多云转雷阵雨

今天，猛一个突然让我开始写日记，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呢！既然决定了，那就用心去对待吧！“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过此生”！自从新冠病毒流行，自1月以来，我和大家都几乎天天窝在家里

不怎么出去，害我都胖了好几圈。我想生命在于运动，好运动一下了。那就去1月1日开始启用的长宁绿道吧！

长宁区生态绿道位于外环线长宁段以西（苏州河-沪青平西侧机场苗圃），全长6.25公里，占地面积约49.28万平方米，这生态绿道免费向市民开放。嘻嘻。只可惜我竟然没走多远，就没有多少体力了。天又阴沉沉，要不然有时据说还能看到天空有飞机飞过的那一道浮云哪！差一步还是淋雨了，心情即刻变得不一样……

2020年6月21日 星期日 阴有时有阵雨

几天前，去了街道医院。进入街医院前，我首先会测量体温，打开手机“随申码”，没有的话，会让你填一张类似健康承诺书纸头，再往本子（医保本）上贴张贴纸，此贴纸一个月有效。我在智慧健康小屋内，进行健康自测，在医务人员护士的专业指导下，获得6个健康项目的检测，5个体能项目的监测。同时，结合自身的健康需求，进行了针对性健康风险评估，智慧健康小屋将出具个性化的健康检测报告，干预指导意见，并引导有需求的人到家庭医生这里进行医疗就诊、咨询等。于是，又转入中医院，去看中医。医生说人最好在晚上几点之前就要睡了，足够的时间睡觉休息恢复元气体力，在最佳时刻，怎么可以不睡呢！给我配了点中药剂，当我说到红花还是藏红花时，医生说藏红花与红花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却有很大的区别，是不同的东西，不好混为一谈。藏红花又叫番红花、西红花，是一种常见的香料，也可入菜。红花，又叫兰红花，干燥的管状花可以入药。还有如艾草和艾叶也是不一样的，两者也不是同一种。虫草和冬虫夏草也是。长知识了，受益良多。“久病成良医”啊！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短时小雨转阴到多云

口罩原本的价格非常便宜，但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口罩价格（实体和网上）快速上涨，从每个0.75元涨到了每个2元，这还是在疫情期间。真是涨得太吓人了。网上买东西是便宜的，但现在光看着口罩就很吓人，我居然还曾看到300元的价格（不是一次性口罩）。真是乱来，太离谱了。在疫情期间口罩的价格居然产生了质的飞跃。呵呵！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幸好有质监工商局出面干预。但是口罩现在是疫情期间的日常必需品，现在必须戴着口罩才能出门。否则哪儿也不让进。可哪里都有骗子，竟然连口罩都能够拿来做借口骗钱，无孔不入，缺德。不过都解决了。随着天气的“日渐升温”，戴着口罩

出门就成了问题。“闷热啊”，让人喘不上气，随着夏日天气炎热，我一定会“中暑”的。唉！都不敢出门了（但有时还是要办要紧的事出门），因为出门就要戴口罩呀！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阴有阵雨

看到广告中油柑柠檬茶的广告，就好想尝试喝一下，但色素、防腐剂太多，太甜（半糖多），不太健康。但我就是想喝，那就拿我妹送来的Vitamer摇滚果汁榨汁杯，自己来试着做做看吧！想到这儿我马上付诸行动，到水果摊，买了油柑、柠檬，去附近的超市买来了蜂蜜，包含气泡的水（还能用苏打水代替）。开始动手做：先把油柑、柠檬洗净；油柑去皮；切两片柠檬，再把柠檬去皮备用。把摇滚榨汁杯内里清洗干净后，加入适量液体（含气泡的水），将备用的所有食材切成小块儿（约1cm左右），装入杯身中，加适量的蜂蜜（甜度可自行调节），倒置杯身按启动开关，再正置，再倒置，一次榨汁约搅拌20—40秒，打成汁完成。至于这个味道嘛，还行，“不予置评”。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阴有阵雨或雷雨

好久没有逛过商场了，于是就约了朋友（到商场门口集会），一起去逛商场。去龙之梦购物中心商圈的路上，要经过凯旋路，要绕一大圈才到目的地，路上要是快的话1小时（走路）。在疫情前，我只要走到武夷路，进入一个小区，穿过去。途经三泾庙，走过去一小段路就到了，一般人我可不敢告诉哦！但疫情期间，小区门关闭，没有办法。我们在商场外会合，先测体温方可进入。很快就进入走走逛逛的看逛模式，一大圈一大圈地逛，龙之梦共有9层，一层一层地逛。逛到一半，肚子有些饿了，吃了个下午茶（是她请的客），吃完了继续逛，时间就过得很快，我们该回去了。我们俩匆匆地告别后，我就自行走路回家。

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多云到阴转雷阵雨

今年的除夕夜，我是在医院里跨年度过的。想往年过年，那番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景象真叫人感慨万千呐！（在疫情中，也是不行的，心中感到一阵凄凉。）往年的大年三十是在阿姨家度过的。在路上我们买好礼物。到了阿姨家，刚一打开门，“红色警报”响起，只听见“汪！汪！汪汪！”，阿姨家的狗“莉莉”向我们袭来，只见它上蹿下跳，屁股感觉像是装了弹簧，不像是一条狗，倒像是只兔子，一个

劲儿往你身上扑，还使劲儿摇着那根短揪揪的小尾巴。我们先不理它，进了门一个一个亲切问候“新年好”。它呀！一路跟着，直到我们坐到沙发上，它就跳上沙发，一屁股就坐在我们腿上，一会儿就开始不理我们，真是的。直到我们开始吃年夜饭的时候，它屁颠屁颠跑到餐桌下等着我们去喂它，真是一只贪吃的狗。吃饭前，小孩子就可拿到大人们的压岁钱。大家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看着电视，其乐融融的。想到这真是鲜明的反差对比啊！不由悲从中来。

2020年7月5日 星期日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现在疫情还没有正式过去，有可能还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口罩还要继续戴着，不能摘。尽量不要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保持社交距离一米。门窗要及时定时通风。进家门后，请不要忘记勤洗手，一定要用肥皂。有条件的话，记得要用稀释过后的84消毒液消毒（适当适量）。妹妹打来了电话，又说了一大通。你妈最近身体状况如何？好吗？要多帮妈妈做点家务。要多出去走走，多出去晒晒太阳，怕晒的话，多涂点防晒用品，穿防晒衣，戴好太阳镜，做好全身防护，再出门。避免大太阳的暴晒。可以选择早晨或天气较凉爽的时间段出门锻炼，这样对你身体好，记得多喝水……时间不早了，我重新工作了。又来。呵呵！说起来就如那滔滔的江水，连绵不绝！口齿伶俐，一气呵成。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

自从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小区邻居家的门，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紧闭的，少了以往的亲近。都说在家靠亲戚，出门靠朋友，远亲不如近邻。以前，邻居在外（家门外），只要是碰见会说“你好啊”“饭吃过了吗？”“吃过了。”互相寒暄，可现在见面老戴着口罩，保持良好社会距离。说的话题是新冠疫情的事情。家里有什么事隔壁的邻居会知道。都怪我们这儿的墙壁的隔音不太好，只要一大声说话，隔壁就可能听得见，但邻居们热心肠，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们也可以过来帮忙。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阴到多云有阵雨

前一阵子，邻居家送来一个说是他的女儿的同事亲手做的蛋糕，一大个，吃不掉。大家一起分了吧！给了我家一大块，呵！真是好大一块啊！蛋糕的整体大多数呈现出绿色，我猜是绿茶或抹茶味的。蛋

糕上有裱花，点缀上了蓝莓，第一层和底层是蛋糕坯，绿色里掺杂着紫色（是紫薯吧），中间一层是绿茶或抹茶的奶油里有黄色的东西（应该是芒果）。都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但我还是不由得想吐槽一下，单吃每一种的味道都不错，可整体混合出来的味道，吃起来的感觉怪怪的。颜色搭配是很漂亮，色彩缤纷的。但吃起来互相串味，味道完全不搭调。甜度还好。后来又送来一块。问到我们味道如何，我妈只能回答，味道不错。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阴到多云午后局部阵雨

最近国内疫情不断变化。看着电视新闻里的数字从零又变成偶尔会出现本土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有关疫情的数字总体令人寒毛凛凛，人的心情从逍遥自在快乐到疫情期间郁闷抑郁。有很多人变着法子让自己的生活多样丰富快乐起来，来对抗疫情的冲击。我国的疫情已经初步控制住了。但国际方面的疫情不太乐观，疫情还没有结束，有的国家的数字还在增加。俗话说得好，只要篱笆扎得紧，野狗（指的是新冠肺炎病毒）钻不进。只要积极防控、治疗，一定会打赢这场世界性的疫情的阻击战的。等到疫情正式结束时，享受胜利的果实，生命的礼赞，这难道不是一种甜吗？“加油！中国！”“世界！必胜！”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阴有间歇性阵雨

记得一天晚上，我出门遛我姨家寄养的狗时，被一声声稚嫩的小狗叫声“打扰”。刚开始我并未在意，但狗叫声除了有些柔弱无力，还掺杂了一种无助的感觉。于是我就走到声音传来的地方，一看，原来是只大约刚满月的小狗，蜷缩在楼道的门旁。不知是谁家的小狗走丢了？此时我抱着的“西西”，冲着它汪汪地叫，那只小狗害怕地把身子缩得更紧了，还直发抖。我拍了一下西西说不可以这样子，就先把西西带回家。从西西的零嘴里选了一根玉米火腿肠切成小块，来到那一层楼，看着小不点怪惹人怜爱的，我从它的侧边蹲下身子，让它闻闻味，熟悉我的味道（气味），把火腿肠放在它嘴边。小狗先是嗅一嗅，舔了舔火腿肠后，便埋头吃了起来，一会儿的时间就吃完了。我转头走了，它就跟着，转身只见它想爬到我的脚上，尾巴摇来摇去，还“汪汪”地叫，估计是想跟我回去。不行啊！家里还有一只哪！生命是平等的，既来到这个世界，谁都有活下去的权利！人和动物，人和自然，都应该和平相处，说起来那只是流浪狗，听说后来被人领养了。很多人养宠物，人的一年是狗的五年、猫的七年，人只是

它们“人生”的过客，而它们对我们付出一生，既然养了，就不要轻易丢弃。

H姐姐的日记

2020年6月14日 上海 星期日 多云 22℃—28℃

今天期待已久的“天山妇女第三期文化活动”在网上举行了，活动时长一小时。

上午9点整，视频开通了，大家一一登场。我们的网群由7人组成：活泼可爱的子婷老师，端庄美丽的章羽老师，温柔腼腆的徐洁老师，以及我们四位热情向上的阿姨姐姐。

一开始，章羽老师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我抢到了1.71元。哈，好开心！

然后，章老师要求我们说说疫情以来关于“口罩”的一些事。每个人畅所欲言，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故事，大家在一起就像拉家常一样，好温馨的感觉。

章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写作的技巧：如何写好日记，养成每天写日记的好习惯，受益匪浅。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大家依依不舍地一一道别。

期盼下一次活动的到来！

2020年6月15日 江苏·扬州 星期一 23℃—28℃

雨在不停地下，一整夜都没停。这些天来，天气变化无常，时晴时阴，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这不，清早起床时，又出太阳了。

不一会儿天色又阴沉了下来，使人感到很闷热，透不过气来，这就是所谓的梅雨季节。梅雨季节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在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下旬梅子成熟时，出现连续不断的阴雨天气。

宋代诗人赵师秀《约客》有“黄梅时节家家雨”，生动地描写了梅雨季节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的情景。

宋代词人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江南的梅雨，是一首千年写不完的诗。更有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梅时迎时雨，苍茫值春晚”，苏东坡的“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都是描写梅雨脍炙人口的绝句。

2020年6月16日 江苏·扬州 星期二 中雨 18℃—23℃

回老家的这几天，母亲的身影时时伴随着我。母亲于2019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十二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至今已有221天。可是我还有许多话要和您说，还有和您说好的事没有完成……您就这么走了，您怎么能说走就走！

窗台上的仙人球花开了，开了两朵，还有几只骨朵儿含苞待放，这是您生前最喜爱的。我站在窗前，雨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看着模糊的窗外，听着嘀嘀嗒嗒的雨声，母亲那熟悉而久违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多想再听您的唠叨啊！

人世间因为有了母爱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唯有母爱能赐予我们神奇的力量。母爱就像一盏灯，永远照亮着我的人生旅途。

2020年6月17日 上海 星期三 多云转晴 25℃—32℃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感觉有些疲惫。但是内心是充实的，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昨天在江苏，今天又到了上海。累并快乐着，回来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小女儿今天被评为“优秀学生”。班主任老师发消息给我时，我还不知道：“在线学习期间能自觉学习，复课后一如既往，得到各科老师的称赞，特别给予表扬，希望她一如既往。”噢，原来被选为“优秀学生”。我心里有点小得意，希望她再接再厉，不辜负老师和同学对她的期望。

2020年6月18日 上海 星期四 多云 22℃—32℃

一杯清茶，或一杯咖啡，放在床头。你的心情格外怡然自得。捧着手机浏览朋友圈，了解最新的国内外动态，各国新冠肺炎的控制情况；或者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从字里行间获得那种特别的轻松和愉悦……生活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或者去公园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忘却都市的喧嚣，身心仿佛受到了一番洗涤，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轻松感受。其实这都是缓解自身压力的方法。今天的心情好糟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急躁，从前的那个文静优雅的小女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好想回到从前的那个我！

2020年6月19日 上海 星期五 多云 22℃—26℃

今天，女儿英语期末考核。一早起来，洗漱完毕，突然对我说：“有点小压力，假如考得不好怎么办？”“怎么啦？放松点，考不好也不要紧，再努力呗。”我知道娃为什么有压力，因为她已被评为“优秀学生”。“我拿不准。”她担心地说。“自信点！不要把考试当回事，主要在于平时努力不努力。”我虽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小紧张。不过，我倒是觉得她有点长大了，还知道有压力嘿嘿，说明不是个糊涂鬼。上学临走时，我对她说：“不要给自己加压，考试前做几个深呼吸，祝你取得好成绩！”她认真地说：“OK！没问题。拜拜！”

2020年6月20日 上海 星期六 多云 21℃—24℃

做好垃圾分类，首先不能乱扔垃圾，可是乱扔垃圾现象在我们小区里时有发生，我怎么觉得我住的这个楼道里最严重。早上出门时，新增加出去的阳台上又多了一大包垃圾。究竟是谁扔的？不得而知。我不禁想到：乱扔垃圾可耻。

上海市是2019年7月1日施行垃圾分类管理，我们每个家庭不仅要认真地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更不能乱丢垃圾，为了环境的卫生，也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与此同时，才能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都是举手之劳。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2020年6月21日 上海 星期日 小雨转中雨 21℃—24℃

马不停蹄的一天，终于回到了家。

上午参加了女儿班级召开的家长会。三门主课老师都发了言，然后班主任老师分别和每位家长谈心。会议结束后，几位家长约好带孩子们一起去召稼楼古镇放松一下。我们乘坐一辆商务车，是一位同学家的。一路上，雨时下时停，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笑不完的开心事，多么羡慕她们这个年龄，无忧无虑，天真烂漫。

召稼楼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古镇，以东街、南街、西街及姚家浜为架构，一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气息。尽管小雨下个不停，游客还是不少。我们撑着雨伞游逛着，累了就在河边的木椅上小憩一会，孩子们尝着各种小吃，开心极了。[\[8\]](#)

第四章 女性谱系下的母女关系

本章通过三组母女六人的生命历程回顾，将“沟通”和“扶持”作为母女关系的关键词，关注在我国城市急速发展（Rapid urbanization）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际化城市的上海工人新村中的母女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改革之后，巨大的城市社会变迁（Social transformation）和阶层分化给基层家庭里的母女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本章发现基层社群母女在抵御社会压力过程中巨大的能动性是她们对抗异化关系的重要力量。本章也通过女儿的叙事回溯母女的故事，努力在她们的讲述中找到母女情感和生命的谱系联结，探求女性话语表达中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深层的个体欲望和精神诉求，以及母女关系变化的背后，更大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图景的变迁。

母女关系是家庭中重要的关系。在Adrienne Rich看来，“母女关系在父权制的叙述中被最大程度地简化和渺小化了。母与子总是永恒的、决定性的组合。与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类似，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对男人们构成深重的威胁”^[9]。母女关系从本质上说属于女性体验的范围，长期以来男性话语霸权影响着女性对于个体经验的书写，因为“母亲”形象已被父权社会话语规范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男性强调女性只能通过“做母亲”来实现自我，而父权话语中“母女关系”在重要性上远不及父子关系、母子关系。

1980年Luce Irigaray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研讨会上，通过她的演讲文章《与母亲的近身接触》^[10]提出“女性谱系”的概念。她认为女性之间存在一个谱系（Genealogy），首先基于血缘上的女性关系，即在母亲这边女性有她们的母亲、外婆、曾外婆以及女儿。母女之间和谐关系延伸至整个女性群体中，能够为女性创造一个爱的空间。女性能够通过女性谱系确保自己的身份，以及找到被男权文化遮蔽的女

性历史^[11]。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图景，现实生活中女性之间的联结和认同往往是复杂和变化的，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阻力。

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不同代际的中国女作家书写着身为女性的独特体验。徐坤在《双调夜行船——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12]中用“女性谱系”的概念梳理阐述母女关系的写作。她通过对女性谱系的发掘与寻找，试图重新连接被男权社会割断千年的女性生命链条^[13]。八十年代的张洁、王安忆、铁凝、池莉等女作家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审视，通过母女两代人的裂隙反映女性生存的艰难，打破“母性神话”。九十年代的陈染、林白、海男等作家对母女冲突背后的原因进行思考，进一步去探讨母女关系的不同意义，试图从传统的“母职”意义中逃离。包括世纪之交的卫慧、安妮宝贝、张悦然、春树等女作家，她们笔下的母女关系都体现着女性作家的不同的时代体验和个人色彩。

而本章将聚焦当代社会基层家庭中现实的母女关系变化，并以国际大都会上海的现代化发展为背景。本章通过工人新村三对母女六个人的生命历程回顾，思考当消费主义（Consumerism）给中产母亲带来“母职焦虑”时，上海工人新村中基层贫困家庭中的母女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考察的家庭的居住环境都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工人新村的家中唯一的一间房。三位母亲都很坚毅且顽强地面对生活的艰难，母女在经历共同的生命体验之后呈现出不同的路径：逃离、留守、陪伴、顺从。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改革后，巨大的城市变迁和阶层分化给基层家庭里的母女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基层社群母女之间的沟通和扶持，她们在抵御社会压力过程中巨大的能动性是她们对抗异化关系的重要力量。本章也通过女儿的叙事回溯母女的故事，努力在她们的讲述中找到母女情感和生命的谱系联结，探求女性话语表达中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深层的个体欲望和精神诉求，以及母女关系变化的背后更大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图景的变迁。

一 逃离家庭，回到家庭，再次出走

第一对母女的故事是母亲C阿姨和她的女儿C，我们至今都没有直接叫过这位母亲的名字，平时都以“C阿姨”称呼她。C阿姨曾经说自己最喜欢地丁花，所以我们在这里便将“地丁花”作为她的代称。

地丁花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部山城，她的成长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详见第二章她毕业后打工创业的故事）。地丁花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过物质的极其匮乏，从小接受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母女成长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她们的关系充满了鸿沟，地丁花母亲作为长辈总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女儿，让她成长为符合传统家庭期待的听话的女儿和贤良的妻子，而地丁花与母亲的对立让母亲的期待落空了。

在地丁花的讲述中，每当她面对父亲重男轻女的不公正对待时母亲总是失语的，只是在碍于她大龄而催婚时，母亲才出现。无法得到母亲支持的她决定离开父母一走了之，于是义无反顾地远嫁上海作为对家庭的反抗。然而地丁花内心深处又是矛盾的：她曾渴望自由不愿意被父母催婚，最后又为了反抗父母而匆忙结婚。她在结婚前因为看到很多亲戚破碎了的家庭，就下定决心结了绝不离婚。这些内在矛盾最终将影响地丁花和自己女儿的关系，每次和反抗父母权威的女儿的冲突，也是地丁花和曾经的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1. “完整的家”：想象和现实

在地丁花的故事里，性只出现在两个场景。一次是提到关于怀孕，一次提到她们的居住空间。以闪婚方式远嫁上海后，地丁花发誓绝不离婚。虽然结婚两年多女儿都出生了，每天早晨醒来她还是都觉得一切那么不真实，像在做梦。发誓不离婚的她在头一年实在无法忍受这段婚姻，准备离开时发现怀孕了。女儿也知道妈妈怀孕后准备不生的想法，因此也特别能理解妈妈在婚姻里的隐忍。这是一个悖论性的处境：并不准备进入婚姻的她，在迅速进入到婚姻后选择坚持的理由只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随后对完整的家的“维稳”成了首要任务，就像地丁花女儿说的那样：

“因为我妈妈，她的哥哥，她的，就是亲的，然后亲姐姐，其实都算那种有离婚经历的，对，对，都是选择离婚啊，怎么样的。所以，所以那个叫什么，我爸爸经常很自豪说，你看，就是你没有离婚吧，但其实这是靠我妈妈一直在忍、忍受一些什么忍下来的。”（C口述访谈）^[14]

女性生命个体的真实感官体验——身心的愉悦和联结无从谈起，“爱情”在地丁花的世界里是遥远的。地丁花嫁到上海时，婚房是已过世的公公单位分配的一室户的房子。在简单装修后，他们开始了一

家四口三代同堂的生活。唯一的一个房间一边摆着双人床，一边摆着高低床。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生活空间，自从女儿五岁以后一直这样共同生活着。关于性，她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

这是一个“缺父”的完整的家。父亲一般被认为是家庭的支柱和权威，当父亲不能承担这种责任时，母亲往往被迫成为既主内又主外的人。贫穷和艰难可以轻易打垮男人，却对母亲无计可施。家庭主妇有时也必须走出狭小封闭的家庭空间去打拼，为孩子争取更多的机会，面对生活困境除了勇往直前别无选择。同时为了支撑一个所谓的“完整”家庭，母亲不得不以孩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地丁花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吵架，尤其在地丁花兄妹们并没能考上大学后，父亲经常责怪是母亲的不尽责让他脸上无光。她的母亲无法培养出可以让父亲觉得自豪的“优秀的孩子”，在众人开始议论“嫁不出去”的姑娘时，地丁花的母亲选择了对她催婚。

后来的日子，地丁花一直后悔自己为了逃离家庭而草率地结婚，因为当她天真地以为逃离可以解决问题时，却发现匆忙新组建的家庭让她面对更多的挑战。

首先就是生存。

婆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女儿出生后就和奶奶在这个房间一起生活。夫妻二人因为理念不合而不再共同经营店铺后，一家四口祖孙三代共同生活在一个房间。地丁花想找一份工作，不仅是为了补贴家用，更是想拓展自己的圈子。由于户口在外地，工资待遇低，且超长的上班時間让她无法兼顾对孩子和老人的照料。更为重要的是，婆家人认为既然婆婆的房子以后由他们一家继承，地丁花就应该承担起对老人的照料和送终的义务。最后在大家的建议下她选择了在邻居家做钟点工，这样能补贴家用，工作时间可以弹性安排，不影响照顾家庭。地丁花还努力通过跟知识分子雇主家庭建立良好关系，来为女儿的教育积累些资源，如为女儿的学习和她的升学提些建议。

在居委会的帮助下地丁花给丈夫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一休二，很稳定可是工资很低。地丁花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拼命折腾去赚钱”。当婆婆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她只能全天在家照料。地丁花的女儿C在访谈中讲述自己18年成长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中的独立个体的形象。她的记录中更多呈现的是与奶奶、妈妈的联结和纽带，父亲在女儿生命经验的讲述中是边缘化的。

其次就是维系。

婆婆的去世让这个房间变得更让人无法忍受。婆婆去世后，丈夫成为了名义上的一家之主，掌控着家里的话语权，试图以对母女二人的控制稳固自己的核心地位。正是在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家里，地丁花和女儿的联系更强了。在女儿的口述中可以看到她对父亲霸权的不屑，对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女儿看到了妈妈的劳动和对家庭的付出，对自己的陪伴，对奶奶的照料，看到了妈妈在家里实际的顶梁柱的地位，还有对紧张的父女关系的缓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女儿C觉得母亲和女儿之间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她很珍视和母亲的亲密关系。在女儿看来，自己的父亲就是被奶奶宠坏了的“妈宝男”。日常生活的摩擦和矛盾让女儿对父亲极其不满。更让她不理解的是面对如此大男子主义的人，为什么妈妈有时候会选择站在他那边。

“在家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觉得一切都得听他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他控制欲也很强，这是我很受不了他的一个点。我就模仿一下他的语气：‘老子就算说的是错的，你也得听。’就是我很无语。但是我得尊重他这种想法，就像我妈说的，你们观念可能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但是你们要尊重彼此吧。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我独立了，我现在还远没有独立吧。然后呢，每一次争吵我其实也很累，只不过他们会表现出来，我不会。比如说我爸会说心脏不舒服啦，怎么样的好累噢。然后、然后我妈也会她腿又怎么样了，怎么样的。”（C口述访谈）

C还举了在外公家的例子：

“（外公）那套房子要分配，就是把他们召集回去讨论一下怎么分配嘛。然后那期间，反正他们就是，就说大家都七嘴八舌在讨论的时候，外公突然觉得很吵，就说：大家都不要说了。就没有人敢说话。我爸说他就觉得那种做法是对的。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不对，因为我很讨厌任何一个环境，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你就不能去反驳他，就是那种完全遵从Ta的那种，你去跟Ta讨论，你去跟Ta争辩，就是你不懂事，你不尊重你的长辈，我不觉得这是对的。”（C口述访谈）

C觉得爸爸的控制欲还体现在吵架：

“我爸会说，我把你手机收回来。你知道吗我18了，他还在跟我说这种‘你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手机砸了’。他甚至那天吵架的时候砸了我的电脑，这是他送给我的新买的电脑。幸好放在电脑包里面，他砸坏了一点点外面那个边缘。”

“我们每次争吵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是你妈，我是你爸，你不能就是说跟我们一定要把理由掰扯清楚，因为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俩是什么绝对的权威嘛。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观念就是说长幼有序的那种，就是在一个家里面嘛，必须要听家长的话，就是那种你不能说你跟他们去一定要把一个事情掰扯明白，他们很不愿意。”（C口述访谈）

在父权体制下，女性在家庭属于从属地位，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掌权。地丁花作为母亲，希望自己在家庭的地位被认可，为此她选择了有时借助传统的“家长权威”观念来稳固家庭成员间的等级，并利用父亲的余威对孩子施加精神上的影响。这个时候哪怕父亲不在场，他的最高权力依然没有被撼动。曾经是叛逆对抗家庭的女儿地丁花，在获得母亲身份后会将她所承受的来自男性社会的压力同样复制给女儿。有时候地丁花无意识地使用母亲身份对女儿施压，给女儿带来了一些困扰。

2. 再次“出走”

女儿在母亲身上看到自己不想要的未来，为了跳出母亲的命运，女儿开始反抗。她反抗的方式是拼命读书，通过考上大学远离父母的家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随着高考的结束，女儿和母亲之间曾经有过的朋友关系也结束了。疫情期间母亲虽然倾尽全力照顾女儿，但最后她对传统家长制的共谋让女儿失望，她做出了不如彼此疏远的决定。她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在了外地，想以这种出走的方式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并重新思考和母亲的关系。

“有些观念就是两个人就是会坚定地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上，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说清，因为你们接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这样只会吵，但是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比起疏远来说，我更讨厌争吵，我说的疏远也不是说，我不跟你讲话怎么样，就是我们聊的话题就会比较的局限吧，而且一旦有出现观念

不合的苗头，我就会决定我以后要打住，我再也不跟他们争辩了，因为真的很累，他们也老了，他们也吵不动了。我也很累，因为他们每次吵不动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懂事，就是我妈就会冲我吼，她说，‘你爸已经这样了，你能不能停一停？’然后其实我妈并没有就是说你们好像看到的那么的没有攻击力，你知道吗？其实她这个人挺有攻击力的，她最伤人的一点就是她会跟我那么说：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几十年的不理我，没有关系，我不会介意的。反正你现在已经读大学了。”（C口述访谈）

在口述访谈时，女儿C还跟我们分享道：

“她会很轻易地说我累了。因为累了这件事情她就把这段关系……她可以让她变得比较的淡泊。我最近一直在很困惑一个点，为啥咱俩的关系不能像以前那样像朋友一样处得很好了呢？”（C口述访谈）

疫情带来的影响除了是经济上和居家生活上的，还有青少年与家人之间因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面对母女关系的改变，女儿C困惑了。在C高考后没多久，父女之间又爆发了冲突。

“这场战争本来是我跟我妈的一个事情，是我爸他非得要在旁边说说说说。我跟我爸说，你不要再火上浇油了，你让我跟我妈聊一聊，他就暴怒了，开始突然就暴怒了，突然‘咣’一下子就开然后这样子上手了。我妈就因为这是我跟我妈吵架嘛，然后我妈她就觉得我爸，哎，随便啦，他就是那样的。后来我爸不是说他心脏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是我的错。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说的时候。我跟我爸当时已经很冷静的在说话了，我妈就说你能别说了吗？你爸都这样了。我一下子好像就停住了嘛。”（C口述访谈）

那天冲突之后，女儿C在卫生间的地上坐了很久思考人生。

“很多这样的时刻，希望有人能来就是说，拉我一把安慰一下我，或者说告诉我该怎么去做，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那天我打了好多个不同的热线（自杀预防热线），上海的、北京的、全国的。没有一个是接的你知道吧。但这个时候吧，就因为你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但是不能指望说……就说有人能把你拉出来的时

候，你就只能靠自己，觉得这挺好的。我想，嗯。”（C口述访谈）

在C的成长过程中她曾经和母亲很亲密。她看过母亲年轻时的日记，和爸爸交往时的书信，她说妈妈那时写信的口气很顽皮的。但是在经历对几次父母联盟的抗争后，她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等级制的家庭结构。另一方面她看到在家里作为顶梁柱的妈妈所遭受的不公，想让妈妈有更广的生活圈，这也是C大力支持母亲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活动的原因。

“她就是，这种朋友圈很闭塞的朋友圈，至少已经持续了将近快10年感觉了，就完全跟社会脱轨了。她现在不愿意走出来。我们俩老因为这个吵，因为我很焦灼她现在这种状态。但是呢她不愿意，比如说工作坊这件事，她一开始不肯参加说自己不会，后来才承认，说就是不想走出来。我能理解。”（C口述访谈）

地丁花对自己似乎是自我放逐了，但她不断告诉女儿一定要好好读书，靠知识改变命运，出去读书，离开现在家里的这么小的空间和这个环境。女儿虽然会对妈妈失望，但也渐渐理解和明白妈妈的处境。她一边坚持与父母抗争，一边反思自己如何改变这种家庭内的循环（Loop）。

“就像我爸妈会说自己这里痛那里痛，但是我身体难受的时候，我不会说，我会自己忍着，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说我奶奶也喜欢说自己命苦，我爸爸也喜欢说自己命苦，我妈现在也老说这里痛那里痛，有的时候听着会烦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你老说，老说吧，我就会（觉得烦）。所以我就是不说。”（C口述访谈）

Nancy Chodorow在《母职再造》中认为在父权制家庭中，负责照料子女的责任通常落在母亲身上，因此母亲在子女心理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母亲时常不自觉地将女儿看作是她个人的一个延伸，她并不希望女儿发展出她个别的自我^[15]。而在我们的故事中，地丁花其实并不希望女儿成为自己的延伸，并不想自己的错误无限循环下去。

2020年9月C选择去外地上大学的方式出走和逃离家庭，与年轻时的地丁花又相同又不同。地丁花的形象是复杂的，她年轻时对抗家庭，婚后一边挣扎一边又无法冲出父权话语的规训。女儿C在重新理解母亲的生命故事、不断地在矛盾间重构母亲形象的同时，寻找着独立的自我，也重拾母亲因婚育而割裂的曾经的梦想。在了解母亲生命故事不断争吵、矛盾、僵局和取舍的过程中，C其实重新延伸着母亲年轻时的自我。从疏离、隔阂、无法彻底分割到延续，母女之间的关系和这份女性谱系是复杂的。通过走入母亲的生命故事，女儿也因此真正确认了自己的选择和方向。C北上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女儿与母亲的一种和解，是对母亲年轻时对自由和独立向往的回归。下一代的出走和离家对于地丁花来说，也许有着共同的对某种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认同。

二 何处为家：陪伴的选择

从一间房一个院一儿一女的平静生活到一夜之间的无依之地，不仅是地理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的缺失，她的经历成为了对孩子最好的家教。木槿花生命力极强，花本身象征着历尽磨难而矢志弥坚的性格，也叫沙漠玫瑰。平时我们叫她W阿姨，在本章我们称她为木槿花。以下是木槿花和她的女儿W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和“缺父”有关的女性谱系的故事。木槿花的女儿从小看着父亲和继父对于家的毁灭性行为，看着遭受家暴的母亲的无奈隐忍，失去家园的母亲无所依靠时的独立顽强。母亲的磨难、不屈和生命力最终成为她觉醒和独立的一个转折点，在漂泊的生活中和母亲的生命紧紧联结。大学毕业后，女儿选择妈妈所在的城市，与妈妈生活在一起，陪伴且保护。

这似乎是一个女性个体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经验的总结：没有指导，缺少包容空间，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代价都要靠自己承担。成长培育了她们自立、坚韧、顽强又旺盛的生命力，但背后的心酸、苦难也成为她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1. 剩女

“剩女”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2007年后，这一词条就被收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之列，并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27岁以上仍然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女性^[16]。这个词语的潜在含义就是说：女性不管自身有多大的成就，但如果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却还单身，那就一无是处，是被剩下的，是会让人看不起的。这也同时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一种价值倾向，许多人依然认为，女性个人价值的体现，是与她的婚育状况有关的。该词具有争议性，2017年中国妇女报发布性别歧视类禁用词，“剩女”一词包括在列。“剩女”这个性别歧视的词虽然在2007年出现，但是在40年前，木槿花就已被这种对单身女性的压力裹挟半生。

木槿花从小身体就不好，各种大小手术贯穿她的大半生。高一开始辍学在家帮着奶奶和养母（也就是她的舅妈）料理家务照顾弟弟们。辍学并不是因为读不上去，只是因为弟弟多，妈妈忙，奶奶一个人难以照顾。木槿花胃溃疡手术后就一直在家养病帮忙做家务。到了婚嫁年纪因为身体虚弱贫血被男方母亲认定不适合传宗接代，一直拖到25岁。在那时那地25岁的她遭遇着超龄剩女的关注，家里人太愁了，后来奶奶直接去找了工会主席。27岁那年木槿花一意孤行地（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仓促结了婚。

“前夫家里很穷就三间破房且单亲家庭，一听这情况舅舅舅妈都不同意。想到之前介绍部队的那家家人不同意，觉得快27岁了人家都在笑话，之前介绍的也不少不是对方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愿意，好不容易有个彼此愿意的，这个也是部队的，一时赌气就决定成了吧。”（W阿姨口述访谈）

前夫家距离她家35公里，因为舍不得坐7毛钱的公交车，她骑着自行车出门，骑到半路躺到路边休息一阵，早晨出门到下午两三点才到。那时还不兴结婚前住在夫家，结婚前那几天就住在闺蜜当招待员的招待所。结婚那天闺蜜给她买了一点红布做了一个红褂子套在棉袄上，叫来另一个少年时玩伴，两人正儿八经地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就这样代替娘家人把她送到了夫家。结婚当天就招待了一桌，因为娘家人生气一个都没来。

2. 贤妻

婚姻并不如意，婚姻中“渣男”会有的行径木槿花在两次婚姻中都遭遇了。作为妻子能做的不能做的她都做了，该忍的不该忍的她都忍了。

木槿花公公去世前丈夫在公公厂里上班，她在家菜园种菜，生活还能达到温饱。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公公去世，丈夫开始游手好闲，为了操持这个家她开始创业。白天管理外面的面粉厂，回到家带孩子、喂猪喂鸡、打理菜园料理家务，一点一点攒起来美好生活。结果前夫先是败光了木槿花辛苦打拼下来的厂的信誉，又败了跑运输的大卡车，最后把自己折腾进了监狱。

日子总是要继续，况且还有两个孩子。哭完之后第二天木槿花出门借钱准备修房子，因为前夫的事家都被人砸了。娘仨总得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屋檐。前夫进监狱的那阵子木槿花继续她的创业且红红火火，她的离婚官司让大家了解了她的情况，都愿意帮忙。这期间她还攒下钱盖了房子，却不料被出狱后的前夫偷走房产证，把房子卖了。她遭受的暴力和创伤还不止于此，在前夫进看守所时，他的亲戚还来劝说木槿花给当事人磕头赔礼让人撤诉，理由是前夫借着亲戚的钱，要是被判担心后续的钱还不上。

不管风雨有多大，日子总是要继续，况且木槿花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木槿花咬紧牙关，待一儿一女高考之后，她一个人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也努力打拼，做一切她能做的工作，经常在外面同时打三份工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直到2014年由于身体原因又经历几次大手术后无法外出打工，她才开始在家休养。

在上海的时候木槿花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小她五岁，是残疾人，患有耳疾。她一心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但是好景不长，丈夫退休后打牌发脾气成为生活的灾难，也是从那时开始对她从语言暴力上升到家暴，一度把她打到需要做手术。

在第一段婚姻里她养育一儿一女，照料家庭。当无所事事的丈夫不断败家时，她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外打拼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并需要处理各种丈夫留下来的烂摊子，她努力成为一个贤妻，最后却不得不逃离。在第二段婚姻里她想好好过日子，照顾家庭。当丈夫开始无所事事寻衅找茬时她选择隐忍，能躲就躲。即便总被阴晴不定疑神疑鬼的丈夫精神暴力，即便总被家暴甚至被打到去医院做手术，她能

忍就忍，就想着好好过日子。不止一次见面讲到伤心处她痛哭，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什么都没做错，只是没意识到拖累和消耗着她的“渣男”。男人似乎成了她这一生的诅咒，第二任丈夫和前夫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的日记中很少谈到男人，日记中更多的是因为疫情被女儿送到老家后她的感受和生活；她儿时的朋友小六，她看到老家的人生了三四个孩子的感想，她每天的日常，买菜做饭取快递。可是木槿花知道田园的生活只是暂时性的，之前因为疫情，女儿考虑到两人同处一个屋檐之下母亲境遇堪忧，便将她送到老家去，女儿花了500多元为木槿花临时租了个地方，既可躲避暴力也可休养身体。木槿花说，老家的物价比上海低很多，她可以买许多新鲜的蔬菜过健康生活。可是疫情之后，她又不得不回到上海继续面对习惯家暴的第二任丈夫。

木槿花能干又能吃苦。结婚后从娘家的城市户口迁到农村户口时，靠着分配的地在自己菜园子种菜，那时的生活还能达到温饱。前夫开始败家后她靠着面粉生意，成为最早一批街道评选的万元户家庭。第二次创业搞运输业开始了小康生活，但赚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因为前夫各种闯祸带来的种种索赔。前夫进监狱的第四年，她终于离成了婚，以孩子判给对方为代价。离婚后木槿花开始第三次创业，生意很好，一直维系到前夫出狱。出狱后的前夫偷了房产证卖了房子，跑了。农村户口让木槿花曾经分到几分地，离婚时却由于当地的土政策被收走了。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房子，一夜之间，木槿花辛苦半辈子的成果就这样在她的一度忍让之下眼睁睁被蚕食。

到上海之后木槿花一直靠打工养家。实在无法外出打工后，起初按照政策每月能领取1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丈夫退休后由于退休工资超过上海最低工资，作为配偶她每月的低保就被取消。没有了经济来源，她开始成了丈夫口中对这个家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全然忘了这之前木槿花如何一天打三份工养家。如果没有男人的拖累，以木槿花的吃苦耐劳和经商头脑她本可以早就让自己过上小康生活，一次一次的婚姻，一次一次的伤害，本就虚弱的木槿花在遭受持续身体精神暴力的情况下，身体变得更差了。不论是之前所在的农村有性别歧视的土地政策，还是城市并没有兼顾具体家庭情况的低保政策，都让本就贫困的妇女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幸好女儿开始成为她的盔甲，尽一切努力去保护她。

3. 母女

当把木槿花框在那个年代“贤妻”的评价框架中时，我们看到的是为了孩子和家庭忍辱负重，逐渐被耗尽的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而在女儿W的眼中，母亲聪明、勤劳、能干，充满激情，记忆中妈妈年轻时像男同志一样去卸建筑用的长钢筋，母亲去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会跟她讲很多外面发生的事。对母亲的认同和亲情最终会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

W小学四年级时母亲终于和父亲离成了婚。离婚后她和弟弟寄宿在叔叔家，那时叔叔在江西开厂，姐弟俩就转学到了江西。两年下来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让她对妈妈的想念就跟疯长的野草一样，于是小学毕业那年暑假W去找身在另一个城市的妈妈。童年的快乐在四年级时戛然而止，并不是因为离婚带来父爱的缺失。在W的生命中父亲是缺席的。四年级前外婆还在帮着带他们，还没结婚的舅舅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时是个大家庭。W的隔壁邻居与她同班，经常去她家玩。四年级突然被转学到江西，没来得及和小伙伴好好告别。半年后再回来时，大家就成了熟悉的陌生人，这对重感情的W来说是童年一个大大的遗憾。

初三中考时W因为食物中毒，没有发挥好，最后距离重点高中录取线差了三分。当时的政策是差一分补一千元，W最终得以进入重点高中。1999年的三千元是很大一笔钱，因为心疼妈妈的付出，W说，她高中的时候“就像没感情的学习机器一样一门心思学习”。

高中毕业后妈妈和她聊外面的世界，在妈妈的鼓励下W决定出去走走，木槿花把她的学费存到卡里，把卡缝到包包里，结果缝得太好，等到W需要钱时发现硬拆也拆不出来。背上妈妈亲手缝的包，在妈妈描绘的蓝图下，W开始了她的人生第一站：昆明。出发时木槿花连被子都给女儿准备好了，想着W到那座城市去看看，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就开始她的大学生活。等真到了离家乡很远很远的城市，W却发现这个让她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仿佛是个尽头：

“因为那里很多山，就一下子把你的视线挡住了，就感觉出不去了一样。感觉又像到了一个笼子里面……你到了那里，突然觉得，就像过不了那个五指山就突然有一种又闭塞的感觉。”（W口述访谈）

最后W选择去了广州。那时木槿花已经到了上海，还专门坐火车从上海带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到广州。每到晚上当宿舍里的同学开始上网

打游戏时，W就骑着自行车，沿着珠江骑，海印桥、海珠桥，一座一座桥骑过去。毕业后W先是留在广州，也曾动摇地想，“在我妈妈身边呢，自由就没有了，但是生活可以照顾得很好，就是她也照顾我，我也能陪伴她。”几年前曾经和她们一起生活过的小舅舅生病了，W回到老家和表弟一起照顾舅舅。那之后她还是决定到上海工作，选择陪伴母亲。

由于家庭的变故，多年来母女很少生活在一起，彼此独立且相互牵挂着。来到上海之后的生活是W和妈妈最亲密的接触。刚来时W就感觉到继父对妈妈“不算好，但是我们觉得大家相处得还可以的”。她回想道：

“觉得以前就是大家气氛是好的，就是家里有点事情或者怎么样，你是知会他，告知他。他是作为一份子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比如说，以前我第一份工作公交车下来离家里还有一段距离，他以前会去这段路去接我的，他怕那时候那段路是挺乱的。”（W口述访谈）

退休之后，可能少了束缚和约束，继父以前偷偷摸摸地打麻将和夜不归宿，现在变得光明正大了，甚至还开始家暴。发现这个情况后，W开始学习拳击，平时下班尽可能早回家，以这种方式来保护妈妈。她还买了一条长长的棒球棍，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前，准备随时保护妈妈。

因为了解妈妈的坎坷，W从不在妈妈面前聊她的伤心事：婚姻。她从不主动去谈她的爸爸，因为提起来妈妈会伤心。而对于妈妈现在的遭遇，W选择让妈妈自己做选择，或者陪着妈妈一起离开，或者陪着妈妈一起面对。就像她后来选择了来上海和妈妈生活一样，代价就是自己的感情。为了陪在妈妈身边保护妈妈，W放弃了上一段感情，因为她无法放心让妈妈独自一人留在上海。

有人说婚姻是女性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捷径，也是告别原生家庭的机遇。然而在木槿花女儿的抉择中，我们看到了对母亲的依恋在她人生中的重要性。对于木槿花来说，通过自己的坚持和支持让两个孩子顺利读完书走上工作岗位，是她自己最大的成就。女儿最终选择跟她一起坚强地面对人生风雨，也是她最大的慰藉。而对W来说，“成功”不仅仅是自我实现，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和亲密关系也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数，因为对于遭受巨大社会压力的基层家庭的孩子，良好的

亲子关系往往较难实现。不幸的家庭遭遇让这对母女彼此扶持，用亲情来共同抵御生活的困境，踏实而不妥协地活着。

三 相依为命、共生固恋

78岁的她和40岁失业的女儿Z住在20年前买下的一室户内，她们已经在此居住了几十年。她是位老上海，我们就称她为白玉兰，这也是上海的市花。疫情初期，工人新村一室户住宅设计导致隔离在家的人们因为狭小的居住空间而摩擦不断、家暴增加，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白玉兰母女的感情。毕竟疫情之前母女俩就已经这样相依为命地在—个房间日夜相对了20年^[17]。

1. 娘家

由于身体虚弱，作为长女的白玉兰在娘家时备受呵护。白玉兰在家调养身体的7年，母亲用政府发的券专门给她买了鱼肝油。母亲对她的呵护还体现在排队买菜。那时的上海还是采用粮票供给制，到了下午2点多，家里派孩子去排队买菜。白玉兰不喜欢，从来都没去过。所以结婚后买菜做饭这些都是丈夫承担。直到丈夫身患重病之后白玉兰才学会买菜做饭。不同于为远离父母而结婚的地丁花和因为结婚和家人赌气一人骑车去结婚的木槿花，白玉兰一直和父母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父母也从未因为她年纪大而催促她结婚，娘家一直给她坚定的支持，无论她决定单身还是结婚后准备生孩子。

白玉兰产后，从不帮其他女儿带孩子的妈妈因为她从小身体虚弱，开始帮她带孩子。家里弟妹们都很理解与支持。100天产假结束上班后，白天她先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晚上6点下班后去接上女儿。

“那么老头（白玉兰丈夫）5点钟下班的。反正他管这个‘买汰烧’（上海话）他弄了，他家里饭烧好，饭，老早没有电饭煲的，摆在炉子上封好，封好了以后呢，他来接我一半（路），我走一半路，他来接我，把小孩接回去（笑）。这些，讲这些也蛮开心的，对吧，在这里有了老头蛮开心的。”

上班后单位效益好，逢年过节会发很多年货，鸡鸭鱼肉水果应有尽有。母亲喜欢吃肉，每到这时都会问白玉兰：你们今年过年发肉不？白玉兰家离娘家只有公交车一站路。每到这时就拎着单位发的年

货欢天喜地给母亲送去。1987年上海开始购买电视机，那时还需要先到单位登记，然后拿票去买。白玉兰用排队领到的票给父母买了一台。那时的电视是个稀罕物，外甥（白玉兰妹妹的儿子）看到非要搬回家。白玉兰就把电视送给了外甥。

一直以来白玉兰的母亲都告诉他们姐妹们要团结不要计较，一直到现在白玉兰和娘家的兄弟姐妹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白玉兰最小的弟弟当年因为上山下乡政策一直在外地，为了让弟弟的孩子能够安心回来上海，白玉兰姐妹们凑钱给弟弟在上海买了房子。多年前有一部关于上海知青的电视剧叫《孽债》风靡全国，上海的一张床成为当时回沪知青的一道墙，也成为上海家庭争吵矛盾的源头。在白玉兰这里通过姐妹团结化解了这一种家庭矛盾。

2. 记忆中的外婆家

白玉兰女儿Z童年记忆最深的就是住在外婆家时和表妹捣蛋的事。那时没什么零食，Z和小一岁的妹妹经常趁大人不注意偷吃外公外婆从菜场买回的菜。Z的表妹一家，也就是白玉兰的妹妹和Z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Z读书之前每天在爸妈上班时被送到外婆家，白天的日子表妹成了最好的玩伴。外婆家在Z的记忆中就是童年乐园，因此5岁时外公去世、预备班时（上海的小初一）外婆去世，这两件事对Z来说打击特别大。都已经30多岁的Z现在还能经常梦到外公外婆。

读了小学之后Z便很少去外婆家，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上学后回到父母身边的Z和爸爸相处沟通的时间并不算多。Z的爸爸脾气比较大极易发火，Z小的时候不大和爸爸说话。童年几乎是外公外婆舅妈带大的她对爸爸的记忆比较模糊。平时爸爸管饭，吃好饭便出门跟人家聊天，白玉兰就在家陪着女儿。一家三口居住的那间房，又是睡房又是餐厅又是客厅，集多功能于一体。Z做作业很慢每天都要做到很晚，如果家里有人在旁边看电视会分散她的注意，所以每天饭后女儿做作业时，Z爸爸就只能到外面找人聊天，直到女儿做完作业。父女俩平时交流的时间也就是晚饭。那时一周休息一天，周日时Z爸爸就出门钓鱼。除此之外脾气急躁没有耐心的老爸和读书成绩不好害怕老爸发火的女儿，实在很难和平相处。Z对于爸爸的印象就是：最怕老爸发火。

不同于父女那种相处模式，白玉兰母女的相处模式就是一强一弱，共生共存。

在访谈中问到Z有什么有意思的或是重要的故事分享时，她笑着表示没有。这时白玉兰插话“她一般性不出去的，她待在家里面”。当Z说到“就全都是在家读书啊”，白玉兰插话“她读书读不好，就晚上回来，又一天到晚读书，不出去玩，她读不好啊，读不进啊”。当提及之前的朋友有的在早教机构，有的在电力公司时，她妈妈插话道，“这个也跑来跑去的，这边打工那边打工”。当被问到读书时的故事时，白玉兰插话“嗯她的故事没有的，她都不跟人家讲话的”。

Z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西郊公园农工商超市做理货员，可能一开始并不适应，没做几天就被辞退了。后来又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可是Z“因为太老实，包被同事划破了，就没去上班了”，白玉兰替女儿解说道。在我们对Z的访谈中更多听到的是白玉兰替女儿的回答：“工作她找不到的”“一天到晚在吃药”“她手脚慢得很，人家都不要，做做就不要她了”“有很多东西她不吃，挑得很”“她贫血很结棍”。从白玉兰强势的叙述中，我们基本了解了Z失业在家的大致原因，是白玉兰作为母亲想为女儿做最强大的保护，尽力避免来自社会的伤害。

白玉兰母女的生活很规律，每天白玉兰早起去楼下菜市场买菜。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是全副武装地去菜市场采购。一是菜场的菜新鲜便宜，二是白玉兰母女平时不用手机，白玉兰也不会网上采购。回到家做饭，饭后洗碗。午饭后白玉兰会小睡一会，傍晚准备晚饭、下楼倒垃圾、洗碗。去年冬天白玉兰倒垃圾不小心滑了一跤，趴在地上很久后，被经过的邻居扶起。那天回来因为手实在无法动让女儿洗的碗。白玉兰在生活上对女儿照顾得相当周到，不论是一日三餐还是向街道申请女儿的相关补助福利，都是尽力而为。

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的Z一切以母亲为准。因此即便在访谈时问到她母亲并没有插话的问题时，她也习惯性地看看母亲，或者“这实在不好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脱离母亲视线范围时，或我们问到母亲不了解的领域，Z便会马上变得非常活泼，和表妹煲电话粥，或者和我们聊她曾经最喜欢却被白玉兰禁止的游戏。只是在母亲视线所及，她立马又成了母亲眼中“挑食、身体不好、严重贫血、找不到工作”的孩子。

3. 亲情

外公外婆去世之后，她们并没有像其他家庭一样由于老人的过世兄弟姐妹直接渐渐疏远，互不来往。白玉兰的姐妹情谊并没有随着父母的离世而减弱，反而彼此之间更加的亲密无间。这些年每年的年夜饭白玉兰母女都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除了疫情那一年。疫情那年除夕恰好Z发烧，虽然是虚惊一场，考虑到疫情大家便临时取消了第二天的聚餐。白玉兰的妹夫知道她不会网上购物，为了缓解她下楼采购的压力，经常网购蔬菜快递到她家门口。白玉兰的外甥女经常给Z快递生活用品。对于Z来说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之前的外公外婆，现在的阿姨、舅妈，为她们母女用亲情编织了最踏实的亲情网，为这些年，尤其这20年来母女的生活提供经济、精神上的支撑。

亲情，尤其是白玉兰的姐妹们的亲情，成为母女度过困境的有力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白玉兰母女的日常中我们几乎听不到她们去谈论困难。照理来说她们经历很多的困难，退休在家的母亲和失业在家的女儿，母女俩是如何相依为命？而事实上所有她们经历的不易，丧父、失业、生病、工作，都因为大家庭的团结互助而一一化解。对于白玉兰而言她并不孤单，虽然女儿失业在家，未来渺茫，虽然她担心自己不在之后女儿如何安排自己，但现在她有兄弟姐妹外甥外甥女，每一次互动都能让白玉兰转移注意力，而不是专注于女儿。而对于Z，她虽然是独生子女，但却有着同一时代很多独生子女不曾有的亲情：她有阿姨姨夫，有舅舅舅妈，有和她从小玩到大的表妹。和亲戚的互动能让她从很容易窒息的母女对峙中，找到舒缓的方式。

去看望白玉兰母女的那天，是盛夏。Z一早就下楼去便利店买了红茶，冲泡好放在冰箱。为这事母女俩还讨论了好一会。白玉兰认为放冰箱太凉，Z认为凉才解暑。最后一路快中暑的我们喝到了冰凉冰凉的红茶瞬间回神。

白玉兰一如既往地替女儿回答问题，还用的都是负面词。Z一如既往地低头不语也不争辩。白玉兰一如既往地担心自己不在了女儿怎么办。Z一如既往地对于这件事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四 母女关系与社会变迁

很多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时候从微观的角度入手，去看不同社会阶层或社群中亲密关系、人际关系和情感变化，将其作为

社会转型和变化研究的一个“个体化”的维度。如阎云翔曾经在《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18]一书中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私人生活的变化，特别是私生活中“情绪表达力”（Emotional expressivity）的变化。他认为对“情绪表达力的要求和期待变成了人际关系中个人价值感的一个新组成部分，这与当代中国社会个体化转变下社会和家庭的道德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相关。

在阎云翔研究的启发下，Harriet Evans将社会性别视角加入对个体化和亲密关系的考察。她2000年至2004年在北京进行的实地调查，通过分析中产家庭中母女双方在相互关系中产生的“沟通互动”的影响，探讨了这一过程的性别差异。她发现在大城市母女关系中，对亲密沟通的重视和要求并不一定造成更平等的家庭或者性别关系的出现。因为市场不断要求着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的回归特别是在家庭领域内的责任。母女沟通的期望虽然重塑了城市中个体的意义和经验，同时也强化了妇女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庭内的责任^[19]。Evans的研究关注城市中产家庭，研究的主要都是中产职业母亲。她对“沟通”的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但她的研究有一个阶层的盲点。我们认为对当代家庭亲密关系的研究也应该加入性别、阶层、城乡和地域的视角。

在以上三对母女关系中，我们发现C对母女关系的期待非常符合Evans研究的当代中国年轻人对亲密关系和情感沟通的要求，她希望能跟父母有一个平等的，特别是跟妈妈有一个朋友式的关系，遇到矛盾或者冲突的时候希望能够“掰扯清楚”，就是能讲道理，而不是服从父母权威。而到底是什么原因最终影响到C跟母亲之间矛盾的亲密关系，阻碍她们曾经顺畅的情感沟通呢？地丁花已经很努力地通过扩展社会关系去为女儿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女儿总体也是听话顺从的，认真学习实现父母对她学业的期待，而且没有彻底挑战家庭父权（表示了对父母的理解）。可以说，母女二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她们的共同目标都包括了为这个基层家庭去争取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甚至实现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在口述中，C承认自己有时不自信，有社交恐惧症和失败感，自认“不善于表达”，有时会压抑自己的真情实感，虽然她认为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很重要，但很多时候也没有实现跟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妈妈也认为她有“性格缺陷”，妈妈有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这不是女儿的错，是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

我们看到即使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地丁花母女二人对于亲密关系、家庭成员角色、实现家庭目的之途径的理解不同，所以她们对于“沟通”其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女儿认为“沟通”应该是平等基础上的情感上的沟通，而从地丁花的口述中看到，妈妈更强调自己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教育水平，因此无法实现在认知上的沟通。妈妈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去努力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建立更多的“关系”资源，在这背后第一有“素质”话语的影响；第二有一种母职焦虑，但这跟中产妈妈的焦虑不同，这主要出于生存的焦虑让妈妈认为挣钱和搞关系比家庭内部的平等亲密关系更重要。然而事实上，妈妈求助的高知家庭并没有对促进母女沟通产生很大的作用。母女俩对“独立”的理解也不同，妈妈更认为要有一种经济上的独立，而女儿认为其实人格的独立也非常重要。其实妈妈自己也是一个反叛的女儿，但却认为自己的女儿不应该反叛父母权威。因此，母女“沟通”的问题和女儿性格上的“缺陷”，还有母女各自的焦虑症，以及爸爸的男性气质的表达，就是女儿C口中的“在外面怂，家里横”，都要从性别、阶层、城乡、地域的交叉视角去分析，而且更要有一种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视角，看到社会底层的心理、性格其实都是社会问题的反映：底层社会资源的匮乏和解决的困难，“素质”和“成功”的社会话语的压迫性，而且，母职焦虑是否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向家庭的转嫁？

木槿花与女儿W的母女亲密关系主要依赖于女儿对母亲遭遇和困境的体认。母亲为子女牺牲了很多，女儿最终决定用事业而不是婚姻改变社会流动的机会，以共同生活的方式回报母亲，用母女亲情抵御生活的压力。木槿花的女儿以自己的方式终于给母亲一个完整的家：有亲情、有安全感。

白玉兰与女儿Z这一对母女的稳定关系最终依靠女儿对母亲以爱为名的权威的服从，这种压迫性的母爱成为女儿身上无法摆脱的枷锁。没有市场就业竞争能力的女儿在母女关系中也是失语的。虽然大家庭的支持帮助白玉兰缓解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压力，但这种压力最终在母女二人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中表现了出来。在这里，母女之间的平等沟通最终因为经济和社会压力而难以实现。

在上面三种母女关系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或是父亲不具备承担一家之主的能力和责任，或是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存在。如大男子主义导致了地丁花 in 家庭里处于不利的地位（顶梁柱却

被各种剥削，当然也有一个平衡，她也受益于丈夫的上海户口和婆婆的家务劳动），也无法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这其实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就是社会基层特别是原工人家庭的男性难以承受社会转型的压力，从而把他们丢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从家庭不平等的关系中重新找回来。然而他们重新找回尊严的方法，却成为连接母女关系的关键。女儿们在成长过程中看到母亲在父权社会的边缘地位，并通过质疑、反思开始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并实现和母亲生命的重新连接，同时也有因为社会资源匮乏造成的压力而造成了紧张的母女关系，如果在Evans文章中，沟通方式和亲密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我们认为也有一个阶级化的过程，在基层家庭中男性丢失作为父亲的尊严时特别能看到母女之间“沟通”的重要性。

五 结论

在三对母女的口述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坚毅与强大，也看到了工人新村中的母女关系。Luce Irigrary在《与母亲的近身接触》中提出“女性谱系”的概念，并指出女性之间存在的一个基于血缘上的独特的谱系，那是从母亲这边（Maternal）的一种关系延续。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了母女之间的互相照顾的亲密关系。社会转型造成的影响是阶层化、性别化、日常生活化了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基层家庭中母女关系的紧张与经济压力和社会歧视，比如素质话语、适者生存等息息相关。总的来说，和谐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基层家庭中较难实现，而基层家庭成员的彼此支持和强大的联结是对巨大的社会压力的一种抵抗，也是她们能动性的体现。

第五章 家庭与社区抗疫：以基层妇女为中心

本章以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的贫困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新冠疫情对贫困妇女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并以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为视角，考察工人新村里特别的社区机制和关系网对贫困妇女抗疫的支持。研究发现疫情加重了贫困妇女再生产劳动，包括物质和情感劳动的负担。虽然有限的居住条件加剧了贫困妇女在社会转型和疫情中的困境，但工人新村社区里保留的互助互惠的关系网、社区的慈善超市和食堂极大地支持了贫困妇女的再生产劳动，帮助她们抗击疫情。本研究的主旨是：看见城市基层贫困妇女在家庭以及社区再生产和照料工作中的巨大贡献；看见她们能动性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看见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体系和社区关系网/共同体在疫情抗击和妇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 研究缘起：疫情与妇女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给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4月，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政策简报从经济、健康、无偿劳动和性别暴力四个方面简述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妇女生活可能造成的改变^[20]。同年11月联合国妇女署全球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女性从事家务和家庭护理的工作大幅增加，她们有更大可能丧失就业和教育机会，身心健康可能会变得更差^[21]。

2020年5月，澎湃新闻通过网络发起一项调查，从心理感受、家庭关系以及生计方面了解新冠疫情对中国基层女性的影响^[22]。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媒体再现中，主流媒体如《中国妇女报》^[23]、《人民日

报》^[24]让医疗女性工作者开始被“看见”；自媒体也成为疫情防控中“看见”妇女个体命运的重要平台^[25]。

疫情来袭之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挥部署抗疫工作，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重要表现^[26]。国家及时出台了孕产妇疾病救治与安全助产工作等要求，妇女儿童和家庭一对一心理疏导也在第一时间开启^[27]。

同年4月9日，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生活、社区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贡献巾帼力量。

从疫情暴发到现在，很多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切入，考察疫情的阶层化、性别化及地方化的影响。李春玲等社会学家着重分析了疫情对中产阶级生活境遇、工作状况和思想观念的影响^[28]。如果说疫情让中产阶级产生了“不稳定性”（Precarity），那么对于中产之下的阶层而言产生的则是“超不稳定性”。另外，学者们更多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进行疫情的在地化分析，也研究社区和居委会工作在中国抗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运用抗逆力理论分析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实践及问题，发现基层社区作为防控基础堡垒，它的坚固程度取决于社区的资源动员能力^[29]。

以武汉为例，有学者发现社区中的居委会成员、居民志愿者以及邻里之间的支持与信任，对于疏导、缓解新冠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精神和生活挑战、共渡难关的关键力量^[30]。还有学者通过对武汉社区的实地研究发现，疫情期间由于社区治理任务的复杂化和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社区工作出现了去性别化趋势；但是在疫情好转之后，社区工作转而呈现再性别化特征，女性不仅再次成为社区工作的绝对主力，还承担了疫情前的家庭再生产任务^[31]。

有学者采用阶层和性别两个视角探讨疫情对女性劳动力的影响，如北京月嫂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32]和疫情冲击对扶贫车间

女工的影响^[33]。也有学者关注疫情之下的家庭关系和妇女生活变化^[34]，议题涉及母职焦虑、家庭分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关怀等。性别在很多关于疫情的研究中成为有效分析范畴，帮助学者们发现疫情产生的性别化影响（如对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疫情中的再生产劳动分配和家庭关系变化与性别的关系（如好的家庭关系对疫情冲击的缓冲效果），社区工作去性别化和再性别化特征等等。

本研究认为对疫情在中国的在地化、性别化、阶层化、日常生活化的研究还远远不足，不仅现有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会影响疫情的冲击，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和心理也会影响对疫情的应对，个体与家庭、社群的关系和连结在疫情下也更加复杂。疫情背景下的妇女与发展问题还需要更多从地域、性别、阶层、年龄等交叉性视角综合考量。另外，目前对武汉以外其他地区的社区和居委会的抗疫情况，以及妇女参与的研究尚且不充分，对于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人新农村中，居委会对抗疫的支持作用暂时未有研究。本章将以上海X工人新村中的贫困妇女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特殊阶层和性别群体在疫情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变化，同时以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为视角，研究工人新村存留的社会主义社区关系网对贫困妇女再生产劳动以及抗疫的支持和影响。

二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2.1 研究背景：上海工人新村和居民委员会制度

建国初期上海500万人口^[35]中有超过100万工人居住在贫民窟^[36]。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上海建造工人新村以容纳附近的国有工厂和企业雇用的工人，其目标是打造以工人阶级为新主人的“社会主义城市”^[37]。大量工人特别是国有工厂和企业中的模范工人被分配到工人新村居住，以解决住房问题、提高生产效率^[38]。这些建于20世纪50—90年代的、在市区近郊或远郊、由3—6层砖混结构住宅构成的行列式小区是上海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39]。新村的观念早在“五四”时期从日本引入中国，成为当时新青年中流行思潮之一，其本质是乌托邦社会主义^[40]。而1949年以后“工人新村”的“新”寄托了更多社会主义理想，代表着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公共住房在投资、建造、分配、管理方面一整套高度集中的“生产方

式”，以及单位和居委会对工人群体的双重组织和管理模式。工人新村不仅是一种居住类型，一种空间实践，它也是一种生产制度、治理手段和生活方式。1954年居民委员会作为一种群众自治组织出现在上海的工人新村，建立起几种不同的“集体组织^[41]，为新村居民提供日常服务、培育集体生活，通过将基层社会的治理工作进一步地域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城市的居住区规划原则^[42]。实施“大众动员”政策之后，政府成功地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一个积极分子网络，保证了中央精神的上传下达，并建立了管理基层社会的两个平行体系：单位（工厂）和居民委员会（社区）^[43]。

居民委员会也设立负责关注女性居民的委员，专门负责一切有关妇女的事务，包括动员散布在居民区中的大量家庭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管理幼托中心、处理家庭问题等工作^[44]。同时，工人新村还实施了一些支持再生产劳动的性别友好政策，为妇女提供照料支援，包括为儿童提供幼托中心，以便妇女可以在白天上班，从而增加工业发展的工人劳动力^[45]。新村特殊的物理空间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培育密切相关，其相对较小的私人空间和相对完善的公共设施促进了“日常生活集体化”的趋势。在居民区，家庭妇女们通过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小组读报等活动，协助维持地方治安^[46]。在集体生活的理想下，工人新村培育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居委会倡导的集体生活中也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从规模上来说，每个工人新村都有它们的居住空间，以及活动空间和娱乐空间^[47]。在居住空间中，个体家庭需要与另一些家庭共享厨房和卫生间，这些共享空间体现了当年对集体生活的一些理念。新村物质空间不仅促进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还为新村工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物质载体。

X工人新村主要是由政府建造和支付^[48]，房屋属于政府，但是工人被分配住在该物业中，可以享有在该房子居住的权利，就是访问时妇女们说的“居住权”。1978年经济改革后，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人住房计划——工人新村的建造受到影响，新村的投资被大大缩减。1990年代政府启动了住房市场化，完全取代了工人住房的社会主义模式^[49]。1990年代初期工人可以购买上海的公有住房^[50]，2000年起市政府实施深化房改综合配套改革的政策^[51]，上海住房制度进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住房新制度的转折阶段。工人住房

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取代，与此同时商品房的出现加剧了住房与资本的挂钩。

随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结束，买房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购买和投资行为之一，房地产市场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工人新村一改往日辉煌，成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具有社会问题的“底层”社区，譬如建筑物日久失修的安全问题，房屋结构引起家庭之间的冲突与纠纷，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等^[52]。高额的房价使得新村大多数没有能力搬离的下岗居民只能留在新村。面对贫困或各种生活困难，他们需要政府援助，特别是居委会和社会工作者给予特殊照顾和支持。新村也成为单位制解体后政府对下岗工人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唯一渠道。

同一时期上海市政府提出了“社区建设”的口号，即把居委会作为救助的机构：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用人单位联系、独居老人照顾等都成为居委会新职能——也进一步加强了贫困家庭对新村居委会的依赖程度。

2.2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上海的工人新村经历着巨大的变迁，除了房屋内部不可避免的日渐破旧，还有不断发生的人员流转以及被取消的单位分房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后，工人新村的独特的生活模式成了历史。工人新村中的妇女有的是昔日女工，有的是嫁到上海的外来媳妇，她们与工人新村一同见证着上海城市迅速发展的历史。作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基层妇女，她们的日常生活变迁和身份认同变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具体写照。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居住在X工人新村的被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定义为需要关爱的“贫困妇女”^[53]：领取低保并与失业在家的女儿相依为命的Y阿姨；贫困家庭中的外来媳妇C阿姨；嫁给残疾人并饱受家暴虐待的外来媳妇W阿姨；失独且经历癌症的H阿姨；残障人士的妈妈H姐姐。她们或是依靠退休金、失业金，或是因不稳定就业而朝不保夕，但她们所居住的工人新村给她们提供了来自社区的生活支持。这几位妇女因其生活困境被居委会推荐给了项目组。从2017年至2020年期间，项目成员对X工人新村的六位贫困女性（三对母女）进行了深度口述历史访谈。

疫情之前项目组的已有研究发现，在剧烈的城市化过程中，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困难是有限的居住空间和阶层、地域、性别等交缠起来的社会不平等；除了这些困难，社会转型还加重了基层妇女社会再生产的负担，特别是家庭内照料工作和家务劳动负担；工人新村中居委会与基层妇女的密切互动为她们提供了合作和心理支持，相对于中产阶层的妇女，基层贫困妇女由于对社区的支持更为依赖，也更愿意参与社区组织的服务活动。基于这些初步的研究发现，项目组希望进一步探讨疫情对贫困妇女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她们的应对方式。本项目将集中探讨：（1）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工人新村贫困妇女的家庭照料等再生产劳动？（2）工人新村特定的物理空间、社会关系和社区网络如何支持着贫困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与抗疫？

三 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为了回答以上的研究问题，本章将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口述史和日记工作坊，借助的理论框架为“关系网”和“社会再生产”相关理论。

3.1 质性研究方法：口述史和日记工作坊

本研究通过传统的口述历史访谈和创新的日记工作坊的方式，调研上海X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项目组成员于2017年至2020年期间安排了6次实地考察和口述生活史访谈，以记录和观察居住在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的日常生活、城市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紧密关联。从2018年开始，项目组每年为研究项目中的基层妇女举办一次文化活动[54]。

2020年因为疫情，暑假期间项目组成员邀请了参与口述访谈和上述文化活动的几位贫困妇女，参加了为期四周的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进行的日记工作坊。每周一次的线上写作工作坊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进行。

疫情写作工作坊本身并没有严格设定讨论话题，但参与者的分享话题都非常集中。共同的记忆让参与者们畅所欲言，每次讨论结束她们就会亲笔书写疫情日记，每日一更，记录亲身经历和当时的情绪。第一周的线上工作坊的核心话题是“口罩”。半年之前的突发事件对

几位参与者来说历历在目，她们分享起自己网购口罩的经历、口罩急缺时担任志愿者的经历、由于口罩带来的代际冲突经历，或者因为口罩而“逃离”的经历。有两位参与者母女家中没有开通网络，团队成员就于线下记录了她们的日记口述。第二周的线上工作坊的核心话题是“买菜”。疫情期间买菜成了阿姨们每天是否出门的选择，她们需要全副武装之后亲自去菜场为家人挑选新鲜便宜的蔬菜。第三周的线上工作坊集中讨论了“照顾”。一直作为家庭中照料工作主力的她们回忆和记录疫情以来照顾和被照顾的经历，尽管这些困境妇女有的要照顾家人，有的要打工，但她们都挤出时间记录生活，线上写作工作坊渐渐成为她们倾诉的重要空间。最后一周大家普遍谈到了“放心”，讲述经历着疫情的她们在什么时候感觉到了安全感。当出门看到上海市民都戴口罩，学生开始复课时，当终于有了可以轮班的社区志愿者，当居委会开始登记购买口罩时，当网上不再谣言满天时，当出门大家都不再全副武装时，当菜价开始回归时——对于照顾一家人的她们来说，开始有了安全感。

“口罩”“买菜”“照料”“放心”四个线上主题组成的写作工作坊与妇女们28天的生活日记，让我们走进疫情期间她们的日常生活。

本研究采集和使用的数据除了我们田野中的观察，主要是访谈、口述史、日记这些主观性比较强的材料。我们在梳理妇女自述中表达出的个体经验时，使用历史化和语境化的方法，追溯其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看到妇女遭受的性别不平等背后更大的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还有妇女的能动性背后的工人新村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我们把妇女的自我表达看作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经由各种文化中介的、也充满了权力关系的自我再现，进而去梳理这些妇女自述中表达出的偏好、目的、立场及背后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例如有些妇女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活动，我们仔细研究其自述对这段经历的讲述，发掘其中建构出的自我形象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关系。

最后，我们也努力反思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立场，特别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和阐释者与我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考察、访谈和日记工作坊中尊重工人新村妇女的发言，深入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平等的沟通。

3.2 理论框架

3.2.1 “关系网”相关理论

在本章中，我们界定“关系”为中国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探讨“关系网”在工人新村贫困妇女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重要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系”网络与商业经营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很多经济学者为更了解改革后中国商业发展和商业关系的运作，探讨“关系”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意义，因此“关系”发展为一套有理论依据的“关系学”^[55]（Guanxi Studies）。由于关系被视为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际关系网，也有学者从文化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关系是一套关于中国儒家五伦中的伦理本位关系导向，并以“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系统理论^[56]，由面子、人情、熟、亲、信、缘、报、义等本土概念织成的中国话语体系^[57]。其次有研究指出“关系”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理论相似，因为“关系”可以指社会网络中的互惠关联，也包含了在人际网络中的情感投资（Affective investment）与付出，因此有国外学者把“关系”等同于社会资本^[58]。然而，有中国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与“关系”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关系网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感情的投资^[59]。有学者指出中国“关系”的特点在于“吃苦耐劳”与情感付出，在中国社会关系必须通过“长期人际关系的培养”来产生^[60]。因此，本研究把社会资本与关系界定为不可互换也不相等的^[61]。同时，对“关系网”的研究也应该是在地化、阶层化和性别化的介入，因为“关系网”是复杂与多变的人际网络。

我们认为研究我国基层妇女的关系网，不但可以了解基层文化，也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为关系学研究加入性别的视角。本章将探讨工人新村的社区组织架构如何为贫困妇女提供一个互助互惠的“关系网”。工人新村的关系网需要从居委会所建立的目的之一——为妇女劳动赋值（Valorization）的社会功能开始讨论。20世纪50年代新政府推动建立工人新村居委会建立，其中最大的功能是为了建立一套可以帮助居民进行自我治理的关系网^[62]。20世纪50年代，居委会及整个工人新村的建筑空间的实践，目的之一是动员家庭主妇参加社区的劳动^[63]。1958年受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启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把全市130万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组织她们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从生产、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三方面，提高她们对政府的认同程度，而居委会的动员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

相关研究指出：当妇女取代了男性保甲长来管理基层社会时，这个变化对妇女及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括提高了家庭妇女在家庭中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64]。居委会在20世纪50年代动员的是家庭妇女，然而改革开放后，有一部分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妇女随着经济起飞晋升为中产阶级。我们的研究发现，现在工人新村居委会继续动员基层和贫困妇女来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以及一些“互惠互利”的活动，是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治理和动员网络。因此在这次研究中，我们不再仅仅从商业与经济角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去考察“关系网”，我们在工人新村这个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的“关系网”中发掘延续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情感结构的表征，去研究工人新村里的关系网对于低收入阶层中的女性群体的意义，以及这个社会群体对此关系网的回馈和“情感投资”意味着什么。

3.2.2 “社会再生产”相关理论

本章运用一个扩大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在这里不仅包括工人新村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家庭内照料工作，还包括她们对社会性和合作关系的创建和维持。而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发展也是妇女主体性建构中很重要的部分。

始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理论一直关注家庭内性别分工的非自然化、建构性，家务、照顾劳动的女性化，确认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对维持生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以及个体家庭以低成本持续产生劳动阶级的巨大价值。而一个扩大性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在家庭之外更看到了对“社会共同体”的营造。比如李洁提出的“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新生儿的生育和抚养，也不仅是对家庭成员和伙伴的照料，还应当包括安全食品的供应、工作—家庭平衡、公共教育和健康照料体系、社区文化和休闲设施、退休金和福利保障制度等用以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对社会再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情感与物质劳动”^[65]。

西方很多学者研究资本主义语境中社会再生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关系，看到妇女的再生产活动与以冷漠的交换、商品化和人的异

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巨大不同和矛盾，同时也看到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外，妇女的再生产劳动可能具有的颠覆性力量^[66]。比如“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代表性研究者Hochschild发现情感劳动可以帮助维持社会性或商业性关系，还发现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的过程^[67]。照料工作（Care work）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对情感互动的需要，它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由照顾施行者和接收者之间关系的质量决定。女性所从事的家庭照料劳动是“一项需要劳动者做出理智判断、情绪调动和身体投入的多元复杂劳动，却难以外化、测量和复制”^[68]。不仅如此，在照料工作中的情感经常被忽视和贬低，而这种贬低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69]。照料工作对情感联结的强调与资本主义市场活动的超然冷漠（Detachment）的性质相反。

关于中国的照料工作的相关研究指出，“对照顾问题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如城市低收入家庭、农民工、贫困地区的农户、少数民族和农村的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70]。国家被认为应该在支持家庭照顾和提供照顾服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为城市低收入社区、外来务工集中的社区和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投资，使照顾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71]，也应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72]。2020年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低工资甚至无偿的照料工作者为家人、他人、社会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效益：“2020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检疫隔离，以大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挽救了无数生命。这种了不起的牺牲彰显了强烈的关爱与互助价值观，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我们应当认识到对照料经济进行更大规模公共投资也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性别不平等深深植根于全球历史，也威胁着全球的未来。我们必须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才能让所有人都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获益”^[73]。

以上这些相关理论启发促使我们：

（1）可以运用一个扩大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在这里包括了工人新村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家庭内照料工作还有她们对社会性和合作关系的创建和维持，而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发展也是妇女主体性建构中很重要的部分；

(2) 不同于对资本主义的关注，本章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语境中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和照顾工作的问题，从地域、阶层和性别多重视角考察底层妇女再生产劳动的内涵和价值，与社会危机例如疫情之间的关系；

(3) 以疫情及抗疫为镜，讨论工人新村社区倡导的关爱、互助和联系的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

四 研究发现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口述历史和日记工作坊两种质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与贫困妇女进行了互动的交流，从中发现新冠疫情加剧了所有人的生活困难，譬如采购粮食和日用品；然而，疫情也带来了一些正面的社会性发现，譬如工人新村特有的物理空间和居委会与居民之间所建立的互惠互助关系网。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在呈现研究发现后剖析疫情对上海X工人新村贫困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发掘工人新村保留了社会主义传统的社区机制和关系网对社会再生产、对妇女抗疫的支持。

4.1 疫情给工人新村贫困妇女带来的冲击

本研究发现疫情对基层家庭的影响是非常性别化和阶层化的，有限的居住空间叠加在生活困难之上，加剧了她们的困境特别是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

4.1.1 口罩观念带来的家庭矛盾

从武汉封城疫情暴发到2月初这半个多月时间，口罩成为疫情初期对于家庭最大的冲击，并在一夜之间成为脱销的必需品^[74]。对于工人新村贫困妇女而言，她们面对的最大冲击是口罩观念所引发的家庭矛盾。C阿姨的家庭因为口罩而产生严重冲突。在日记工作坊中，C阿姨分享到她的女儿正在读高三，通过网络了解到疫情的相关信息并要求父亲买医用口罩，但家里面有布口罩，而且父亲觉得没有必要买。最后女儿因为反对在没有保护情况下乘地铁参加亲戚聚会，彻底和父亲闹翻。买不到口罩的日子C阿姨靠亲戚朋友送的几个暂时过渡。2月初居委会开始预约买口罩，一户只可购买5个，女儿考虑到父母需要出门，就决定把自己关在家中，将口罩省下来。直到7月高考结束后C阿

姨的女儿才找父亲和解。在这冷战的半年中，C阿姨一方面担心女儿由于疫情和僵持的父女关系影响高考复习，另一方面担心在冷战中本就雪上加霜的父女关系不堪一击。从C阿姨的分享中，我们看到疫情的影响既包括经济也涉及精神层面，不断加重着困境家庭中妇女在照料工作中的物质和精神负担。

口罩观念的差异给W阿姨带来的是变本加厉的家暴。疫情期间，W阿姨挨打的由头便又多了一个：口罩。W阿姨是再婚的外来媳妇，带着儿子和女儿嫁给了居住在上海X工人新村的丈夫。W阿姨的丈夫不愿佩戴口罩，每次W阿姨一讲就会被他毒打，根本无法沟通。为避免母亲在疫情期间不停遭遇家暴，W阿姨的女儿便买火车票让妈妈回老家“躲”起来。

4.1.2 日常采购带来的困难

我们在日记工作坊中问及疫情期间妇女出门买菜的经历。妇女们分享说菜价虽然没有上涨很多，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而且出门时要戴口罩也得格外小心。我们发现疫情期间很多家庭主妇反倒成了每天必须出门的人，亲自去菜场为家人采购新鲜的蔬菜。

H阿姨的女儿早年病逝，外孙和他们一起生活，疫情期间学校网课外孙天天在家，买菜成了一个难题，既要营养健康又要便宜。因为疫情期间的菜价上涨，H阿姨夫妇选择多走路去更便宜的一个菜场买菜。

关于买菜，C阿姨的经历和H阿姨有些相似之处。C阿姨的女儿正读高三，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为了让孩子吃到新鲜菜，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会全副武装地去菜场。C阿姨分享说，“关于买菜，大约是每位家庭主妇的必做功课。不过疫情期间买菜对大家来说很是一种考验，除了平常要考虑的菜品的健康、营养以及新鲜外，还得承受去市场的危险，以及菜价的上涨”^[75]。菜价贵了，C阿姨需要小心计算好买菜的钱。

“买鸡买鸭就会超过，简单买买菜就好了，买肉的话几十块就够了……我买的都已经很便宜了。8元一斤的青菜我都买过的。肉也贵，买一次肉五六十块钱，排骨就六十几块钱买下来，真的吃不消啊。现在便宜了很多，但是和疫情前比还是贵了……邻居阿姨告诉我应该买多点菜在家，一次次的去市场太危险了。她已经把家里的三个大冰箱放满了各种菜。以防万一疫情蔓延开来，

人不能出门时，还得存吃的。虽然我觉得她有点危言耸听，不过这也算是她应对疫情的一种方法。不过，我家可没她那么多的冰箱，也没她家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国家，也相信医务工作者们能够很好地控制疫情[76]。”

不同于中产家庭的囤积食物，C阿姨选择相信专家说的戴口罩、勤洗手、注意通风。每天早晨七点选择人少的时候去菜场。她说因菜价上涨在菜上的支出多了，所以不敢怠慢要更努力地打工赚钱。

“我按部就班地做着每天的工作，早上的时间总是很赶的。首先得准备女儿的早餐，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趁着衣服还在洗衣机中的时候，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了，完事后就去菜场。路上就算计好买什么菜，怎么烧，没时间在菜场慢慢逛。好在我尽量留出充足的早餐时间让自己得以稍微放松一会，然后赶去L阿姨家（当钟点家政工）。几乎就是重复在家里做的事，再帮她做好午餐后，又得回家烧饭，下午2点半时又会去另一户人家，再做着相同的事。一家又一家，一遍又一遍，无聊，疲惫[77]。”

七十多岁的Y阿姨并不会使用手机APP下单买菜，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认为菜场的菜更便宜。疫情期间Y阿姨的外甥女（姐姐的孩子）帮她们在网上购买口罩，平时她的亲戚通过网购给她们快递一些瓜果蔬菜。

4.1.3 照料工作带来的情感压力

疫情期间加重了照料工作需求的同时，也加重了贫困妇女的情感压力。在日记工作坊中，C阿姨和我们分享了她希望家人可以分担家务工作，可换来的是生气与失望。

“我希望他们父女俩有一人能帮我去扔垃圾，换来的是一阵沉默。于是我点了女儿的名，得到的回答是她情愿洗碗，也拒绝去扔垃圾。老公再一次装聋作哑，可是当我扔完垃圾回来却发现女儿一边哭一边洗碗，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我的情绪瞬间跌至谷底，为了这个家，我尽力地做着大部分的家务，可是当我病痛时（脚痛得不能走动），不是应该家人主动帮忙分担吗？为什么就算我用求的，都换不来爽气的回应？我的付出太让他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这让我非常的生气！是的，非常[78]！”

除了家务引起的不如意，C阿姨也分享了作为母亲所要承受的情感压力与责任。

“孩子情绪彻底失控，老公的方法是镇压，但我不行，我是母亲我得安抚，安抚完孩子转身再安抚丈夫……女儿说我对她的关心与安抚，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方式。当我付出时，我是渴望着回报的，我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体。^[79]”

当疫情成为了日常，家庭中的照料工作不可避免受到它的影响。C阿姨年前发现女儿做作业时总是哭，担心是因为作业，后来发现是学习、高考，加上疫情，让女儿精神面临崩溃，C阿姨便成为了女儿的精神支柱。

另外，疫情也加剧了另一对母女的争吵。Y阿姨的丈夫早逝，她的女儿三十多岁，失业十多年一直找不到工作。Y阿姨对自己女儿Z姐姐的未来担忧，母女俩住在四十平的房间足不出户的那阵子有几次争吵。Y阿姨愈发担心要是自己不在了女儿怎么办？快四十的Z姐姐从未想过那么长远的问题，这次疫情让她试着去想：当有一天妈妈不在了，她如何独立生活？疫情让贫困妇女更多关注未来、死亡等问题，也让她们重新调整母女之间的关系。C阿姨写道，“说到疫情以来，我被照顾的话，大约最多的就是女儿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戴口罩吧，说实话，挺暖心的。最近因为身体出状况，是渴望着被照顾的，不过让一直以来的被照顾者反过来成为照顾者，大约是不习惯的吧^[80]。”

有学者指出照料活动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照料需要情感上的互动（Affective interactions），而照料的质量是取决于照料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质量^[81]。本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工人新村贫困妇女除了面临其他基层妇女面临的经济压力、外出采购面临的健康风险，还包括照顾劳动和情感付出。她们以细致的照料工作和情感付出顶住各种压力和风险，回应了疫情时期很高的照料需求，是贫困家庭挺过疫情的最重要的贡献者。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额外地承担家人对疫情的不充分认知，以及不稳定情绪造成的更多的情感付出。这是疫情阶层化、性别化和在地化影响的具体体现。疫情期间贫困妇女在家庭照顾劳动之外，也会积极参与有邻里互动的社区活动、向社区和居委会寻求支持，也有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也是她们社会再生产劳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个体家庭、相关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要肯定这种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这些劳动主体在照料工作中的情感付出。这些贫困妇女需要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多方支持，比如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调整，社区和社会的支持等，帮助她们抵抗特殊时期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应对额外的生活困难和风险。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贫困妇女所在的工人新村特有的社会主义遗产给她们的抗疫带来了支持。

4.2 工人新村对社会再生产的支持

工人新村被视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的遗产，然而这个遗产是什么并没有大量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在此以工人新村贫困妇女生活为例，聚焦她们的家庭、社区以及居委会的关系背后的制度支持和结构特点。

本研究看到疫情期间贫困妇女在家庭照顾劳动之外也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向社区和居委会寻求支持，我们认为这也是她们社会再生产劳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人新村中有限的居住空间加剧了贫困妇女的困境，但这种建筑上的居住空间也培育了独特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再加上居委会的组织和动员，都为支持妇女们面对疫情的挑战与困境发挥了作用。新村居委会动员基层妇女来参加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以及一些互惠互利的社区活动，基层妇女也以积极的心态投入社区的志愿工作。在她们的能动性背后，有一个新时代工人新村居民委员会的体制支持。这个体制支持包括特有的物理空间下形成的互助互惠的妇女关系网，基层妇女因对社区认同而参与的志愿工作，也包括了作为经济支持的慈善超市与社区食堂。

4.2.1 社区的经济支持：慈善超市与社区食堂

在日记工作坊中，参与的妇女分享了慈善超市与社区食堂如何缓解了疫情期间经济上的燃眉之急。Y阿姨已经快八十岁，并不会使用APP网上采购，疫情时期她也是每天戴上口罩去菜场快速采购一天所需。社区食堂以及家附近慈善超市的开放，在疫情物价飞涨时期显然是个好消息。

“自从我们家附近慈善超市搬走以后再也没有去逛过了，但在疫情期间又发现了一间慈善超市，由街道和善淘网共同运营。

慈善超市里有平常所需要的商品，品种齐全，买东西十分便利[82]。”

Y阿姨所说的慈善超市为街道引进的第三方，所售商品大多为米、油等生活必需品，同外面的超市相比慈善超市的价格保持持平，有的还更便宜。街道所倡导的慈善理念就是让平民老百姓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到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居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得到了实惠，自然而然也体会到了公益的理念。慈善超市也承担着关心社区弱势群体的责任，超市方推出50元、100元、500元等不同面值的“亲情卡”，由街道发放给有需要的居民。Y阿姨在日记上写道：

“社区食堂以服务老人为主，同时对周边居民白领开放，老年人使用敬老卡可享受菜品优惠，大食堂围绕健康膳食与社区服务，提升为老助餐品质，打造邻里共享空间。值得一提的是，食堂的公共设施处处为老年人考虑，体现人性化。在门上设置无障碍通道，餐具、餐台、扶手都进行软包处理，并铺设了防滑地砖。服务人员经过专门的为老服务培训，服务贴心周到。选菜入口还特地设置了洗手台，顾客进门可以先进行手部清洁，再取餐盘选菜，卫生又方便。除了日常堂食作用外，这里还能作为一个共享空间，为附近居民白领搭建聚会和活动的平台[83]。”

考虑到辖区东部老年人口众多，助餐设施却相对较为短缺，Y街道主动对接某有限公司，探索“公共服务与市场化运作”相融合模式，构建老年助餐服务模式，打造了Y阿姨口中的总面积380平方米、餐位96张的社区食堂，在保障周边老年群体的日常用餐的同时也为更多居民和白领提供服务。

“X社区食堂的菜色品种丰富，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和口味。目前食堂共有两大类餐品，一种为自选型米饭套餐，居民可根据喜好自行进行菜色搭配；另一种则是像汤面、浇头面、馄饨、点心等有上海风味的小吃。价格根据荤素从6元到20元不等。所有来就餐的60周岁（含）以上沪籍老年人皆可享受到价格优惠，持有敬老卡的65周岁（含）以上老年人刷卡消费，还能享受专项补贴。同时还为X街道范围内提供送餐服务，更多惠及周边有需要的老年朋友[84]。”

疫情期间，相比于中产家庭，集体主义慈善超市与社区食堂为基层家庭提供了价格优惠的粮食，同时也极大缓解了疫情所带来的物价飞涨对基层家庭所产生的经济压力，这在贫困妇女的口述和日记中都有所体现。

基层家庭中主要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妇女对此非常重视，纷纷在日记中给予强调，认为这种制度支持帮助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抗疫情。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许多研究强调中国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转变，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研究；也有研究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而本研究看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支持，如集体主义慈善超市与社区食堂在疫情时期帮助基层家庭维持有序的日常生活，这有助于了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宏大叙事以外，延续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作用以及基层家庭日常生活的复杂性。

4.2.2 集体主义式的社区互动与志愿服务

社会主义时期居委会动员散布在社区中的家庭妇女参与社区日常，这种机制也在今日工人新村延续，很多具有吃苦耐劳品质的贫困妇女热心参与社区治理担任志愿者，从中建立起与居民、社区、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一些贫困妇女参与者本身也是党员，她们有着很强的奉献精神和责任心。虽然有些志愿者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比如身患癌症，积蓄所剩无几，她们还是会非常积极地在疫情期间参加志愿者活动，帮助当地居民为社区做贡献。

在疫情期间，这份责任感在“社区互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些贫困妇女是曾经的楼组长，通过她们的奉献和多年良好邻里关系沟通，她们与居委会的关系会更紧密。在这层良好的关系下，当她们家庭面临重大变故譬如独生子女离世、生大病、失业等时，居委会也从经济与精神等各方面提供帮助——或提供法律援助，或提供下岗再就业信息，或提供大病医保相关政策，或提供精神支持。我们看到贫困妇女与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贫困妇女对居委会的信任以及居委会对贫困妇女的关注和支持是双向互惠的，比如在疫情期间居委会派发慈善超市方推出的“亲情卡”，协助贫困家庭的妇女解决买菜的问题。

工人新村中居委会不仅具有救助的功能，还承担着动员的职责，并通过动员延续着工人新村集体主义的社区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新村居委会动员贫困妇女来参加社区的志愿者活动，通过互惠互利的社区活动建立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已习惯日常生活集体化的社区贫困妇女，也以积极的心态投入社区志愿的工作。譬如说市政府推动垃圾回收时，居委会雇用W阿姨当临时的志愿工帮忙在小区里回收垃圾，并以志愿工作的名义，派发一点工资给W阿姨，帮补她的生活的同时也让她有机会远离家暴的环境。W阿姨在居委会的安排下，不仅获得了一些金钱补偿，还多了些自由空间，甚至是获得了使命感。同时，W阿姨非常信任社区，在遭受家庭暴力时也会积极向邻居和居委会求助。W阿姨在访谈中分享，为了回报社区，她平时也会参加一些社区志愿服务：

“我们X村有两个睦邻点，其中我参加了一个友好睦邻点，每个星期四我们就是跟老人到一块聚一聚，相互就是传递一些什么信息，那就是国家的政策，或者是一些新闻或者老人的这个医保问题，啊……就是这一块。大家畅谈长谈……差不多都是60岁以上的，有个最高年龄90多了，80多90多……就在一楼嘛，不要选这个高楼，我和另一个阿姨是最年轻的，就是附带一块出去也带着老人活动，怎么就，负责他们的安全呢。或者是搀扶或者是上下车都搀扶关心一下。” [85]

同时，疫情期间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工人新村贫困妇女，也有来自劳模家庭的。工人新村本来就有建国初期大量劳动模范居住。“劳模”这种道德教育体系——通过评选和奖励，国家、单位、工人共同建构了劳模行为准则 [86]，也构成了工人新村精神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中H阿姨便是这样的劳模家庭出身。

H阿姨，1968年进入纺织厂成为工人。那时车间抽调表现好的进行半脱产学习做工人医生 [87]，成为医士（后来成为医师，就是那时说的工人医生）和党员。H阿姨的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全国劳动模范，二姐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时由宋庆龄授奖。在问到姐姐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对她的影响时，H阿姨觉得这个荣誉激励她自己去做得更好 [88]。

H阿姨1990年代下岗，在女儿重病确诊之后的一年患上乳腺癌，手术一年半不到女儿去世。在社区的帮助和支持下，她当时得以慢慢走出丧女之痛。

“唉那么好在这呢，那个时候几位区里领导，我主要是居委会什么领导总会很关心，那个时候区里领导，还有街道的主任、居委会一起上门来关心，知道是得到了社会跟各界的关心。我因为我是癌症病人嘛，我参加了献爱俱乐部，就癌症俱乐部，也都得到了这个企业俱乐部的什么领导关心^[89]。”

H阿姨康复之后积极参与居委会工作并担任楼组长。于2016年被评为街道先进党员。在疫情暴发时，H阿姨第一时间报名小区志愿者工作。

“虽然我是病人，但是想着我是党员就出去了，当时也没想的那么多。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有点怕怕。2月12日我们小区封门要返沪人员登记、测体温、发通行证……当时只戴了一只口罩。真的，那个时候疫情很危险，1到5点半，发通行证，一点一点打电话，消毒水没有一点送到等等……当时也没有分组长什么的，我正好是党小组长，大家就都听我的了。人员不够，我当时就叫了一个60多岁的老小伙子，让他出来，每个人一个班，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居委会派了门卫，也就是塞了一个保安，早上7点半到晚上7点半，我们小区就以他为主，但是最后还是以我们为主的，这个自愿5个月做下来了。当武汉疫情好转，学校可线下上课了，那时一点点开始放心了，但防控防疫决不松懈。7月6日起小区居民自愿报名有偿值班，我已坚持志愿者值班5个月了，我就与居委领导提出（共有三个党员）我们退出了^[90]。”

当无偿的志愿者工作转变为有偿工作之后，H阿姨选择退出不做。她的身上有着基层妇女吃苦耐劳的品质和作为党员的奉献互助精神，以及对于社区居委会救助和支持的回馈。贫困妇女志愿者的能动性背后离不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的认同和社区对她们的支持。同时，居委会吸纳妇女志愿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改变家庭的结构，特别是照料工作的分工。我们从H阿姨的分享中看到，正是因为她老公愿意买菜做家务来支持她的社会工作，她才有时间走出家门去做志愿者工作并身兼数职，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上海男性愿意“买汰烧”（意指买菜、淘米汰菜、烧火煮饭）的家庭文化特色。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相比于中上层家庭，良好的社区关系网对贫困妇女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她们在资源与资本均不足的情况下，在遇上生活变化包括突发的疫情情况时特别需要亲人、社区与居委会的

支援。边燕杰指出“关系”的定义之一为资源上的互换，这种互换可以用非物质、非资本的方式，来换取人情（Favor exchange）[\[91\]](#)。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体系里，资源互换非常重要[\[92\]](#)。然而Mayfair Yang的研究指出，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后，这种资源互换依然存在[\[93\]](#)。

我们的研究发现，现在工人新村居委会会继续动员基层和贫困妇女来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以及一些“互惠互利”的活动，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治理和动员网络。面对疫情时，工人新村居委会动员小区居民一起应对疫情暴发时的各种情况，包括动员居民在小区安排体温检测、派发口罩等，而贫困妇女提供了她们的无偿劳动为小区服务。通过参与无偿劳动，妇女在换取与居委会的良好关系的同时，个人也可以获得价值感和使命感等非物质的情感互换。如果我们以一种扩大性的“社会再生产”概念来审视这种资源和情感交换，便会发现这种为了营造社会共同体的“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对社会再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情感与物质劳动”[\[94\]](#)，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社区、居委会努力将贫困妇女纳入社区关系网络，也是对这种社会再生产劳动的一种支持。工人新村、居委会与新村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为贫困妇女提供了一种精神和物资上的支撑，同时也为工人新村居民营造了面对突发性灾害时可以有所依靠和信赖的社会共同体。本研究认为这是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一种“关系网”，彰显了关爱、互助和联系的价值观。

五 结论：重申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主义经验

我们的研究探讨被视为社会主义精神遗产的上海工人新村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聚焦于疫情之下贫困妇女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变化，发掘了贫困妇女（居民）、工人新村（小区）与政府（居委会）三者之间积极互动的网络，以及这种互助互惠的、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关系网”对于支持社会再生产以及抗击疫情的影响。

因为疫情，我们看见基层贫困妇女在家庭照料和社区关系维系中的巨大付出和贡献。当疫情的暴发叠加在有限的居住空间之上，加剧了她们的困境如紧张的家庭关系。她们是家庭中照料工作的重要承担者，疫情给她们带来未曾预料的照料工作和情感压力。通过妇女们28

天的日常生活日记，我们看见贫困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她们在家庭中的照顾工作以及情感劳动在基层家庭对抗社会危机，包括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我们需要极大地肯定这种劳动的价值和贡献，同时也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回应贫困妇女因照顾和情感劳动产生的特别需要，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等，关注疫情的阶层化和性别化的影响，并支持和保障妇女在后疫情时期的生计和发展。

不同于西方很多学者研究妇女的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主义语境的关系，本章还关注在延续的社会主义关系和情境中，妇女的再生产劳动包括她们对社会性关系的创建和维持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工人新村贫困妇女在家庭内照料工作之外，还积极创建和维持与社区的社会关系和合作，正因为这种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它也是贫困妇女主体性建构中很重要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努力将贫困妇女纳入社区关系网络，也是对社会再生产劳动的一种支持，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情境中性别友好政策的保留。相对于等级和商品化，社会主义制度更注重社会关系的平等与合作，彰显关爱与互助价值观。而关爱、互助和联系的价值观也在基层妇女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对家庭福利、社区发展和疫情对抗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种性别友好的互惠互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社会再生产劳动，也会缓冲市场对再生产劳动的剥削和异化。

通过上海X工人新村基层家庭贫困妇女的研究，我们看见被称为社会主义遗产的互助、志愿、集体主义如何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对支持基层家庭社会再生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填补了现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林春曾提出市场化改革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她认为我们不应该像很多前社会主义苏东地区那样摒弃妇女友好，而是要借助国家“遏制由市场贪婪、欺骗和偏见给女性进步带来的新障碍”，要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国家就可能是最强有力和最终的工具”^[95]。

以疫情为镜，贫困妇女的疫情日常和能动性背后隐含着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特色。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妇女的能动性，在面对大灾难的时候动员妇女，更好地参与和处理疫情期间的小区工作。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重要的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对妇女友好的制度环境在上海工人新村的贫困妇女经验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28天的日常生活日记正是大时代发展下的一面镜子，让

我们看见城市贫困妇女在家庭、社区再生产和照料工作上的巨大贡献；看见她们能动性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看见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体系和社区关系网/共同体在疫情抗击和妇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章附录：6位访谈对象介绍^[96]

1. H阿姨，S地方人，女儿2012年重病，2014年病逝，留下还在读小学的外孙。从那时起H阿姨和她的丈夫合力照顾他们的外孙。女儿重病期间，H阿姨也检查出得了乳腺癌。双重的打击让H阿姨陷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光。这期间，H阿姨参加了街道举办的“关爱大众病人服务社”和民间组织的癌症俱乐部，得到街道领导和邻居的开解与支持，H阿姨慢慢走出人生低谷，在身体恢复后去当志愿者、做监督员、担任楼组长、服务街道。

2. C阿姨，C地方人，32岁时结婚嫁到上海，33岁生下女儿。在此之前没有来过上海。为了生存，结婚后和下岗的丈夫一起经营麻辣烫店，婆婆很疼C阿姨的丈夫，一直对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C阿姨结婚后和婆婆住在工人新村的一室户房间里。婆婆病重最后几年，C阿姨重心在照顾老人，目前兼职做邻居的保姆，当初不做麻辣烫后，选择做钟点工考虑到时间灵活，且能兼顾家庭。丈夫下岗后月收入最低工资2420元。对于未来，C阿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女儿身上，而疫情期间正赶上女儿高考，造成了一家人巨大的精神压力。

3. Y阿姨，S地方人，丈夫去世。Y阿姨身体状况较差，有三高及心脏病，曾经脑出血。阿姨和女儿Z姐姐现在居住的一室户是在2000年左右用丈夫的公积金购买。Y阿姨退休工资大概3400元，春节期间居委会派发的300元补贴，对她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生活补助。由于贫困，她们无力支付物业费，居委会了解她们的情况后，她们便不需要付每月20多元的物业费。也因为手机需要付费，因此没有使用手机，也不用微信。

4. Z姐姐，S地方人，单身，无业，Y阿姨的女儿。收入来源为低保，每月1070元。Z姐姐性格内向，不喜欢与他人交流，与我们分享说自己不工作是因为不适合工作。Y阿姨认为自己的女儿太过老实，容易被人欺负所以不适合上班。她喜欢在网吧里玩电脑游戏，但由于她付

不起网吧的费用，她可以去网吧的时间不多，有时候她的好朋友帮助她支付玩游戏费用。

5. **H姐姐**，J地方人，外来媳妇，去年退休。与前夫育有一女儿，今年30多岁，是伤残人士，也需要医疗保险。H姐姐与现任丈夫育有一女，十几岁。她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每月低保1500元，现任丈夫收入为4000—5000元。

6. **W阿姨**，S地方人。身体状况不佳，有心脏病，与前夫育有一儿一女。2003年来到上海，后认识现任丈夫。现居住一室户，且与邻居合用卫生间和厨房。现任丈夫嗜赌、家暴。她曾被丈夫殴打至需要面部手术的地步，也曾三次向警方求助。去年政府推动垃圾回收计划后，居委会邀请W阿姨担任社区志愿者，负责小区的垃圾回收区的工作。疫情期间为躲避家暴回到老家。

第六章 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互动的田野经历

本章运用情感理论 (Affect theory) 反思研究人员的参与式实地观察，与受访者“互动互助”的实地调查经历，以期探讨对城市化发展与性别议题的研究方法。

我们首先介绍研究缘起，由于疫情团队采用线上日记写作工作坊的方式收取质性数据，如何通过线上的方式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成为第一个难题。其次，本章将探讨怎样软化研究人员的社会角色，如何进入妇女生活成为她们生活的一小部分，通过建立感情 (Feeling) 与信任，让这个实地调查的项目可以持续进行。

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互动互助质性研究？

(1) 作为研究者在互动中如何共情？

(2) 实地调查互动中共情的同时有越界的可能吗？

(3) 最后，我们将探讨基层家庭困境妇女的“人设”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我们需要追问“基层妇女”的概念是什么？

一 “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

自2017年起，研究团队开始在上海工人新村中进行基层妇女研究。本次研究运用了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质性数据，以对我们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探讨。本章介绍我们的“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借此与对质性研究法有兴趣的老师与同学分享我们的研究心得。

本次研究采用的“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收集丰富多元的质性资料与质性数据，另一方面可以为研究参与者提供一个她们可以主动和深度参与的研究过程，访谈、观察法等传统质性研究方法是单向的，研究对象更多是被动参与，因此受访对象很难在研究项目当中投入感情，更遑论是建立对研究人员的信任。而在本研究中，研究团队与研究参与者通过互动的活动，将研究方法融入活动中。我们认为研究的意义除了是为了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也是为研究对象提供一定程度的回馈，倘若能够提升研究方法，把研究方法改良成为对研究对象来说是“好玩”、“有趣”、“有用”的话，那么研究的意义也能得以提升。

那为什么我们说“互助”（Mutual help）呢？在很多社会学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研究者所进行的项目，在项目完成后，研究人员便会离开研究的场域（Field），研究参与者是为了配合研究才会接受各种访问等，不但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实在的帮助，更可能会造成困扰。因此，本次研究团队特别珍惜阿姨们的参与，并把她们的参与珍视为对我们研究的帮助。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对研究参与者有实际的生活改善，应对多方力量更多的关注，这也是本书出版的初心。

二 为什么需要情感互动与真诚的交流？

我们提及的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是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并把这种互动的方法概念化为“情感调研”。采用互动互助质性研究方法不仅可以了解研究参与者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探究她们的情感世界。但是“情感”是什么呢？“情感”有别于“情绪”（Emotion）与感受

（Feeling）吗？本书采用情感为中心，我们定义的情感（Affect）源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77年 [1994年]）的著作《伦理学》（Ethics）。书中斯宾诺莎提到Affection（拉丁语Affectio）是身体的（Body），而Affect（拉丁语Affectus）（是心灵上的of the soul/mind）把情感区分为身体与心灵上的相互影响：

- Affectio——情状，指的是情感的波动。
- Affectus——情动，感知的事物、知觉的对象。

斯宾诺莎在书中强调：“No one has yet determined what the body can do”，意指没有人可以决定“身体”（Body）可以做些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身体的能力（Capability）可以在哪些程度上受社会世界影响，毕竟身体（人的载体）并不可能是单独存有的，而是与社会紧密地甚至是亲密地连在一起，因此身体行为受到所在的社会、世界影响而产生变化，甚至是不同程度上的改变（Spinoza 1959年，87页）（参看Gregg and Seigworth 2012年）。我们因为从身体处在社会上的未知性（not-yet-known）去探索质性研究方法对研究者与被访者的接触，也会造成未知性的改变。

“情感”有别于情绪与感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情感的不可看见性，我们往往只能感知而难以言全。如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提出，身体的未知性来自世界与身体之间的力量关系（Force-relations），不同的力量（Force）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的互动的改变，因此有些情感理论的学者会把情感理解为力量（Force），并把力量看待为情感的同义词（参看Gregg and Seigworth 2012年，2页）。

有趣的是，情感是心灵与社会力量关系的互动，受社会世界的影响，却不受理性所控制的一种“能动”的反应，譬如乐（Joy）、爱（Love）、恨（Hate）等及时的心灵对外界做出的反应也是情感状态的呈现。根据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的理论，他们把情感定义为“与情绪这种单纯的心理现象不同，情感指的是身心。事实上情感如喜悦和悲伤，均揭示了整个有机体的生命现状，表达了身体的某种状态以及某种思维方式”（Hardt and Negri 2004年，108页）。

质性研究的调查工作涉及了解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去“了解”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必然会用到不同的方法，然而不管是访问，或是邀请受访对象拍照片，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的接触（Encounter）都会产生情感互动，这亦是本书所提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譬如说，在访谈的过程中，受访者回答任何问题都会经过思考的过程，他们也会观察研究人员的举动和语气。这种思考与观察，带动了他们回应研究人员的问题，从更大的层面来说，研究者接触受访对象进行任何研究，也就是对研究参与者的情感世界进行一次介入（Interruption）。能够在介入中建立信任与正面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挑战，如果受访者信任研究人员，他们便会更容易敞开心扉，把他们的感受（Feeling）与想法（Thought）分享给研究人员。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为基层家庭提供的实际帮助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在她们的角度，我们可能只是研究人员，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提供社会福利的政府人员，研究参与者参与到一个项目或一个访谈时有着她们的考量，因此，倘若她们愿意接受，也意味着她们愿意以自己的时间和经历帮助研究团队，这种想法让我们更感恩受访对象对研究团队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也是“血肉之躯”，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在这里虽然扮演着树洞（聆听者）的角色，但是树洞也有情感，通过共情去感受参与者的情感体验，而让她们愿意敞开心扉分享进一步互动。记得本书的研究团队老师们也经常因为研究对象的分享而心疼感动落泪，也有追忆当年都曾经有过的经历而一起大笑的美好时光，这些情感互动尤其珍贵。因此，我们重视每一次接触研究对象的机会，尊重她们，感谢她们帮助我们的这份心意，也是她们在研究中的特别角色。

三 日记写作工作坊

本次研究项目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方式，研究人员举办日记写作工作坊，引导妇女们记下疫情后的生活情况，并且记录每日的心情，妇女们可以敞开心扉，让研究人员更亲密地进入她们的情感世界。（在日记工作坊举办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向受访妇女说明日记搜集为研究之用途，并已经征得妇女们的同意。）日记写作工作坊本身不仅是写作的空间，更多是研究参与者（Research participants）分享和讨论的空间。日记有着连续性，她们每日每周发生的事情与心情被记下来，让我们看到了在深度访谈时也无法收集到的充满日常生活细节的珍贵数据。比如H阿姨和她丈夫在家打扫卫生、清洁空调的细节，让我们看到老夫妻在生活中的相互支持和爱护。H阿姨在小区和丈夫散步的时候，观察到大树被铁枝牵绕，大树甚是痛苦，他们便建议小区管理人员来介入，从而可以救救大树。这件事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H阿姨和她丈夫的爱心，让参与工作坊的各位妇女和研究人员很感动。

社会学家Clark-Ibáñez的质性研究中也运用了日记去了解她的研究对象：身在美国的贫困学生。根据Clark-Ibáñez的质性研究，写作日记（Journal）可以让研究对象记下他们的日常生活，补充一般访谈

法没有可能收集到的生活细节（Clark-Ibáñez 2004年，508页）。在Clark-Ibáñez的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是贫困学校的学生，因此她指出日记写作的方法不但可以提升学生们的写作技巧与兴趣，还能够让学生们通过文字或照片，表达他们有趣的想法（Clark-Ibáñez 2004年，158页）。她发现学生们交回给她的日记中，学生们的家庭因贫困而面临各种复杂问题。因此，她希望透过质性研究法，去了解家庭生活（Family lives）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School lives）。Clark-Ibáñez（2004年）指出，写日记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对生活反思的空间，这也是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达不到的效果。

本次项目和Clark-Ibáñez的研究不同，我们的受访者为中老年妇女们，邀请她们写作日记，并不是为了提升她们的写作技巧，而是希望她们能够透过文字来描述她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日记写作坊里，通过为期四周的活动，每周一次的线上聚会，研究人员和妇女们轻松访谈，交流大家生活在疫情下的各种心情，也分享了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心得。我们发现她们的精神生活多姿多彩，纵然面对困难，却努力地绽放属于她们的色彩。

有趣的是，有的研究对象分享说，写作日记让她们忆起她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写日记的记忆，她们于是把写日记视为“老师们”分配给她们的“作业”。为了完成“作业”，有些妇女们便会加入一些照片，或是记下一些小图案，来协助分享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感受。然而，有些妇女总会说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便会感到写作日记的压力，甚至觉得每日写日记有点困难，无法把为期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完成。团队们尊重受访的妇女们，对于没有兴趣写作日记的妇女，不管任何原因感到有压力，都尊重她们是继续还是放弃的决定。

很多妇女把日记写作认真对待，好像做“作业”一样，让她们有重返校园的感觉。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是双向和互动的，因为不只是妇女们在学习如何记下她们的生活和日常（许多时候她们会笑着说，很久没有写日记），研究人员也在和妇女们一起学习和成长，在妇女们身上学到了坚毅不放弃的精神，也学会了欣赏生活中美好的大小事情。利用日记的文字和照片，妇女们与研究人员进行了情感互动，好几次研究人员被阿姨妈妈们的分享与经历弄得感动落泪，也有一起开怀大笑的场景。“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除了可以提供很好的创意空间，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宣泄空间。因为妇

女们面对的困难，很多时候无法宣泄，在工作坊的互动环境下，我们很荣幸能够当困难妇女的树洞，让她们畅所欲言，和她们交心交流。

四 照片的使用

有关质性研究法，学者Sarah Pink（2010年，2011年）指出各种使用五官感应的方法来收集质性数据的好处，其中使用照片能够令研究对象有机会通过影像来表达自己。Clark-Ibáñez（2004年）也提到写作日记时可以加入照片的好处。我们在日记写作工作坊中，便鼓励参加工作坊的妇女们除了用文字来表达，也可以加入照片。

Douglas Harper（2002年）提议的照片日记（Photo-diary）方法，让受访对象拍摄照片，可以收集的影像数据包括社会性的（The social）、制度性的路径（The institutional path），以及物品列表（Inventory）当中的社会性，指社会关系。例如C阿姨喜欢拍摄的对象是她唯一的女儿，这就在她的照片中呈现了她和女儿（母女）的社会关系（The social）。而制度性的过去，或称制度性的路径，指的是在照片中呈现的医院、学校、小区、居委会聚会等，可以见到事件（Event）、地点（Place）、庆祝（Ceremony）等，都是活动事件的制度性的过去，当中涉及人们对过去的回忆片段，因此制度性的路径富有历史性（Historicity）。比如说，H阿姨拍摄她在幼儿园当志愿者的照片，也就说明了她的制度性的路径。最后是物品列表，简言之，就是拍摄物件，比如说，口罩、宠物、跳舞的衣服，都是物品列表的呈现。W阿姨拍摄的新买的粉红的跳舞服，代表了她学习跳舞的日常活动，也可以从中看到她在疫情暴发时离开家暴的丈夫后，一个人独自在老家山东租房生活的开心时刻，既珍视这自由，也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感。

在妇女们的文字和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她们在面对疫情挑战时承担着家里的照料工作，也积极参与着社区活动。从她们的日记本里，我们看到阿姨们的生活百态，有苦涩无奈的，也有欣慰开心的，有时候能逃离痛苦，如W阿姨那样，在老家找到了生活的趣味。

五 参与者沟通法

有关基层家庭的妇女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使用了参与者沟通法（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让妇女们可以有一个分享自己故事的空间，和其他妇女与老师学生一起“聊天”。参与者沟通法与焦点小组（Focus group）访谈不一样，我们在进行写作日记工作坊时，每周和妇女们在线上聚会一次，聚会的时候并不是用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对妇女们做出提问式的访谈。为了营造一个轻松的线上空间，我们的参与者沟通法设定聊天的主题（Theme），让妇女们可以放松心情和我们交流。本次写作日记工作坊共28天，每周聚会一次，主题分别为口罩、买菜、照顾，以及放心，每个主题都与疫情有关，妇女们围绕主题敞开交流，老师和学生们也享受其中。

参与者沟通法是传播学中的一种沟通技巧，常用于公司机构去收集群体成员中的想法和对某事件的建议。根据Servaes和Malikhao（2005年）的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般会出现权威性的“专家”角色去领导讨论，这种领导话语权的“专家”可能会咄咄逼人，可能会误导讨论，从而造成沟通失败，或是参与者无法尽情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想所思，这种情况较常出现在有权力关系的社群之中。Servaes和Malikhao（2005年）提出参与者沟通法可以在组织讨论时，尽力地取消“专家”这个角色，并且邀请参与者产生“沟通者”的思维方式，进入一个谁都有话语权，谁都可以说话的状态。这种方法有助于打破权力关系形成的沟通阻碍与不平等，也可以建立信任。这种方法也能够拉近权力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师与学生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促进更公平的思想、知识和经验的交换，让信息与需求得以传达。

本次工作坊便是沿用了这个技巧，让妇女们感受到一个个人人都可以发言的、安全的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时间，而老师也在专心地聆听甚至分享，妇女们之间也专心地聆听其他妇女的发言。在工作坊期间，大家听到了个人生活中的难处与困境，慢慢地形成了互相支持的一个心灵网络，虽然大家都不能为彼此解决生活中的大事，然而能够把困难说出来，对基层家庭的困难妇女而言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小小的扶持也会成为一种心灵上的支撑。

六 “心连心”的过程

质性研究方法论学者Sarah Pink（2010年，2011年）提出“五官说”：质性研究时要动用五官来进行调研工作，比如说用眼睛来观察，用耳朵来聆听，用嗅觉来记录现场的气味。本书的研究团队想在Sarah Pink的研究之上提出：进行质性研究除了需要动员研究人员的五官，还需要动用研究人员的“心”，也就是研究人员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次疫情写作工作坊是一个“心连心”的过程：我们注重参与研究的妇女们的精神上的分享，让她们可以更放心地展现她们的日常生活，帮助她们打破那种认为自己的体验不值得一提的想法。

6.1 疫情共鸣

在写作工作坊，研究团队首先通过聊疫情引起研究参与者的共鸣，从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身在美国家中的叶老师提到了“厕纸”：“本打算二月回上海，但是飞机票被取消了，这学期有三门课，非常的担心，不知道教学安排，不知道怎么上课。在二月的时候，美国没有隔离，政府什么都没做，在机场大家都不戴口罩。每天我身处的小城市5000多人受到感染，很担心。最不放心的是买不到厕所用纸，一卷厕纸好贵的，超市都没有卖，还是找朋友拿了点纸，直到上个月才正常买到。”

研究助理徐洁同学经历过疫情期间难忘的感冒：“当时疫情发生的时候在学校，又正好感冒，喉咙疼，很怕被强制隔离，妈妈让我什么都不要说赶紧回家。我就全副武装回家，在路上隔壁的大叔一直咳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得新冠肺炎，每天会写有关病情的日记，吐痰、咳嗽情况啊。到家之后看病，医生让我坐在门口离他远些，就把日记给他看，他说没事才松了口气。”徐洁同学的经历与W阿姨女儿的经历很相似，一下子让W阿姨回忆起女儿疑似感冒时自己那几天的忐忑和害怕。C阿姨则提起如何安慰当时要高考的女儿。

章老师提到1月初回到上海那晚的印象：“飞机上很空，一人占一排。浦东机场从没有这么的冷清，上了出租车，车在高速上奔驰，周围没有一辆车，除了黑色的天和灰暗的灯。上海的街道几乎没有人，偶尔出现一两位也是全副武装戴着口罩完全看不清。”研究人员通过对于共同经历的事件的回忆，将妇女们拉回到疫情初期的记忆，她们开始聊起了疫情初期的不便，口罩引发的冲突，甚至她们如何参与到居委会组织的抗疫前线：小区门卫。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体验带来的共鸣起到了很好的破冰效果。

6.2 共性：更年期

在日记写作坊中，我们首先邀请妇女们在线上，通过微信视频进行互动交流，每场日记工作坊的分享完结后，研究人员会分别邀请妇女们单独线上分享，单独的谈话内容10分钟到20分钟不等，分享交谈过后，便重新回到视频和其他妇女们聚在一起聊天。这个单独的谈话空间，让妇女们不用介意有其他参与的妇女听到她们的心事，特别是那些比较难以宣之于口的，其中以C阿姨为例，她发现自己近日的情绪变化很大，便和老师聊起自己应该是更年期了。

在集体的分享中，她并没有如此敞开心扉地和我们说这个事情。我们听到后也有一点讶异C阿姨对我们的信任，把不敢和丈夫分享的妇女身体存在的变化告诉我们。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她的分享也成了本研究中珍贵的质性数据。因为研究团队的老师与研究助理学生也是女性，我们便展开了和C阿姨谈及女性身体与更年期的变化，各自对年龄与月事的感受等，并安抚C阿姨让她知道情绪波动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不需要愧疚。

女性必经的生理期经验，在很多女性那里往往是被遮蔽的，需要独自面对，就像常常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月经一样。当更年期生理和心理上的急剧变化出现在这个百年不遇的疫情期时，一切都被扩大，尤其C阿姨的焦虑感和面对衰老时的恐慌。可能让她焦虑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退化，而是她需要足够的体力来支撑她的心理，支撑起这个家。

“隔着屏幕我感受到她的持家、温柔、焦虑和惶恐以及刹那间的无助。很多时候我，如鲠在喉。”（研究团队工作日记，章老师周记2020年6月22日）

除了更年期，女性的身体还往往暴露在家暴中。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发布报告，显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为身体暴力或性暴力受害者，认定针对女性的暴力就卫生健康威胁而言已达“全球性病疫”水平。基层妇女经历的卫生健康威胁还包括她们一直难以启齿的“被性病”，而关于这一点鲜少有相关数据，她们从不愿意主动提及。当女性书写和研究女性时，共同的性别体验和经历让研究人员能从性别的视角与研究参与者聊性、性别、身体等话题，努力去释放她们的焦虑，缓解她们的恐慌。

6.3 共情：疾病

当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的身体承载的不是性而是疾病时，这又成为了可以在公共空间讨论的话题。

有次为了引导研究参与者分享她们的照料经验，研究团队的导师们问了另一位老师有关她难忘的照料的经验，这位老师很自然地分享了自己生大病的过程与记忆。妇女们许多都是有重大疾病的，譬如H阿姨，便动过大手术治癌症。由于基层妇女的经济能力有限，而大病治疗需要昂贵的药费，加上疾病带来的痛苦回忆，让研究团队的老师也不禁想起了自己患心脏疾病时候的经历。这次分享让研究参与者更大地感受到老师们和自己的共同的体验，从而在互动的分享、交心中产生共鸣，打破研究人员与妇女们的距离感。这是一个互相关爱的过程，也是因为本项研究进行了3年半，妇女对研究人员越来越熟悉从而建立信任，让研究人员可以让妇女们打开自己心扉的同时，也让自己向妇女们打开心扉，这是我们所说的“心连心”的过程。

举办这次日记写作工作坊最困难的是安排刚加入研究团队的老师为工作坊的导师，指导妇女们写作日记，因为这项研究项目已经有近4年时间，妇女们认识团队的老师们，这次新加入的老师在已有的基础上，需要让参加研究的妇女们迅速地信任她。在本节我们便分享一下老师们与妇女们之间建立信任所花的心意和努力。在这个建立信任的，我们简称为“心连心”的过程当中，有重要的三大“心得”：

- (1) 交换自己的生命体验；
- (2) 融入对方的生活；
- (3) 用心去感受。

首先，在日记写作工作坊一开始时，由团队叶老师介绍新加入研究团队的章老师，让参加活动的妇女们多了解章老师。在日记写作工作坊进行时，章老师和叶老师都会分别分享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经历，然后一起聊中老年妇女日常的经历：买菜、做饭、带孩子，让妇女们可以渐渐进入交流的气氛，分享自己的故事经历。

其次，本次活动除了有线上的日记写作工作坊，章老师和她的学生更亲自去探访了参加活动的妇女们，通过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让妇

女们能够更熟悉章老师，同时被章老师的热情开朗所打动，在线上工作坊时能更敞开她们的心扉。另外，章老师带去探访的学生是一直参与我们研究项目的优等生，妇女们很喜欢她，也看到她几年来一直为项目团队、为基层妇女们所举办的文化活动的付出，因此看到这位学生妇女们便感到熟悉，像见到老熟人一样一见面便可以谈起来，也不需要我们再想什么“破冰”的活动了。

最后，用心去感受。我们会应各个家庭所需，提供生活上的协助或是建议，譬如说C阿姨的女儿要高考了，C阿姨知道女儿的压力，但难以替女儿减压，章老师和同学便分享她们对高考的看法，并为她想一些减压的建议。C阿姨的家庭困难，但是女儿很懂事，也很孝顺母亲，我们年前便提议带C阿姨的女儿到上海的大学看看，感受一下高校的气氛，徐同学便带了C阿姨的女儿到大学的图书馆参观，也互相分享了读书的技巧和心得。譬如，看望Y阿姨母女时，研究人员偶然看到一张满是蔬菜的价格单子，以为是超市的购物单子，结果Y阿姨说那是购物单剪裁出来的“样板”，用来做衣服的领口。然后Y阿姨就打开了话匣子，并小心翼翼拿出藏在床底的包扎好的各种布料，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女儿也开始为研究人员进行介绍。因为Y阿姨家缝纫机年久失修，第二次去时研究人员带去了一个小型缝纫机。80的Y阿姨看到缝纫机顿时满眼发光，翻出珍藏的棉布准备给研究人员缝制一件。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心连心”的过程。

七 研究人员的工作日记

本次研究中，研究团队特别地采用了调研工作日记（Field diary）的方法，进行内部的质性数据资料记录，在举办日记写作工作坊期间，研究团队的老师与学生徐洁会在每周举办完工作坊后，分别记录自己对当天工作坊的想法和感受。每一次记录完毕，章老师、叶老师与徐洁同学均会认真地讨论三人的工作日记，在讨论后还会进行每周一次的反思与评估，商议如何能改善工作坊的安排，并把工作坊组织得更好。质性研究学者Michael Firmin（2012年）指出在进行实地调查下运用日记写作方法记录研究人员所思所想的重要性。Firmin（2012年）解释研究人员的记忆往往是有限的，同时记录下他们遇到的情况便很重要。譬如，当研究人员在考察的场地反复经历一

种香味时，他可能会忘记这个味道，不管用笔或录音机记下对这个香味的感觉，便可以有效地确保数据不会被忽略或忘记。

Firmin（2012年）建议，调研工作日记也可以由备忘录（Memo）代替，备忘录可以是由整个数据收集的过程所生成的。一般来说，这些记录的方法是要收集研究人员感官收集到的信息，也可以是记录下研究人员的想法、印象、预感和潜在的代码或主题。因为本次的工作坊是在线上进行，所以研究人员的感官只能用在观察和聆听，不会有嗅觉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们倡议运用“心连心”的研究方法，这次使用的研究工作人员日记便大量记录了我们的感受和想法！因此，工作日记就成了记下我们情感世界的工具，不但加强了三者之间的沟通，也能够有效改善为期28天的疫情写作日记工作坊的质量。

另外，章老师和徐洁同学也代表叶老师在2020年6月至7月期间，进行线下的日记写作工作坊。这个线下活动和线上的日记写作工作坊同时进行，原因是3名妇女并没有智能手机，甚至普通手机也没有。她们经济困难，手机要付月费，为了省钱，她们便取消了手机。有鉴于此，我们便商量特别为她们举办线下的日记工作坊。而其中两位妇女是母女关系，章老师和徐洁同学便去了她们的家，把实体的日记本子给她们，还可以和她们一起聊天、吃零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章老师和徐洁同学会写家访（Home-visiting）日记，记下家访当天的感受和想法。

除了这两名母女关系的妇女，也有一名老年妇女不会用手机，我们研究团队成员也是用家访的方法去探望该名妇女，然而她的身体不好，便未能加入我们一起写作日记的活动。因此日记写作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参与者有一定的书写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未必适合一些有关底层妇女的研究项目，而线上的研究方法更要求研究对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并懂得用电脑或手机，也大大限制了研究方法的弹性。有关本次写作日记工作坊研究人员合写的日记共计5万5千字，我们除了用文字来表达，也加插了图片，并为这本日记作了详细的编码（Coding）工作。因此，这次研究不仅是和研究对象有互动交流，研究团队成员之间也有密切的交流和情感互动。以下是日记写作工作坊第一天下课后，老师们与徐洁同学的日记分享：

在2020年6月14日，章老师写道：

第一天的工作坊当晚9点截止前，4位阿姨的“小学生作文体”已经集结。23点和叶老师以及徐洁同学开了一个会。

1. 开篇很好，阿姨们有感情去开始写日记。她们对于日记沿用小学中学时的日记体裁。基于此——

2. 叶建议，按照GenUrb的日记文档，给阿姨们加个主题让她们去写。我建议先观察几天，先让阿姨们放开来写，若写得很有意思就继续，若继续以往的日记体系，可以在第二周开始给她们主题的方式让她们去展开。但是我担心的是一旦设限，会不会限制阿姨们的写作激情和想象力。

3. 所以，当我们想通过日记的方式了解阿姨们的真实生活时，“真实”的界限是什么？怎么保证我们认为对她们的“引导”不会限制和遮蔽真实呢？

叶老师精要地写道：

2020年6月14日 星期日 天晴 在美

心情：开始的时候各种担心，也犹豫。几经心理挣扎，还是决定落实此项研究小项目。被邀请妇女们的心情是又惊又喜，很开心她们都愿意参加这次活动。

合作：关于合作，诚恳地邀请了章老师，以及她的学生徐洁，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然后，我怕自己的语文能力，影响我们这个三人小团队的沟通，也担心章老师好意来支持我们，会否影响她的工作和教学。

资料：对于疫情的日常改变与分享，很是好奇。人不在沪，只是通过微信看到国内的情况，第一天的网上教学，听到阿姨们的分享，那种生活的立体感丰富了我对疫情在沪的想象，以口罩为题，H阿姨说的是党员的责任，C阿姨说的是女儿和丈夫的问题，H姐姐分享用“闲鱼”淘得贵价口罩，海淘made in China的口罩不划算，最后W阿姨分享了女儿孝顺（to avoid domestic violence），送她回老家休养。

灵感：第一日的活动，听着阿姨分享，也产生了我作为研究人员的情感反应。多元的叙述方式，个人的生活感受，都不是执笔者常言

的生活点滴，因为基层妇女的生活，一点一滴也是压力，生活的压力，生存的压力，同时也是实在活着的坚毅力量。想到用resilience一概念，写这篇文章。

徐洁同学工作认真，每次也详细记录：

2020年6月14日 星期一 雨阴交替 平淡地开心着

在上课之前我最担心的是网络及技术问题：W阿姨用的流量，在前几天测试的时候，发现她在家里面任何位置网络都不够流畅；章老师的PPT和她自己的脸应该如何同时展示；如果遇到阿姨妈妈的网络问题导致连接不上我该如何及时处理等等。但是最后的结果还好：W阿姨网络还挺流畅，几乎没有卡顿现象；章老师PPT没有几页也很简单，我可以通过来回切换手机镜头让阿姨妈妈看到PPT（虽然效果不太好），可爱的章鱼动图也可以通过放大来让阿姨妈妈看到；除了领红包之外，阿姨妈妈的网络状态绝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好，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断线情况。

在整个上课的过程中，阿姨妈妈们的状态都很棒：尤其是W阿姨容光焕发，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都在侃侃而谈，而在以前没有这样的兴奋状态；C阿姨是很认真地从一开始就戴着眼镜在桌前做笔记，在结尾竖起大拇指时笑得也很欢乐；H阿姨呢，是超级认真地眼睛一秒也没有挪开屏幕，板着脸超仔细，就怕错过什么，一直在安静地听大家讲，但是在线上她有一些拘束；H姐姐也是——视线一直没有离开摄像头，但她更正经一些。可能是由于课程的时间略长吧，我们7个人的视频或多或少角度都是自下往上拍的，听说这是摄影里面最差的角度，尤其是H阿姨最明显了，看到最后叶老师发的合照，贼可爱。另外有关上课，我想说个小细节，H阿姨和C阿姨是整场戴着耳机的两个，在之前调试的时候H阿姨和C阿姨的声音效果不太好，她们自己在活动前主动用了耳机，真的好细心，而且仔细看H阿姨还涂了口红，她一直都是很爱美的阿姨，而且也是一直希望给人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给别人呈现的状态一定是她最棒的，真的好可爱。

课后交作业的话，C阿姨是直接发给我了，另外3个阿姨发给叶老师了……第一次的活动我就是和C阿姨匹配的，当时聊天大部分主题是她的女儿；然后第二次和Dolce老师一起拜访过C阿姨的家，在Dolce老师上课的时候又一次和C阿姨匹配在一起，坐在同一桌聊过她的工作，聊她在年轻时候的故事；这一次因为高考的事情，在活动开始前几天

她和我聊了聊压力巨大的女儿。在这中间我慢慢体会到C阿姨其实对自己是不自信的，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但其实她很棒，把家里安排得已经很好了：以最大的力量支持女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宽慰高压的她，担心女儿的心理健康，用自己最大的能量让孩子过得更好；给老公做爱吃的菜，疫情期间不断地在中间去调解破裂的父女关系；在出嫁之后也是任劳任怨地照顾生病的婆婆，利用一切时间去补贴家用等等。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第二次活动她认真地拍照，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相机，拍图书馆看书的女儿、拍玻璃的倒影，把拍照当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次活动也是，在上课前就坐在桌前戴上眼镜插上耳机认真地记笔记、写日记之前会先写大纲，所以很少有涂改的痕迹等等，对于C阿姨我真的打心里佩服。

我一直觉得本次日记活动是很棒的一种文化活动，因为可操作性很强，只需要一支笔和一本本子，记录生活、记录灵感。虽然我每天觉得生活很不值得去记录，但是如果坚持记录，在拉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现站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去怀念一个时间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长长的生活轨迹中，每个人最爱的都应该是自己，所以和自己待着，在这段时间和自己对话，去记录，去旋转思维的马达，让文字从笔尖流出是多么重要和美妙。我是很希望阿姨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是任务啦，真的能享受这件事情，把它当成是平时解压的工具或者是当成一个分享快乐的平台。如果活动是积极的，而且有一定可持续性的，那么这类事情一定值得去做，这也是为什么很愿意当靠谱老师们的助手。

我昨天和C阿姨说要保持写日记呀，等女儿高考完了一起分享在高考期间她的故事，应该会很有趣的，可能女儿就发现：哇，妈妈这么关心我，这么认真地去安慰我，也这么担心我和爸爸，我好感动，妈妈其实并不是我所谓的“不上进”，而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太有压力。

日记让我又多了几分有趣的观察。或许，我也该记录生活、观察自己了。

本章参考文献：

- 1 Clark-Ibáñez, M. Framing the Social World with 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4, 47(12):1507-1527.

2 Gregg, M., and Seigworth, G. J. eds.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M]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Firmin, M.W. *Data Collection* [A] . In L. M. Given(Ed.).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 .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2, pp.191–192.

4 Harper, D. *Talking about Pictures: A Case for Photo Elicitation* [J] . *Visual Studies*, 2002, 17(1) :13–26.

5 Hardt, M. and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M] . New York: Penguin, 2004.

6 Pink, S. *The Future of Sensory Anthropology/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J] . *Soci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ie Sociale*, 2010, 18(3) :331–340.

7 Pink, S. *Sensory Digital Photography: Re-thinking “Moving” and the Image* [J] . *Visual Studies*, 2011, 26(1) :4–13.

8 Servaes, J, and Malikhao, P.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The New Paradigm* [A] ? In O. Hemer and T. Tufte (Eds.). *Media and Glocal Change: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C] . Sweden/Argentina: NORDICOM/CLASCO, 2005, pp.91–103.

第七章 总结：上海工人新村里的平凡故事

本书记载了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平凡朴素的妇女们的日常故事，也记录了她们所面对的生活中的困难以及在疫情时候的积极应对。

纵有困境，她们也坚韧奋力地面对与解决。平凡的生活中总有高低起伏和她们口中所讲述的生命的“转折点”：如一位母亲遇到女儿患了怪病离世，留下了年幼的外孙需要照顾；一位农村女性为了逃离家庭，与一位上海大龄男子闪婚而嫁来上海，从此被困在工人新村的一个小小的房子里；一位农村女性，丈夫酒后驾驶再犯案入狱，一个人照顾着两个孩子，离婚后再嫁上海，结果遭遇二婚丈夫的家暴；一位老阿姨，陪伴半生的丈夫离世后，一个人照顾着没有工作能力的女儿。

在这些生命中的转折点上，这些是妻子、母亲的新村居民，默默地担起了家庭中主要的责任，在逆境中坚定地迎难而上。我们在她们的故事中，看到了平凡女性身上不平凡的品质和光芒。当下很多影视文艺作品都聚焦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很少会把镜头或重心放在这些基层的普通妇女生活中，而在许多学术研究的论述中，她们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不被看见的。

在市场经济 (Market economy) 的背景下，很多社会学研究聚焦在从农村来上海打拼的外来务工人员身上 (参看：Fan, 1999年；Ip, 2017年, 2018年；Ip和Peeren, 2019年；Pun, 2005年；Sun,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2年)，也有许多社会学家与人文学者关注我国在经济改革后，社会上中层妇女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她们的经济能力所带来的婚嫁问题 (参看：Gaetano, 2014年；Hong-Fincher, 2014年；To, 2013年, 2015年；Ji, 2015年)。

基层家庭中的妇女往往不是被研究与探索的对象，原因是她们不是社会中的最底层，仿佛也是不需要被关注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她们独立自强、遵守法纪、默默忍受，在困难重重的生活中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其他家庭，正因为她们的坚韧，让她们常常被忽略甚至被遗忘。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基层家庭中的妇女每天所承受的困难和压力，因此更加尊敬她们的坚强。身为质性研究学者，我们反复思考这些“普通”的家庭故事何以被看见、被关注？是否不是最“惨”的社会群体就不需要被探索、理解，以及帮助？

通过本书，我们希望可以提高社会以及学界对“普通”的基层家庭和“平凡”的妇女们的关注，许多生活在上海的老百姓不是生活上没有困难，而是在各种文化习俗的压力下，习惯了把家里的问题看作不能宣之于口的个体小家的问题。这亦是社区工作者帮助这些人群时需要克服的困难，弄清哪些家庭需要协助从而提供适当的援助，成为社区工作的一门学问。

学术研究中要如何“标签化”以“包装”研究对象，并为研究赋予学术价值与社会贡献？本书的出版也是要回应此问题。研究团队反复思考如何考量本书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果不能把一个社会群体作有利的“呈现”，一直不被看见的他们便会失去相应的研究价值吗？

在我们的妇女研究与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不时发现，“工厂妹”“打工妹”“保姆”“剩女”“大妈”，各种标签（Label）与称号均被不同的论述（Discourse）所支撑，然而在每一个标签背后，这些女性实际上有着非常复杂的身份与角色。

而倘若她们无法符合这些热搜中的标签时，她们就很难被大众看见。而我们所研究的这些基层社群中平凡的母亲、女儿或妻子也需要被重视、被看见、被阅读，“平凡”（Ordinary）的个体不需要被标签化，更不应被污名化。

一 对城市化研究的思考

本书最重要的研究背景之一是城市化（Urbanization）。

对社会主义遗产（Socialist legacy）在新时代影响与作用的关注开启了本书的研究与探讨。1950年代工人新村的设计与兴建是社会主义影响下的政策，目的是为工人提供住房，而其空间的设计与理念，在于推动与实践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罗岗老师指出工人新村是通过“空间生产”，在1950年代初进行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从1949年之前的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重塑为“工人阶级”的空间布局（罗岗，2007年）。这是对上海半殖民（Semi-colonial）大都会的空间改造，目的是要从建筑上改造整个城市空间，从而改变人民的日常生活模式。杨辰老师在研究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时便提出，工人新村解决了当年在上海的住房问题，提高了上海的工业生产力，并立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旗号，让工人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与提升（杨辰，2019年）。

当年的工人备受尊重，工人本身亦对自己的工人身份充满自豪和珍视。正如我们的其中一位研究参与者T婆婆和我们团队老师分享说过，她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是收到可以去工厂上班的通知，她把那一天定为人生最重要的一天，远胜她结婚与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她认为能够去工厂工作，为国家劳动是非常值得骄傲光荣的事。后来，她还获得单位分房，从此一家人有了稳定的居所。八十多岁的这位T婆婆，没法参加我们这次日记写作工作坊，因为生过大病，她的视力和听力大大减退了。但过去两年她都会在志愿者的搀扶下来到文化活动日的场地。在她的分享中，我们听到了1950年代的故事，也从她的回忆中感受到她对工人身份的认同。在2020年期间，研究团队举办关注疫情的活动，线上线下的日记写作工作坊T婆婆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研究团队的章老师和徐洁同学便去了她居住的地方探望她。在T婆婆的回忆中，居住在工人新村是一份光荣，同时也肩负一种责任。为了回报国家的工人住房福利安排，T婆婆年轻时很主动地参与社区内的志愿者活动，一直到她年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才把楼组长和志愿者工作退掉。在本书中，我们记录了工人新村妇女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以及工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渗透着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城市中的新小区家庭单位的空间构造增加了隐私

性（Privacy），人与人之间提倡个人空间与距离，这亦是全球大城市发展的一个通病：城市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以及邻居之间变得疏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人新村坚守了它的时代特色，我们的研究利用了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与创新的研究方法，多方面切入与了解工人新村的日常生活模式，发现居民之间互助友爱的精神。比如说，H阿姨在疫情暴发时第一时间跑到小区当志愿者去派发口罩，并到小区幼儿园维持秩序，协助儿童上下课。H阿姨的分享充满了深厚的社会主义互助和“大我”精神，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妇女们秉承的集体主义。

另外，这种空间上的集体主义设计也造成了各家庭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就是因为家中的房子和其他四个家庭连在一起，W阿姨在家中惨遭丈夫毒打的时候，她的生存希望便是家中通往其他家庭的大门，能够爬到大门逃出去求救，邻居会出来帮忙叫公安和居委会的老师，去制止一场又一场悲剧。W阿姨忆述，有一次她被打得头破血流，就在几个家庭共同的小通道上坐着，在邻居的安抚下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那次家暴，W阿姨的脸和腿被她丈夫打得需要动手术矫正，幸好得到邻居的协助她才得以获救。

家庭与家庭之间，因为工人新村的结构紧密相连。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分配的房子有着公共空间的特色，几个家庭单位共用厨房与卫生空间，除了降低了建筑成本，也把家庭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推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的生活模式。这与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影响下的独立家庭居住空间不同，追求隐私性、独立性、个人化的空间生产与工人新村的建构形成强烈的对比。

研究团队在收集工人新村妇女们的日常生活故事时，感受到新村里特有的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家庭之间的互助得以被保存。但是也因为快速的城市发展，许多旧居民已搬离工人新村，妇女们会投诉租赁房不稳定的新租客们不守秩序，也有居民表达希望家庭与家庭之间可以有多一点私密与独立的空间等。而需要分享共用厨卫空间的家庭，也会抱怨邻居不够整洁卫生，造成了一定的生活困扰。在居民享受邻里互助之际，居民感受到城市化下居住空间的不同变化与模式，并提出了不同的诉求。在2000年，上海市政府推动“煤卫独用”的计划，改造工人新村的建构，迎合了新技术带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改变，家庭之间不再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有了部分居民诉求的独立和隐私。

总括以上几点，本书收录了在工人新村中研究人员们所体会到的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味与邻里互助，而妇女们热心参与志愿者工作，正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奉献精神，在城市化的冷漠与人民生活的个人化变革中，工人新村的特色彰显了它的功能与特色。正如社区工作者与我们分享的那样，上海的中产小资社区的居民较少热心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很难动员他们去进行社区工作，需要依靠商业化的物业管理公司协助社区工作的推动。相反，工人新村的居民秉承了志愿工作无偿劳动（Unwaged labor）的传统特色互助邻里，在疫情暴发时也发挥了共抗疫情的作用。

二 对研究问题的回应

本书旨在探讨上海基层家庭中的困境妇女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围绕这个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研究人员关注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从中分析她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遇到包括疫情在内的挑战所作出的应对。我们利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口述历史，以及日记写作，收录了妇女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并加以分析。

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第一章中，我们介绍了有关工人新村妇女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内容等，也介绍了本项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以及本书大纲和作者简介。第二章是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2017年至2020年期间，我们为六位基层妇女进行了深入的口述历史访谈，本章简述了妇女的人生历史。在第三章中，我们分享了基层家庭妇女们在疫情期间的日记，这是她们在2020年暑假期间参与由GenUrb上海研究团队为她们举办的疫情日记工作坊时写的日记。

本书的下篇为学术研究。在第四章中，研究人员剖析了基层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工人新村的新生代如何体会在这些城市人口（Urban population）中的“老公房”里的生活，她们与母亲的关系又是如何受现代化、城市化等的挑战？透过C阿姨与女儿C的口述历史记录，我们分析了C阿姨对女儿教育的期望，并把一家人脱贫的希望寄放在女儿的身上。女儿C感受到家庭给予的压力，但也感恩这位佛系母亲的培育。今年女儿成功考上北京的一所好大学，居委会老师们也特意发消

息给叶老师，跟我们说C阿姨的家庭成功脱离困境了。由此可见，教育最终成就了这个家庭并带给她们社会位置上升的机会。

第五章的研究与分析重心是疫情与照料经济和社会网的关联。在疫情暴发期间的生活细节中，我们整理出妇女们面对疫情时的照料劳动与疫情期间社区的管理技巧，居委会如何帮助居民渡过难关，并防止疫情在小区内大暴发。第六章分享了我们重要的研究发现：疫情不但加剧了基层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也同时加重了基层妇女再生产劳动的负担。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工人新村的妇女们积极应对，以细致的照料工作和情感付出应对疫情时期很高的照料需求。本研究也发现，工人新村社区里保留的再生产共享空间包括社区活动中心、食堂、慈善超市、图书馆等，以及居委会与贫困妇女一直以来互助互惠的关系网极大地支持了贫困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抗疫。

在第六章中，我们运用了情感理论去反思研究人员参与式田野观察的方法，以及与研究对象“互动互助”的田野经历。我们介绍了有关城市化发展与性别议题的研究缘起，还有我们举办的线上线下为期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通过分享如何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建议软化研究员的社会角色，并通过建立感情与信任，去推动与实现“研之以情”的调研工作。

三 对邻里研究的思考

本书的研究选址于上海的工人新村，并于2018年开始进行质性研究的工作，这是定点研究的方法，亦是小区与邻里研究

(Neighborhood study)的一种。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中极为普遍，有别于那些需要研究人员“东奔西跑”的研究，邻里研究的研究人员集中在一个地域或场所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收取质性数据，而不用在一座如上海的大城市跑不同的地方去进行调研的工作。

邻里研究的特点在于地域或场所研究的集中性，需要研究人员进入选定的地点后对地点中受访与被研究的对象进行调研的工作，可以运用传统质性研究的方法。在邻里研究中，城市研究学者吴缚龙教授提出邻里依属感(Neighborhood attachment)影响了居民对参与小区活动的投入程度，吴教授发现居民的投入感越强，邻里关系的稳定性便会更高(Wu, 2012年)。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积极参与了社区活动。在疫情期间，也有妇女不顾自身安危冲到小区前线充当志愿者。我们了解到工人新村老一辈的居民对新村有着强烈的邻里依属感，她们为工人新村建立了稳定的人际网络，在疫情期间，积极担任小区治安的重任。相比之下，年轻一辈的居民，也就是老一辈居民的子女，对小区的无偿志愿工作（Unwaged labor）很少会积极参与，而租房的居民，特别是外地户口的租客，更不会积极投入工人新村中的志愿工作（Wu, 2012年）。这亦是上海工人新村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当老一辈居民慢慢离去，新村中的守望相助与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的精神会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变为历史。倘若想把这种集体生活的精神存留，政府与地方管理的方案便需要重新考量现代化与城市化建筑理念背后所倡议的个体中心主义，研究物业管理与现代服务业如何可能让社会主义的互助精神得以延续，也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联系可以重新被重视。

本书通过为期三年的定点式邻里研究，发掘了上海这种大城市下的美好，以及还没有被城市化消融掉的人情味。

全球大城市中产居民区普遍充满了个体主义，每家每户讲求的是私隐性、独立性的居住建筑设计，空间的应用更讲求距离感与间隔的重要性。这种城市发展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在亚洲的大城市如东京、首尔、中国香港等地亦可以发现这种居民区（Residential area）的“冷漠无情”的社会现象，邻里之间互相不认识更不会联系，小区的管理依靠付费服务如上海的物业管理方案。在这座大城市中，本书研究团队观察到在21世纪我国大力发展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上海的工人新村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1950年代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精神与理念。当国家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当年借鉴农村生活模式兴建的工人新村，或许可以抵抗城市化所推动的“冷漠”与“距离”，为当今的城市发展所借鉴。

四 对性别与妇女研究的思考

从为“大妈”正名的构想到再生产与照料经济的讨论

本书除了运用质性研究来调研工人新村中居民在社会转型和疫情期间所面临的困难与应对的方法，也是一项富有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跨学科特色的妇女研究项目。在GenUrb研究团队的多次内部讨论中，我们反复思考如何去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即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在日常的交流中，我们会亲切地称她们“阿姨妈妈”，每位阿姨的名字冠以她们自己的姓氏，便成了我们与她们之间交流的称谓。这与欧美社会使用妇女们的丈夫姓氏来称呼她们——如史蒂森太太

(Mrs. Stevenson)的称呼方式——这种冠夫姓的文化有所不同。我们发现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她们的姓氏，同时，在与街道和居委会老师的沟通中，我们也统称阿姨们为“妇女”。然而，在我们为阿姨们举办的文化艺术展览中，义务参与的艺术家庄庆玲老师提醒我们在宣传单中用“妇女”去形容阿姨妈妈们是否不够尊重她们？是否需要统一改为“女性”？

这几种称谓的变更，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了多次，到底如何去称呼与描述“阿姨妈妈们”才是最合适的呢？

在撰写本书前，研究团队一致认为沿用“妇女”是最适合不过的，除了社会工作的老师们之间也是用“妇女”“妇女工作”等去描述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我们亦严谨地考虑了多种历史因素，经商议后确定了使用“妇女”一词并非不尊重她们，而是认为这个称谓比用“女性”去描述这一群体更为合适。在性别与妇女史的研究中，王政教授提到当Tani Barlow整理“女性”一词时，讨论了“女性”出现在我国历史中是在五四运动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利用“女性”一词与“男性”作为二元对立的区分，同时亦促使“女”

(Woman)与儒家思想下的“女”分割开来。在当时，“女性”是现代化的新符号。而五四运动后，我们又有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沿用自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二元论的女性\男性的二元观（王政，1999年，17页）在这里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推动男女平等的国家政策下，“妇女”一词会更让我们关注和重新审视不同女性复杂的家庭与社会角色。因此，本书利用研究的机会也展开了对妇女研究的重新思考。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上海工人新村女性居民与她们的丈夫的密切关系。两性分工的上海文化特色亦在调研中被发掘，当中包括了上海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普遍性，即上海话一般称为“买汰烧”的工作，意即买菜洗菜，烧饭烧菜。上海男性的“买汰烧”文化，被

视为上海男性的优点，也代表了上海男性的男子气概

(Masculinity)。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有数位妇女的丈夫除了负责“买汰烧”外，在她们生病的时候全力全意地照顾和支持她们。疫情期间，H阿姨的丈夫因为担起了家务劳动而让H阿姨有时间和精力冲到小区前线担任志愿者工作，帮助小区的其他居民。在讨论与分析照料经济的时候，本书建议把当地的文化社会中，妇女与丈夫之间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与思考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中，因为看到妇女们与丈夫的亲密关系的不可分割性，所以意识到在妇女研究的调研过程中加入访谈男性，以及聆听男性的重要性。在西方女性主义的探讨中，许多时候男性的角色是被分隔与批判的，我国在性别研究的讨论中也需要避免激进女性主义所带来的“厌男”式的偏激。

本书研究学者认为，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特别是妇女研究 (Women studies)，不是为了二元对立与分割，而是为了重视两性关系中的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

因此，本书建议思考妇女们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妇女们是妻子，是母亲，也是她们父母的女儿。多种角色有着社会网络中的多重关联，在研究中分割妇女与任何一方的关系，都会造成研究分析的缺失或偏见。

再者，我们提倡讨论家务劳动 (Domestic labor) 与照料经济 (Care economy) 的时候，需要对妇女的角色与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关系作一个更全面的探讨。特别在疫情期间，人们被迫困在一个屋子里的空间上与精神上的困境与挑战，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两性的家务分工变得更为重要。

最后，在准备此书的多次讨论中，研究团队希望可以对妇女们与“大妈”的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作一个整理，遗憾的是我们的时间只够去撰写有关困境妇女和她们的家庭关系，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多写有关当代我国社会污名化中年妇女们为“大妈”的社会问题。当中年的妇女们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时，被无情地冠以“大妈”之名，此词不仅将中年妇女的社会与家庭的贡献磨平，更使她们普遍已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被忽视。正如滕威在海螺社区的发文“‘大妈’：转型期中国的形象隐喻”中提到，“中国大妈”是“在金市震荡结束之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接合了‘广场舞’而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和认知”的社会身份，是从改革后经济起飞的“抢购黄金到聚众跳舞”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中国大妈”是一个符号，指涉了

老龄化人口（Aging population）的社会问题和养老政策，也反映了公共空间集体活动的一个文化特色。而为什么是“大妈”被广泛污名，而不是“大爷”？这也是一种性别歧视的结果，使中年女性在文化位置与社会角色中，成为了“污名”的载体。

在此书的撰写初期，我们期望对“大妈”污名化的社会现象进行探讨。有媒体记者已进行了一些讨论，本书希望将来有学者能为中老年妇女们正名，并对“大妈”一词展开去污名化的工作。

五 对工人新村日常生活研究的思考

有关工人新村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聚焦于它的建筑特色与历史背景，比如杨辰老师（2019年）与罗岗教授（2007年）的研究剖析了工人新村在1950年代的时代特色，但是以工人新村为对象的性别视角的研究至今仍然欠缺。本书记录了工人新村中基层家庭的妇女在疫情期间面对的困难与解决方案。本书只集中分析妇女们的情况，并没有探究男性在工人新村中的角色与他们在工人新村中的日常生活。因此，本书的研究团队希望以此书为基础，邀请其他学者与媒体工作者等老师们对工人新村进行更全面的社会学性别研究。

在筹备此书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成员进行了严谨的文献搜索工序，我们发现有关工人新村的研究以中国学者的中文论文出版为多，而英文的研究出版实在缺乏（参看：Liang, 2016年；Zheng和Zhang, 2018年；Zhu, 2015年），研究上海工人新村的海外学者更少之又少。当城市研究、中国研究等海内外学者关注我国的城市发展时，工人新村的历史性、社会性等重要社会功能往往被忽视，而居住在新村中的基层家庭更是不被“看见”的社会群体。本书为一本中文著作，研究团队除了抱有将工人新村的研究进行性别研究与妇女研究的记录与分析，更希望把此书翻译为英文，以及其他语言，让更多的学者、学生，乃至其他国家的读者能够了解我国工人新村的历史变迁与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疫情期间的挑战与应对。

在本次对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我们把“平凡”的生活与“普通”的妇女作了理论化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就是零碎与微不足道的事情，让我们了解到上海基层家庭的生活细节，并从诸多细节中分析与梳理它们与更大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以及全球资本主义 (Global capitalism) 与城市化 (Urbanization) 进程的关联。

本书旨在指出日常生活与国家政策，甚至全球化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我们在上海可以见到星巴克咖啡店、麦当劳快餐店等社会现象，而是更深层次的联系，包括基层家庭的生活模式，以及妇女们面对全球疫情大暴发的心理上的变化和作出的应对措施等，这些均受到我国与全球各国的政策，甚至全球化的商品流通与文化流动的影响。

因此，通过定点研究以及关注日常生活与疫情期间的日常政策，我们看到了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的妇女们所面对的心理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细节。比如其中一位妇女H姐姐在日记写作工作坊时，表示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大家都慌乱地抢购口罩，然而她的家庭经济不容许她买价格已上涨几倍的口罩，她便在挣扎中，想到了用APP来买口罩，而且为了家人健康，她最终下决心购买日本制造的高价口罩，然而当她收到口罩时发现是中国制造便立即崩溃了。对于这种网络上的诈骗，H姐姐感到异常的生气。在H姐姐的分享中，我们发现了基层家庭的妇女们在疫情期间碰到的“小事”，正与全球商品的流通有着特殊的关联，亦包含了妇女们的思维模式与情感上的反应 (Affective response)。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情感性、经济性都可以被深入理解与剖析。

六 对质性研究传统与创新的思考

本书引用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以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与讨论。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将为本书运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作结语和反思。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收取质性数据，从中建议使用“互助互动”的方式上让研究对象可以更投入与积极地参与研究项目。我们也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就是运用这些“互助互动”的方法背后，是因为我们深信研究人员需要“研之以情”，也就是说研究人员需要动用他们的情感去进行研究。最后，我们指出每次与研究对象，即阿姨妈妈们谈天、讨论、做活动、家访等等，在大大小小的各类接触中也是一个“心连心”的过程。我们重视与建议“心连

心”，因为这是研究人员动用同理心与研究对象建立社会关系，从而收取质性数据的过程，可以破除研究的“冰冷”。

情感研究的女性主义学者Sara Ahmed（2008年，2010年）曾提出，快乐（Happiness）是社会性（Sociable）的体现，而学者Lisa Blackman（2008年）主张探究快乐的传染性（Contagious）。两位女学者对“快乐”的社会性与传染性进行了哲理的、社会学的探讨，在此我们也强调质性研究的各类研究方法，均会生产（Produce）不同的情感，快乐的情感也可以是其一。正如T婆婆跟我们分享过，她生大病的五年中，每天待在家里很闷，来参加我们文化活动的那天，是她过去五年最快乐的一天。

在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比如本次与疫情有关的疫情日记写作工作坊，便记录了阿姨妈妈们的欢笑与泪水，当然也有沉默与疲惫。在工作坊中，要求上了年纪的妇女们一直拿着手机和我们通过微信视频去活动、去分享，绝对不容易。这些情感反应，包括快乐，感染了参与活动的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

西方学者John Locke也提出快乐是有目的性的（As intentional），也包含着情感（Affect）与物件（Object）之间的接触而至产生各类情感。本书作为一件文化物品（Cultural product），我们希望它的出版可以推广情感研究，让研究人员以“研之以情”的愿景，多理解与体会基层的、弱势的社会群体。

最后，本书希望质性研究的学者们、学生们，不要把研究视为一种“冰冷”的工作，试着也“研之以情”，不要用冷漠的心去研究、去分析。我们希望读者们能够在翻阅本书时，或多或少因我们的快乐与热情而动容，被阿姨妈妈们的“不容易”所打动，让我们能够一起对生活中的“平凡”有所思、有所想。

叶老师的小结语：

记得有好几次带老师和学生去跑访问，看到老师学生听受访者分享时有分神或是打哈欠的情况。当下立时的反应是觉得那样不尊重受访对象，也会觉得那样的行为表现了研究人员的不专业，然而细心一想，要专注的聆听，哪怕是短暂的一刻钟，也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论访问需要专注聆听的时间有时候会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很有心去做访谈的话，一个小时的专注也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如果研究人员对研

研究的题目或是受访者分享的内容不感兴趣，那便更难专注访谈。因此，本书建议运用“互动互助”的研究方法，使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双方都能够投入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效减低了研究对象分享她们的故事时资料被浪费或流失的可能，也保障了在高度投入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进行研究，以及情感交流。

在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技巧和方法去提高收取资料的效率，而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亦有许多学者运用，并提供了经验的分享与技巧上的建议。本书沿用创新与传统混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借以加强研究人员与受访对象的沟通，采用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和口述历史，保障了基本资料的收集，而创新的互动互助的方法，使我们收取到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分享。

在研究人员当“树洞”去聆听受访者的故事与分享的前提下，“树洞”也是人，也会感到疲惫、厌倦甚至没趣，能够顾及受访者的感受，尊重她们和重视她们，我们在这长达三年的研究中，学会了重视研究人员（老师与学生）的情感。“心连心”，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更是研究项目组成员之间的联系。许多研究成果与学者们进行的研究反思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因此本书通过详细的分析与建议，倡议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员管理项目时，不仅要顾及研究对象的感觉，也要关注研究组成员的情绪。因质性研究项目，尤其要求合作性的项目，需要加入情感上的关注，不能够忽略各方人员的情绪管理，有时候甚至需要调动情绪去适应调研时的环境。

鉴于研究人员的情感在质性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希望能够利用最后这一部分，建议在调研中需要调动研究人员的情感时，亦必须关注研究人员自身的情感，那是除了喜怒哀乐以外的情感反应，更重要的是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疲惫。

这个建议也是因为我感同身受而有所想，记得在暑假期间跑访问时，曾三次中暑，其中一次还差点在研究对象的家里热得晕倒，这是因为研究对象身患癌病，温度可能已经38度了，然而生怕着凉，她在家并不会开空调，最多是开开风扇，也是因为怕生病，她并不敢开窗户。在这次的家访经历里，需要受访阿姨的丈夫给点水给条毛巾，让我擦擦汗水，心里是抱歉给对方添麻烦了，也反思了在访问时面对面的情感的互动，以及自己的健康反应。在家访时，研究对象在她的家里，在质性研究中被定义为一个自然的场景（Natural setting）。这

次的家访体验，不但反映了她在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反映了研究人员身心的适应能力在进行调研时的重要性。

因此，在结语里，希望各研究人员、老师们与学生们能够在关注受访群体时，亦可以关心自己和团队各人的健康。当疲惫（Fatigue）和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慢慢在西方的研究中被建立了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领域时，本书亦寄望我国的学术团体、高校的老师等，能够多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共同建立健康的研究氛围。

最后，在过去几年的活动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GenUrb项目的领导Linda Peake教授、项目经理Leeann老师和GenUrb上海研究团队的顾问黄宗仪教授的支持。感谢你们让我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安排融入了质性研究方法的文化活动日，我们一方面收取了质性研究的质性数据来探讨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也同时可以有“互动互助”的活动来回馈妇女们，让她们可以和老师与学生们一起学习，并可以分享她们的故事，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希望往后我们能够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日，有更多的老师们、学生们、志愿者们来参与，让妇女们的故事得以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

在本书中，我们记录了在上海工人新村进行的质性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四年多，并会在未来两年继续进行，目的是更深入了解工人新村的社会文化，我们会和GenUrb研究团队中的其他六个城市进行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在项目开展的时候，我的普通话并不是很好，在进行访问时沟通有点吃力。完成了二十多份访谈后，有为数一半的妇女决定不再参加我们的研究，当时的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一言难尽。那时候我不断地反思自己有什么处理得不够地道的地方，在访谈时是不是不够“同理心”？或是访谈的问题太过私密，让她们感到不安？那时甚至想是不是我的普通话不好或是外表上的什么原因，导致妇女们决定不再参与我们的研究项目？特别在此向阿姨妈妈们致歉，倘若我有不地道的、失言或冒失的地方，盼望你们能够原谅。

可幸的是，亦有阿姨妈妈们沿路一直支持我们，陪伴着我们去进行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信任与情谊在年月中渐生，这是可贵的，我既珍惜，亦感恩来上海跑调研的工作，可以让我遇到这么多可爱的、坚毅的妇女们，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与信任。借此机会，我代表研究团队的老师们、学生们，感谢阿姨们。最后，再次谢谢Yaya老师在过

去每次的调研活动中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如果不是得到了这么棒的Yaya老师的支持，我们根本无法举办活动，您的支持，我万分感激。

章老师的小结语：一间自己的房间

大家都知道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以此展开来讨论女性在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中“自己的房间”。直到去年盛夏，我开始走入她们的房间，通过工人新村的基层妇女的经历和生活，让我真正了解“自己的房间”的含义。

每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居住着一个家庭，或母女二人，或祖孙三代，或一家四口。每一间小小的房间，就是一家人所有的生活空间。或许他们一个月的全家收入都不及中产家庭孩子手中的一个手机，或许这里的一位母亲要攒一个月才舍得带孩子去吃一次肯德基。在这里她们只能和家庭成员共享一个房间，但这挤压的空间并没有挤压到她们的精神空间。在一间间房间里我看到、听到她们的前半生或大半生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历程。她们的经历那么普通却又那么独一无二。每次访谈又重新带给我长久未有的因为生命体验的链接而带来的触动。女儿临终托孤，七十岁的她一边要承受丧女之痛一边要坚强地带好外孙；丈夫家暴败家，七十岁的她一边承受着肉体心理痛苦一边承受着亲戚羞辱忍辱负重；作为外来媳妇被全家要求放弃工作承担照料义务，五十岁的她一边日复一日做着重复的劳动一边只能让自由在内心化作疯长的野草；中年丧夫女儿失业在家多年，八十岁的她一边担心着未来一边承受着所有。每次访谈结束到家后，没有力气整理工作日记，没有力气开会讨论，只能躺平在床上，任由内心各种情绪奔腾直至深夜渐渐平静。研之以情，首先有情。

回想当初，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项目？因为想了解曾经作为荣耀象征的工人新村，现在怎么样了？入住在工人新村的被居委会定义为“贫困”的妇女过得怎么样？贫穷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词语，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经济指标，是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对于那些妇女又意味着什么？两年后面对即将成文的书稿，透过“一间房间”，一切有了不一样的折射。

这本书的研究团队均为女性，研究对象也为女性。当女性书写女性，到底是谁在书写？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拥有的可能只是工人新村的妇女们不具有的出版资源，以及码字为生的技巧。写作工作坊项目初期，团队准备将阿姨们的日记编辑成一本小册子送给她们。随着写作工作坊的继续，看着阿姨们从标准的日记模式转向放飞自我，我们也从最初的引导转变成了每周催更。她们不是不会写，只是她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时间去写，可以去写。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自然应由她们自己来叙述来表达。于是团队成员决定为阿姨们出一本书，一本有着出版社书号、可以在书店买到的书。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叶子婷老师和阿姨们说，我们团队将会为她们出一本书，大家将会在书店看到她们的文字时，阿姨们小星星般亮亮的眼神。因此最终这本书稿是研究团队的四位女性和工人新村的六位女性共同书写而成，这是一个有关集体主义精神的女性集体作品。

最后感谢叶子婷老师邀请我加入GenUrb上海研究团队，感谢团队的刘希老师，和徐洁同学，感谢工人新村接受访谈的妇女们。我们彼此支持与扶持，互帮与互助。正是她们让我从自己执念中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走出，接触社会、感受社会，学会真实、直面真实。

刘希老师的小结语：

我是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高校老师，能有机会加入到这个纪实和研究并重的跨学科项目中非常幸运。虽然我从硕士生时期开始就关注当代中国文艺作品对边缘群体特别是底层女性的描写和再现，但我自己的研究一直停留在文本分析上，并没有走向活生生的人群和他们结结实实的日常生活。我要再次感谢叶老师和章老师拉我“入伙”，在得到丰富的研究案例展开我们所熟悉的性别研究和话语分析之外，我第一次真切地了解到，原来口述历史是这样做的，并不复杂和抽象；原来有这么多新颖和活泼的搜集研究对象生活细节的方法；原来研究团队在田野里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和情感，所以才收获了研究参与者充分的反馈和真诚的友谊！

随着写作的展开和深入，我从中学习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今年我为西交利物浦大学暑期班的学生讲授“社会再生产”一题，很多相关的理论文献来自于这个项目的研究积累。我在这里学到的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又可以介绍给更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生们借鉴。最重要的是，参与整理阿姨们的口述史让我知道了口述访谈最好在轻松的、彼此熟悉的气氛里慢慢展开。之前一直想深入了解祖父母革命生涯的

我，总是寄望于他们自己拿起笔整理正式的个人回忆录。今年我终于不再等待，为奶奶录了她的口述生命历史，在她最后的日子，倾听她娓娓道来她人生的转折点和闪光之处。我为此再次感谢“海上凡花”项目带给我的感动和启示。

里尔克在《严重的时刻》一诗里写道，“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我以为他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无法割断，也不可或缺的关联（Connection）。走向他人，了解他人，其实也是走向自己和更深地了解自我。愿我们的书能让更多人了解别人的生活，平凡的人生也会有不凡，也可以彼此鼓舞和照亮。

徐洁同学的小结语：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挣扎，这些挣扎大大小小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我们总会自己走出来，然后去面对下一次挣扎。有时，我们会期待别人的帮助，这些帮助来自家庭、朋友，当得不到别人的回应便开始伤心，但在我们聚焦别人这种类似“路边掉落的糖”的关心时，我们同时失去的还有对自己情绪的体察，以及由这些情绪的体察来反思自己的机会。“学习教育”不仅仅是来自书本上的成文经验，还来自日常生活，尤其是柴米油盐中的自我反思。在这些妇女的故事中，我感受到对自己的体察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重点，也因此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行为框架，为以后发生的“变幻莫测”做准备，其中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舒适的秩序，不管是防御型悲观的性格还是战略性乐观的性格，两者都一样好。

有时我们会责怪自己，不够聪明，不够优秀，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足够努力去应对，去挣扎了。在看到这些挣扎并体察自己的同时，本次项目还让我意识到挣扎形成的复杂性。本项目中不少分析是透过个人的背影来看时代的脉络，通过每个人的挣扎来表现时代的张力，这些挣扎的形成都有时代的助攻，很难说在其中的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建构，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些挣扎并不能简单归因到个人身上，难以察觉的还有时代、社会等等因素。如果有时感到沮丧与难过，不必苛责自己，可能只是有时没有那么幸运，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自己。

感恩叶老师和章老师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时代对个人的影响力，也感恩这些妇女让我认识到独自挣扎的美好。值得一提的是，本项目的

团队老师们会用各种戏剧而做作的方式来对抗自己生活中的挣扎，包括但不限于炫耀式嘔吧嘴吃甜品，加班秃头也要自强式健身，努力勾引街上的各类猫狗。在和大家一起相处的这些日子中，我发现虽然都在挣扎，但做作地挣扎不失为一种对生活美好的敬礼。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名称: 幸福的味道 获得上百个书单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 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 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如于某种原因, 经常换网址 如果打不开, 可以qq联系我

本章参考文献:

- 1 Ahmed, S. Sociable Happiness [J] .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008, 1:10-13.
- 2 Ahmed, S.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M]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Barlow, T.E. Theorizing Woman: Fun, Guojia, Jiating [A] . In A.Zito and T.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C]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53-298.
- 4 Blackman, L. Is Happiness Contagious [J] ? New Formations, 2008, 63, 15-32.
- 5 Fan, C.C. Migration in a Socialist Transitional Economy: Heterogeneity,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Guangdong Province [J]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9, 33(4) :954-987.
- 6 Fincher, L.H. 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M] . London: Zed Books, 2014.

7 Gaetano, A.M. “Leftover Women” : Postponing Marriage and Renegotiating Womanhood in Urban China [J] .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2014. 4(2) :124-49.

8 Ip, P.T.T. Desiring singlehood? Rural Migrant Women and Affective Labor in the Shanghai Beauty Parlor Industry [J] .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7, 18(4) :558-580.

9 Ip, P.T.T. Migrant Women Walking Down the Cheap Road: Modernization and Being Fashionable in Shanghai [A] . In A. Staub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odernity, Space and Gender [C] . Oxford: Routledge, 2018, 320-337.

10 Ip, P.T.T., and Peeren, E. Exploi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Conflicting Norms: Femal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Negotiating Stigma around Singlehood and Marriage [J] .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9, 22(5-6) :665-683.

11 Liang, Z. Housing Shanghai: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ers’ New Village 1920s-2000s [D] .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12 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M] .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13 罗岗. 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 [J]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6:91-96.

14 Pun, 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M]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 Sun, W. “Just Looking” : Domestic Workers’ Consumption Practices and a Latent Geography of

Beijing [J] .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08, 15(5):475-488.

16 Sun, W.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M]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7 Sun, W. Sex, City, and the Maid: Between Socialist Fantasies and Neoliberal Parables [J] .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0, 39(4):53-69.

18 Sun, Wanning. The Poetry of Spiritual Homelessness: A Creative Practice of Coping with Industrial Alienation [A] . In A. Kipnis.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e [C]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67-85.

19 To, S. Understanding Sheng Nu (“Leftover Women”): The Phenomenon of Late Marriage among Chinese Professional Women [J] .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3, 36(1):1-20.

20 To, S. 2015. “My Mother Wants me to Jiaru-haomen (Marry Into a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 : Exploring the Pathways to “Altruistic Individualism” in Chinese Professional Women’ s Filial Strategies of Marital Choice [J] . SAGE Open, 2015, (Jan.-Mar.): 1-11.

21 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M]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22 Wang, Z.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M] .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3 Wu, F. 2012.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hina’ s Low-

Income Communities [J] .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2, 48 (4) :547–570.

24 Zheng, D. and Zhang, X. What' s in a Name: The
“New Village” in Shanghai, 1930–1980 [A] . In Y. Ding,
M. Marinelli and X. Zhang (Eds.), China: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rban [C] . Palgrave–Macmillan, Cham,
2018.

25 Zhu, Q. From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re–reform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China [J] . Planning Perspective,
2015, 30 (4) :571–595.

注释

- [1] Y阿姨为了完成日记部分内容在网上摘抄拼凑
- [2] 赵立《程家桥街道慈善超市迁址开业》长宁时报，2020. 1. 3.
- [3] 《长宁又一家社区大食堂开业，老年助餐、白领午餐都解决了！》上观 新闻 2020. 6. 16.
- [4] 《提升为老助残品质 长宁又有两家社区食堂开业了》东方网2020. 6. 19.
- [5] 长宁这家新开的大食堂将为60岁以上长者免费提供送餐服务！2020. 06. 21， 17: 58: 22 来源：上海长宁.
- [6] 《提升为老助残品质 长宁又有两家社区食堂开业了》东方网2020. 6. 19.
- [7] 《虹桥艺术中心剧院正式复演 首轮8场演出票全部售罄》环京津新闻网 20200619.
- [8] H姐姐家里有事，因此无法继续参加我们的日记工作坊。
- [9]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p. 226
- [10] Luce Irigaray. *Body against body: In relation to the mother* [J]. *Sexes and genealogies*, 1993: 7-21
- [11] Luce Irigaray. *Body against body: In relation to the mother* [J]. *Sexes and genealogies*, 1993: 7-21
- [12] 徐坤. 《双调夜行船——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13] 徐坤. 《双调夜行船——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14] 这段女儿的语气还挺有意思的，感觉是对离婚有些消极情绪，或者结合下文来说，也可能是对于父亲对他自己这段婚姻的光荣而感到不屑。到第一个句号语气是越来越轻的，第二句开始模仿爸爸说话“你看，就是你没有离婚吧”情绪转变，然后回归正常说话“其实这是靠我妈妈一直在忍、忍受一些什么忍下来的”。C在父母的婚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15] 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6] Gaetano, Arianne M. “Leftover Women”: Postponing Marriage and Renegotiating Womanhood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2014, (2): 124-149; To, Sandy. Understanding Sheng Nu (“Leftover Women”): The Phenomenon of Late Marriage among Chinese Professional Women [J].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3, 36 (1): 1-20; To, Sandy. “My Mother Wants me to Jiaru-haomen (Marry Into a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 Exploring the Pathways to “Altruistic Individualism” in Chinese Professional Women’s Filial Strategies of Marital Choice [J]. *SAGE Open*, 2015, (Jan.-Mar.): 1-11; Ji, Yingchu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eftover” Women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5, 77(5): 1057-1073.

[17] 2000年丈夫去世后白玉兰和女儿相依为命20年。白玉兰有段特别幸福的婚姻。读技校时因为身体原因在家调养7年，24岁的时候在街道的介绍下去了一家商店做售货员。24岁白玉兰的同学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她才刚找到一份工作。再加上因为身体不好，当时没有想过要结婚。因为这把身边朋友和单位的师傅都得罪了。就当她们准备过单身生活时，有一次去同学家，同学介绍隔壁邻居给白玉兰。结果竟然一见钟情。婚后丈夫承担起上海男人的买汰烧，十分顾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20年前买下这个房子不久，身患重病的丈夫离世，母女从此开始了相依为命的居家生活。

[18] Yan, Yunxiang.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 Harriet, Evans. The Gend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Urban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0, (204): 980-1000.

[20] 参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581337

[21] 参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581337

[22] 参考http://www.gov.cn/xinwen/2020-09/08/content_5541392.htm

[23] 赵雅馨. 《中国妇女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中女性工作者的媒介形象研究 [J]. *声屏世界*, 2020, (03).

[24] 房琳、张琳.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女性医务人员的身份表达与媒介形象建构——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为例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0, 32(04): 55-60.

[25] 冯剑侠. 看见女性劳动者：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 [J]. *新闻记者*, 2020, (10).

[26] 参考http://www.women.org.cn/art/2020/3/9/art_22_163984.html

- [27] 参考http://www.women.org.cn/art/2020/4/13/art_18_164183.html
- [28] 李春玲、李陆路、肖林. 疫情下的中国中间阶层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3).
- [29] 董幼鸿. 抗逆力理论视角下大城市传染病防控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0, (6).
- [30] 缪佳团队自二月下旬至三月初收集了“封城”期间生活在武汉的1302个社区中4234位居民信息抽样, 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 面对疫情武汉社区中的居委会成员、居民志愿者以及邻里之间的支持与信任, 即“社会凝聚力”对于疏导、缓解新冠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精神和生活挑战、共渡难关的关键力量。后疫情时期湖北省民政部门在“三社联动”基础上, 在武汉、黄冈等地210余个社区启动“五社联动”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旨在发挥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联动作用, 助力化解“疫后综合征”, 增强基层社会治理。参见<http://news.swchina.org/hot/2021/0118/38114.shtml>
- [31] 姚安娜、王欧. 国家干预与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及再性别化——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整理中职业性别隔离的实地研究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4).
- [32] 刑朝国. 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及主体应归——以北京市月嫂为例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4) (13).
- [33] 吴丽娟、陆继霞. 疫情冲击下的扶贫车间女工: 风险与应对——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研究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4).
- [34] 丁瑜、钟晓慧.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家庭关系与自我关怀——□一项基于75位妇女叙述的研究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3); 张春泥、周洁.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 (3).
- [35] 王政. 居委会的故事: 社会性别与1950年代上海城市社会的重新组织 [A]. 吕芳主编. 无声之声 (1):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 [C]. 台北: 中央研究院现代史研究所, 2003. 第165-198页
- [36] 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 [37] Zhu, Q.. From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re-Reform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China [J]. Planning Perspective, 2015, 30 (4). 第581页
- [38] 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 [39] 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 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第1页

[40]即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推广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天国。

[41]1952年上海市政府颁布《基层居民组织的暂行办法》，规定大约3000居民成立一个居民委员会，下设保卫、文教、卫生、调解和福利等委员会。上海的居委会制度在里弄和工人新村两个空间中实践。新村中有三种“集体组织”：（1）生产性组织：为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住宿，让工人可以投入工作，增加生产；（2）生活性组织：包括娱乐和运动的空间，公安局、基本的医疗诊所和一个提供公共设施的社区中心等；（3）文化组织：办社区图书室、学校、读报组等学习社会主义文化。参见杨辰2019，第59页

[42]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第6页

[43]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第5页

[44]王政. 居委会的故事：社会性别与1950年代上海城市社会的重新组织 [A]. 吕芳主编. 无声之声（1）：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 [C]. 台北：中央研究院现代史研究所，2003. 第165-198页

[45]王政. 居委会的故事：社会性别与1950年代上海城市社会的重新组织 [A]. 吕芳主编. 无声之声（1）：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 [C]. 台北：中央研究院现代史研究所，2003. 第165-198页

[46]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47]Liang, Z. Housing Shanghai: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kers' New Village 1920s-2000s [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48]杨辰. 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49]关于房屋所有权方面的合法权利：工人的新村主要是由政府建造和支付的，该房屋属于政府，尽管工人被分配住在该物业中并享有在此居住的权利。在1990年代，住房政策转向了房地产私有化。之后，工人开始可以购买他们分配的房屋，称为产权房。然而，由于住房结构的原因，这种改变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工人的新村中的房屋有两种主要类型：与一个或多个家庭共享厨房和洗手间的公寓，以及拥有自己的厨房和洗手间的公寓。住房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了房屋所有权的商业化。根据法律，带有共用设施的公寓无法商业化，而仍为租赁房（出租房屋）。注册的居住者有权居住在这些房屋中，维持与他们的户口有关的居住权并支付低廉的租金，但他们不能成为财产所有人。另一方面，拥有自己设施的已注册公寓居住者产权房，可以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用有限的金额购买房屋并拥有全部所有权。自1992年政府启动一项名为煤卫独用（专用于炉灶和盥洗室）的重建计划重建房屋以来，住房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更多的家庭共有的厨房和洗手间位于住房层

次的最底层，而公寓居民则保持不变。参
http://www.shcn.gov.cn/art/2018/12/3/art_7343_506574.html。

[50]1991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公有住房的出售。1994年5月，上海出台《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根据规定公房承租人可以以优惠价格买下房屋产权，工龄可以抵扣购房款，许多职工花一两万元，就买下了单位分配的公房。我们访谈对象中的Y阿姨和W阿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花了两万元买下了现在所居住的一室户的工房。

[51]参考<http://news.2008.sina.com.cn/society/1999-12-2/37226.html>

[52]Zhu, Q.. From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re-Reform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China [J]. *Planning Perspective*, 2015, 30 (4). 第581页

[53]有关我们的6位访谈对象介绍，请详看本章附录部分。

[54]2018年举办了第一届文化活动日，由老师、学生、志愿者，一起帮着这些妇女们举办文化活动，从中推动文化交流。2019年举办了摄影工作坊，让这些妇女们以自己的视角拍摄她们日常的生活。有关工作坊活动的介绍，请详看第六章。

[55]相关研究有Fan, Y.. Questioning Guanxi: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2, 11(5): 543-561; Gold, T., Guthrie, D., Wank, 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Guanxi [A]. In: T. Gold, D. Guthrie, D. Wank(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20; Hsing, Y..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rn China [J].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1996, 28(12): 2241-2261; Kipnis, A.. Practices of Guanxi Production on Practices of Ganqing Avoidance [A]. In: T. Gold, D. Guthrie, D. Wank(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1-34.; Li, L..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Rule of Guanxi”, An Alternative to the Rule of Law? [A] In: M, Tomasek, G. Mühlemann(Eds.). *Interpretation of Law in China: Roots and Perspectives* [C].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Karolinum Press, 2011, pp. 163-174; Qi, X.. Guanxi,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Beyond: Toward a Globalized Social Science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64(2): 308-324; Yang, M..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Guanxi Scholarship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2, 170(June): 459-476.

[56]Gold, T., Guthrie, D., Wank, 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Guanxi [A]. In T. Gold, D. Guthrie, D. Wank(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9-11.

[57]Bian, Y.. Guanxi: How China Works [M]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p. 312–314.

[58]Bian, Y.. Guanxi [A] . In J. Beckert, M. Zafirovski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 [C] .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031–2035.

[59]Bian, Y.. Sociology [A] . In K. Christensen (Ed.). The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China [C] .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2009.

[60]Bian, 2019

[61]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模型目前主要有三种：其一，认为关系的本质是家族亲情和伦理义务的社会延伸，亲缘关系与类亲缘关系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在关系互动中遵循伦理规范、履行义务会使个人赢得社会声望，进而有助于目标达成。其二，认为关系的本质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纽带，建立关系是为了获取收益，关系互动的基础在于资源掌控和交换能力，因而关系的建构可以突破亲缘范围，发生在任何需要资源（Resources）交换的场域。其三，认为关系的本质是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关系的建构和维持本身是人际交往的终极目的，即只要能够维持和延续非对称的社会资源交换，亲缘、类亲缘乃至非亲缘都可以成为以情感为纽带。

[62]Li, L.. “Lost in Translation” : The “Rule of Guanxi” , An Alternative to the Rule of Law? [A] In: M, Tomšek, G. Mühlemann(Eds.). Interpretation of Law in China: Roots and Perspectives [C] .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Karolinum Press, 2011, pp. 163–174

[63]Huang, K., Wang, K. How Guanxi Relates to Social Capital.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7(2) : 120–126.

[64]Huang, K., Wang, K. How Guanxi Relates to Social Capital.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7(2) : 120–126. ; Li, L.. “Lost in Translation” : The “Rule of Guanxi” , An Alternative to the Rule of Law? [A] In: M, Tomšek, G. Mühlemann(Eds.). Interpretation of Law in China: Roots and Perspectives [C] .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Karolinum Press, 2011, pp. 163–174; Bian, Y.. Guanxi: How China Works [M]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65]Wu, Fulong.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hina’s Low-income Communities [J] .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2, 48 (4) : 547–570

[66]Wu, Fulong.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hina’s Low-income Communities [J] .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2, 48 (4) : 547–570

[67]Wu, Fulong.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hina's Low-income Communities [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2, 48 (4): 547-570

[68]李洁. 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J]. 社会学研究, 2021, (1), 第32页

[69]Hartsock, N..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 New York: Longman, 1983.

[70]Federici, S..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M].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Press, 2004.

[71]Nash, J., Fernandez-Kelly, M..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p. 9-17

[72]Hochschild, A.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73]Weeks, K.. Life Within and Against Work: Affective Labor, Feminist Critique, and Post-Fordist Politics [J].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2007, 7(1), pp. 240-241.

[74]李洁. 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J]. 社会学研究, 2021, (1), 第32页

[75]England, P., Folbre, N..The Cost of Caring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9, 56(1), pp. 39-51

[76]董晓媛. 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J]. 人口与发展, 2009, 15 (006). 第61-68页

[77]董晓媛. 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J]. 人口与发展, 2009, 15 (006). 第61-68页

[78]董晓媛. 照料经济、性别平等与包容性增长——中国落实2015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思考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5, (6-10).

[79]. [美] 南希·福布尔 (Nancy Folbre) 著. 宋月萍译. 照料经济的特征、价值与挑战：基于性别视角的审视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 (5).

[80]1月20日武汉封城，疫情暴发，其后在1月23日农历小年夜，有报道指出“由于相关的26家生产企业中绝大部分因为春节放假，工人返乡、原料停供、物流停运”，口罩瞬间脱销。1月27日有报道称“上海工业系统已协调落实超过2500万只口罩库存投放市场，有效化解供应压力；同时组织企业赴工，预计全市口罩产能的大部分将于农历年初五（1月28日）恢复”。

参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51943。

1月31日针对大家关心的口罩问题，上海市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改进口罩供应方式，采取“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的方式。从2月2日开始将在各居委会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登记预约。居民在接到居委会通知后前往指定药店购买。在上海居民有条不紊准备预约口罩时，2月6日大理市把云南发往重庆的口罩“紧急征用”。同一天，宁波市民购买的用于捐赠抗疫一线的医用口罩，在大理被扣留。2月7日，云南省另一城市蒙自扣押广西柳城15万只口罩。随着上海的居委会开始了第二轮2月15日、第三轮3月3日预约口罩，口罩紧张问题渐渐缓解。疫情暴发时，本正忙于准备春节的基层妇女们突然被口罩打了个措手不及。

[81]C阿姨日记.

[82]C阿姨日记.

[83]C阿姨日记.

[84]C阿姨日记.

[85]C阿姨日记.

[86]C阿姨日记.

[87]Bergeron, S.. Formal, Informal, and Care Economies [A] . In L. Disch, M. Hawkeswor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 [C]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3

[88]Y阿姨日记.

[89]Y阿姨日记.

[90]Y阿姨日记.

[91]W阿姨口述访谈.

[92]张婧. 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J] . 开放时代, 2007, (2) . 第107-123页

[93]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上海“赤脚医生”和“红医班”迅速成长壮大 [N] . 新华社, 1969 (79) .

[94]H阿姨日记.

[95]H阿姨日记.

[96]H阿姨日记.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QQ一起读书，并免费提供找书服务

QQ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分享，请关注公众号：周读读书

每日新出版的读书

